

# 飛亂星群

張資平著



海  
館  
書  
書

大光書局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2827B

飛 亂 星 羣

張 資 平 著



上 海 大 光 書 局 印 行



—

剛踏出校門，美玲聽見後面有柔婉的女性的聲音在叫她，

“Miss金！”

美玲忙翻轉頭來一看，原來是女宣教師迎麗美妮。

“啊，美妮先生！”

美玲停了脚步，儘望着美妮迎麗的像天使般的女真的姿態。

“從美國那邊有信來麼？”

迦麗美妮一面穿手套一面說。

“沒有。自從那回來了一封信後，一點消息都沒有。……”

“沒有信來了麼？你很擔心吧。不過，你媽媽還好？”

“託福了。在北京城教書。身體倒還好的樣子。”

“只留你一個人在上海，很寂寞吧。不過，Miss金，你要多多做禱告，天父一定會賜幸福給你的。”

迦麗美妮伸出隻掌來拍了拍美玲的肩背，脚步輕輕地走向校門外去了。儘望着迦麗美妮的後影，美玲心裏在想，

“把剛才我所想的事公開了出來告訴迦麗美妮先生時，先生不知道如何地吃驚吧。”

不過到了這時候，她除了走這條路以外，再無路可走了。她在這樣地想着。

美玲下了這個決心之後，想寫信到美國告訴

甦的父親知道。寫了好幾次的信了，但終沒有投郵的勇氣。又母親那邊，也想寫信去和她商量，不知提筆過幾次了，但都是只寫了五六行，垂着眼淚的母親的幻影便浮到眼前來了。

“媽媽，你要原諒我啲！”

在這瞬間，她便會這樣地叫了一聲，把所寫的信箋撕得粉碎，伏下去痛哭了。

但她有一位朋友。她想，當她把這個不容易的祕密說出來時，這個朋友一定會替她設法吧。不單會贊成她的計劃，同時也一定幫她去勸她的母親，允許她的要求吧。這個朋友算是她的唯一的知己。

這個朋友姓高名美英。她的父親是從法國回來的留學生，在法界洋涇浜附近開設有一家小旅館，專做外國人的生意。美玲和美英從十年前就開始同學。

她倆最初相認識，是在音樂學校教室裏習鋼琴的時候。她倆從高小第一年起就練習鋼琴。在那時

候，教鋼琴的先生或說，“今天是小的阿丫兒先彈。”或又說“今天是大的阿美兒先彈。”她倆若是同一時候到來時，先生定叫她倆輪着練習，一先一後。

小的美兒是指美玲。她每次都要先生抱她坐到椅子上去。美英却很得意地自己會走上椅子上去，伸出她的十根可愛的小指頭，在打鍵盤。

她倆雖然是同歲數，但美英常常裝出做姊姊的態度，表示她勝美玲一着。

像這樣地經過了半年，一年之後，他倆漸次像真的姊妹般的，很相好了。每當到音樂教室裏去，相碰着時，都會感着一種快慰。

到後來，他倆單是每天見一次面不能滿足了。在每月之間，都有二三次的通信，各把自己的摯情吐露出來，彼此都沒有隱藏地把自己所想的事一一告訴了對手方。在美玲心裏却有一件事，不容易吐露出來給美英知道的。沒有看見美英時，常常這樣想，這次如看見她，告訴她知道吧。但是一見了

面後，美玲又完全失掉了把這件事說出來的勇氣。

在高小畢業後，同學們都在準備投考音樂專門學校。美玲也和美英相約，打算一同考進去，專門習鋼琴科。但是，回到家裏來時，她又感着一個絕大的失望了，即是學費無從籌措。于是她更加覺悟了那自己往後非靠她自己七歲起，十年間所習得的最得意的音樂智識去自食生活不可了。

因為她的父親金子明，也是音樂學校的老畢業生。于是他想去求那些舊日和父親同學的父執介紹一個小學教員的位置。但是，看見自己的姑母，因為當了小學教員，在過那樣慘痛的生活，自己又有點不願意再蹈這個覆轍了。

在多方面她考慮過了後，結果唯有投身去當歌劇(Opera)的女優了。在過去，每天只是浸潤在嚴格的宗教教育裏面的她，覺得當女優這件事真是像犯了可以給他們投進那個可怕的 Hinnom 河裏那樣重大的罪惡了。想到這層，她是十二分痛苦的。



## 二

在她，有最重大的意義的時候，是××××年的二月廿日的下午。美玲因為要送一件新縫的紡綢夾衣和一個書包的刺繡到畢業成績展覽會場裏去，然後走到音樂教室裏來。恰恰美英習完了她的課程，正站在課堂門首，在等待着美玲。

“怎麼你今天來遲了呢？……”

美英抱着紫色的書包對她說。

“今天是裁縫科最後的一堂喲，所以遲了一點。我想，一定碰不着你了，趕快地跑了來的。”

美玲以她的有媚力的眼睛，望了望美英。

“我今天帶了一件好東西來送你，等你習完了你的課程再給你吧。”

“那多謝你了。一定要給我喲！到底是什麼東西？”

美玲一面說一面急急地跑進課堂裏去了。在彈着鋼琴之間，也曾意識了兩次，美英要送給自己的到底是件什麼東西。

“彈得好。今天彈得好極了。”

她聽着教師這樣地稱讚她，忙急地走了出來，看見美英依着有枝沒葉的梧桐，在讀書。但她一看見美玲，就趕忙把書包進書包裏去了。

“美玲你送我送到K醫院那邊去好麼？”

“好的，我跟你去吧。”

“那麼，我把這個賞給你。”

美英裝出男性的神氣，把一個有光澤的，像信封一樣的紙袋兒，給了美玲。

“謝你了。什麼東西，裏面的？”

她一面說一面在打開那個紙袋來看，裏面是三張能夠奪目那樣美麗的，明信片大的像片。

“第一張是Mme. Sarah Bernhardt扮Cleopatra的相片。第二張是 Mrs. Sara Siddons，喲，你也

聽見過她的名字吧，是 1882 年在倫敦演戲時博得了最大聲名的女優，那就是扮 The Fatal Marriage 的女主人公 Isabella 時候的相片。最後一張是扮 Macbeth 夫人的 Miss Ellen Terry 的相片。你看，都是美人吧？……”

美英說着，儘凝視着美玲的臉，像還有什麼話要告訴她似的。

“這些都給我的麼？”

“是的，都送給你吧。Mrs. Siddons 的面貌有些像你的喇。”

美英態度正經地儘在比較 Mrs. Siddons 和美玲的臉。

在這瞬間，美玲儘在想，莫非自己的心事完全給美英猜破了？她又想，這時候是一個機會了，莫再錯過了，告訴她知道吧。但是，她仍然有點胆怯，不敢直說出來。

“謝謝你了，那末我拿去了呀。”

美玲把那些相片揣進衣袋裏後再慢慢地開始走路。她倆在途中談說了許多人情世故。過了T橋，走到K醫院面前來了時，美英折進了S路。美玲看着她走後叫了黃包車，再折回頭，指向W路這邊來。她坐在車子上，很擔心會給路上的行人看見般地，偷偷的從衣袋裏取出那三張美人相片來看，她尤注意那張Mrs. Siddons的相片。她看了好久，有些相信美英說的話了，自己的確有點似這個西洋的女優。

那時候，美玲是在W路的學校的第二寄宿舍裏寄宿。舍監也是個熱心的基督教信徒，所以她的當女優的計劃，更不告說出來和這位舍監林秀荃商量。她把那三張相片藏進裏衣的衣袋裏，走進寄宿舍裏來時，看見同室的姓郭的女生在依着騎樓唱英文讚美歌。姓郭的同學看見她，立即從樓上向着她叫，

“Miss 金，你有信啲。你看見後會十分喜歡的

信到來了。”

“從那裏寄來的？”

她急急地走上樓，踏進房裏，走到自己的書桌前，看見桌面上擱着兩封信。她一看見封面的字跡，知道一封是從美國的父親寄回來的，一封是從北京城的母親寄回來的。

“啊呀！”

她只說了這兩個字的感歎詞，不知道先拆那一封信好了。最後，還是覺得三四個月間完全斷了消息的父親的情況，有先知道的必要。是她先把父親的來信啓封了。看見信封裏面沒有她心裏所期待着的銀行匯票，不免感着輕微的失望。父親的文字也寫得太潦草了，在一張信箋裏有好幾處看不明白的。但是因爲思慕之情太深了，還是一行一句地念下去。最後她念到：

“……你來信說，想向江灣的姑母借拾塊錢，但給她拒絕了。我以爲這是意中的事。因爲我

從前五元十元的向她借了不少的錢了，到今還沒有還她一文錢。她不借錢給你，你也不能怨恨她的。

“你說少女時代的衣飾已經到了革命期，不能不改製新的。我不是不承認你丫說話。不過聖經裏不是說，‘生命優于糧食，而身體優于衣服’麼？我以為穿的衣服是無關重要的。江灣的姑母在音樂學校的時候，裏面還是穿祖父遺給下來的男人的襯衣呢。我現在在這裏非常之窮，一時恐怕沒有錢寄來給你。你自己年紀也不小了，如果覺得困難，就該自己打算打算，講求一個獨立之道，不一定要在學校裏畢業的。現在的政府，對於女子教育，根本沒有誠意。在這樣的政府之下，也不會有好的女學校。縱令畢了業，又有什麼價值呢？或者不卒業，名譽還好些。……”

父親的信裏是這樣地寫了來的。她一邊讀，一

邊好像看見了那個無論做什麼事業都終歸失敗的父親的可憐的姿態，不像從前她所常看見的，每天只是在罵人的可怕的样子了。

美玲在拆開母親的信之前，再把父親的信重讀一過，讀到“如果覺得人世之困難，就該自己打算打算，講求一個獨立之道”這一行時，她覺得在這世界中，只有父親是她的知己了，他一定是最贊成，最承認她的計劃的。那末，自己的志望當然無須再寫信去問父親的了。

她又想，與其接父親的三十元五十元的匯票，不如得到這樣一封信——能促成自己的決意之一封信有意義。因為父親的信給了她以不少的勇氣。

美玲自己也驚異，何以這次讀父親的信不會流眼淚了。于是她再拆開母親寄來的信了。

“……聽見你身體平安，每天照常上課，母親便安心了。前次寄給你的紡綢，把衣裳做起了麼？舉行畢業禮時，要穿着那件新衣裳去。本

想爲你加製一件外套的，暫時怕無能力，望你忍耐一下吧。

“在北京非常之冷，溫度比上海低十多度，過了夜半十二點以後，如果打開窗門來看，滿天滿地的，不是霜便是雪。庭園裏的樹枝，冰凍得一枝枝地在發亮。我再熬不住這樣的寒冷了。近來我的身體也不像你在家時那樣康健了。每天的工作都是自己親手做的，不見得怎樣的辛苦。不過，有一件事使我感覺麻煩的，就是公安局方面很注意你父親的行動。

“幼稚園的保姆們都尊敬我。小孩子也很親近我，但是公安局向師部報告了說我是社會主義者之妻。有一天，有一個營長走來訪我，查問我近來的生活情形。但是據師部的副官說，他們對於我之爲社會主義者之妻，像不十分注意。他們只是不滿意于我之爲基督教徒。最初，我只當這裏的幼稚園是尋常的幼稚園，才



領了他們的聘書。我如果早知道這個幼稚園是專爲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們的公子小姐們而設立的時，我決不會老遠跑了來就任的。

“總之，這裏的土地是不適于我的身體。到三月間，我一定辭職的。我也曾寫信把我的意思告訴了江灣的姑母……”

美玲讀到這裏，聽見下面叫吃飯了，她便和郭女士一同下樓到飯堂裏來。

在吃飯的時候，父親的焦急的臉和柔弱的憂鬱的母親的臉，交錯地浮到她的眼前來。

### 三

美玲躺在寢床上，儘凝視着 Siddons 夫人的相片。同時覺得自己的意志是很堅決的，不會再動搖的了。她想等到郭女士睡着了後，就寫一封信給美英，請她幫忙自己，勸勸母親允許自己的志願。

她這樣地沉思着，不覺睡着了。等到自己醒來時，看見郭女士已熟睡下去了，于是她披了外衣起來，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美英。她正在寫信，忽然聽見有救火的鐘聲。最初覺得是在遠處起了火，不理它，她仍然在寫信。但是過了一忽，救火的鐘聲愈响愈近了，她才着驚，打開窗門一望，原來是自己的學校那邊發了火，紅焰冲天，火星遮蔽半天空了。

寄宿舍的女生們都走到窗口邊來望天上的紅雲和飛散着的火星。不久，有一個同學走來報信，說發火地點的確是她們的女學校了。美玲聽見是自己的學校遭了火災，便聯想到自己今天下午才送去出品的新縫的夾衣和書包的刺繡，心裏覺得十分可惜。

郭女士儘担心着住在學堂附近的一個同學。美玲在這時候，自然而然地跪在桌子面前，閉着眼睛，儘在呼上帝！上帝！……。于是她起了一

個幻覺，即是學校屹立在猛烈的火焰中，仍然不會被焚。她又像看見女教師迦麗美妮的崇美的姿態，她立在濛濛的濃煙裏面。但是到後來，看見那邊的火神之舌愈舐愈廣了，學校決不能幸免了。于是美玲懊悔起來。

“爲什麼把那包出品這樣急就送到事務所裏去了呢？那件紡綢夾旗袍是母親在寒冷的風雪中拚命掙來的錢買給我的唯一的外衣。如果那件外衣也燒掉了時，怎樣對得住母親喲！這完全是自己弄錯了！那裏還有能力再縫那樣的衣服！……”

美玲儘在癡想那件紡綢夾衣。這是她費了幾天的功夫才裁縫出來的最時髦的外衣。現在是徒勞的了。

美玲和同學們再走到距學校不遠的地方來望望，果然是只剩灰燼了。她想昨晚上儘在懇求天父，但結局還是一個幻想。

九點多鐘的時候，美英走了來，立在門前約談

了十多分鐘話，她就回去了。美玲因想到寫了一封信給她的，還擱在家裏，同時再想了一想，自己的志願好不好給她知道呢？到後來，還是把那封信抑留着不發了。

又過了一天，美玲才到學校那邊去望望。她是想憑吊憑吊一下學校的遺跡。她走到展覽會事務所，儘凝視着尚未燒燼的樑木，不禁流了眼淚出來。迦麗美妮也走來了，攀着美玲的肩背。

“這是上帝給我們的一個試練喲。真的是一個大大的試練！”

她說了後，也是儘癡望着她每日教課的音樂教室的遺跡。

過了一星期在梵王渡的某教會商借了幾間房子做臨時的教室，已由學校來信通知了。在那邊沒有上夠二十天的課，也不再舉行考試，就算卒業了。一班卒業生還是懷戀着舊日的課堂，都走到原來的學校的遺址，一同拍了照，都流着眼淚分別

了。同宿舍的郭女士和韓女士畢業後回故鄉去了。美玲和一個同學謝女士，一同到南站去送別。在平日最愛強的郭女士，到了今天，不知是何緣故也惜別起來，不住地在流淚。因為趕不上她們所想搭的那班火車，只好候到下午一點半搭第二次的火車了。四個人便走到一家小飯館裏來，一同吃了一餐午飯。在那邊四個人相對着流淚，相對着合掌向天父做了一番禱告。

由姑母那邊轉寄了母親的一封信來，她在信裏說，準于一星期後動身回上海。她雖然討厭那個姑母，但是因為想見母親，過了一星期後，沒奈何走到江灣姑母的家裏來。才踏進門，就看見母親臉色蒼白地垂着淚走出來迎她。

看見母親的那樣疲倦而癯瘦的臉兒，美玲一句話也不會說了。坐在前廳裏，就埋首到衣袖上，嗚咽起來了。

從杭州女子師範畢了業回來的漱芳表姊，很

親切地走過來安慰她。和她一直談到傍晚的時分，也一同唱了二三首平時喜歡唱的讚美歌，就回到寄宿舍裏來。但是一想到“父親那邊沒有錢寄來了，母親的身體又那樣的不康健，往後生活該怎樣呢？”一晚上連一個瞌睡都沒有打過，只是眼睜睜地坐到天亮。

“還是決意實行自己的志願吧。”

她靠着書桌，不住地在微微地歎氣。看見日光射進窗口來時，母親跟着舍監林秀荃先生走上來了，母親說要暫時搬過姑母家裏去同住。她便急忙地檢點行李。由寄宿舍搬出來時，就是那一天的上午。

“先生，再會。這長的期間，多勞先生的心了。”

美玲向着林先 鞠了一鞠躬後想到能夠穿着制服向這位舍監先生行禮，只是限于今日一天了。于是美玲又悲從中來，不禁流淚了。

“禮拜日請到 R 路的禮拜堂來，我們在教會裏

再「吧。」

林先生這樣懇切地對她說，但是美玲還是初從學校出來的女學生，連“好的，我一定來”這句話都不好意思說，只是微低着頭在啜泣。

“無論做什麼事情，在做事之前，一定要做一個禱告。怕萬一做錯了事時，是後悔無及的……”

林先生好像看穿了美玲的內心，她對美玲說了後，就閉着眼睛在做了一個默禱。

美玲不知道要怎樣地回答好。她只想。

“就當林先生和母親的面前，把自己的希望說出來吧。”

但是她過後又想，這是再蠢不過的事。

“當她們的面前說了出來時，她們一定是反對的。”

於是美玲決意不再和這位舍監先生見面了。結果她對於這個在長年月間看護了她的舍監先生的親切，做了一個忘恩負義者，從寄宿舍裏逃了

出來。

第二天，母女兩個人很早就走出來，在各處巡看有沒有合適的房子可租。到了第四天，才在北四川路的H里，找着了兩間分租的樓房。她覺得這兩間房子滿清爽，便立即從姑母家裏搬到這H里來了。

#### 四

在寄宿舍裏過慣了羣的生活的美玲，住在H里，在暫時之間覺得十分寂寞。但是離開了母親兩年之久，現在又和母親一同起居了，在她是無上之歡喜的。到後來美玲知道母親的貯蓄也不滿五十元了，再不能徒然坐食了。奔走了幾天的結果母親才由一個友人的介紹，到M路的貧民裁縫女學校當教師，每天一早就搭電車出門去。

又過了兩個多月，桃花散落後，到了穿單衣的



時節了。

美英以爲美玲一定是進音樂專門學校的了。  
有一天，在學校院子裏她兩踏着青草在散步。

“Miss 金，你進本科還是進師範科？”

美英問美玲。

“我不進音樂專門學堂了。”

美玲這樣說了後，她想，現在該把自己的本心告訴這位朋友了吧。

“爲什麼？不學音樂了麼？”

“不。因爲家事，我不能再升學了。……”

“是麼？”

美英不禁對美玲同情起來。她的靴尖一面蹴着草花一面說，

“你試去當當 Opera Singer 好麼？”

這正是美玲想告訴她的志願，想不到先由美英說了出來。於是她又覺得這是一種小小的侮辱般的。

“ei——”

她只這末應了一聲，儘仰視着院子裏的樹枝，不再說什麼話了。她想，對於這件事應當裝做一下不情願的神氣給美英看。但是，她馬上又回復了冷靜的態度。

“是的，我也這樣想過來。不過怕母親不同意……”

她說了後，不知不覺滴了一陣熱淚出來。她自己也莫明其妙，何以竟會這樣的悲楚。

“假如我是你時，我想這是最好的一件事業。因為在我們中國，還沒有出過一個真正的 Opera Singer。像你這樣純粹的人，進到那個社會裏面去，是最好不過的事。真的，我希望你能夠下一個決心。我今朝上看見了報上的廣告，就這樣想。如果我的話不合聽時，請你原諒我啣……”

美英担心着她所說的話會傷害了美玲的感情在顫着聲音說。

“這有什麼要緊的事，爲什麼不願意聽呢？”

美玲故意地搖了搖頭，這是想把剛才聽見英所說的話時所感到的小小的侮辱打消的表示。

“Miss 金，你真的不進音樂專校了麼？”

美英再以慰問的口調問她。

“是的。在美國的父親，許久無錢寄回來了。母親又因爲身體不好，從北京回來了。我想，我自己該出來自尋生活了喲。”

“你找一個小學教員當當怎樣？”

“我也這樣地想過 但是……”

“你想當 Opera Singer 是從什麼時候起的？”

“我早就決了意的。我好幾次想明白地告訴你，和你商量的。不過我總是沒有勇氣說出口。……一直到今天，都還沒有向你說。Miss 高，我這件事還沒有告訴任何其他的人。我想，如果把這個志願說出了去後，先生們和同學們，都一定會看賤我了的。但是，但是，Miss 高，你是對我表同情

的吧。是不是，Miss高？”

美玲把手巾敷在草地上，就跪下去，低了頭作默禱了。

“Miss金，假如我的父母允許了我時，我也想和你一同去當 Opera Singer 喲。這是一點不會羞恥的事。Miss金，請你決意吧。快點把志願書送去。我是真心爲你將來的成功禱告的。”

“謝謝你，Miss高，真是多謝你的同情了。我早就決了意的，我只擔心告訴了你時，你會看輕我。……所以一直到今天都是沒有告訴你喲。”

“你還沒有和你母親說麼？”

“是的，母親還一點不知道喲。我想要等到考試的結果發表了後才告訴她。Miss高，你想不要緊吧？”

“……”

美英沉默着沒有表示。

“你給我那些西洋女優的相片時，我就下了決

心的。”

她一面說一面仰起頭來看美英的臉。

“阿，真的麼？我一點不知道。”

“你不是說我的樣子有點像Mrs.Siddons麼？”

“我說過了。你的確有點像她。”

她倆正在談論，忽然來了兩三個同學。他倆便攜着手走出校門外來，一同走到R路的電車路口，在白色的塵埃中分袂了。

## 五

美玲在路傍買了三張不同的報紙，急急地坐電車趕回家裏來。但是母親還不見回來。她便在窗口坐下來翻看那兩三種報紙。在這些報紙上都登有同樣的廣告。過了一會，母親十分疲倦的樣子，懶懶地走回來了。每天都望着那些貧民窟裏的姑娘們在習裁縫，母親胸裏像有說不出來的痛苦般的。

在母親的包袱裏，除了剪，尺等裁縫的用具外，一定有一小冊的聖經。美玲看見那本聖經後，想到母親的宗教信仰心，還是那樣的堅決，更不敢把自己的志願說出來，徵求她的同意了。她常常這樣想，“始終會給她知道的，還是今晚上告訴了她吧。”

她每次正在這樣想的時候，母親便提起貧民窟裏的悲慘的話來說。她說有一個女兒，只十五歲，上半年到裁縫學校來習半天的裁縫，下半年和夜裏，便到紗廠裏去做工。她的面貌並不錯，但因為是過勞的結果，臉色十分難看了。這個女兒的父親，原是個小學教師，因為性質狹介，富于革命性，有一次和教育局的視學員爭辯，便給教育局免了職，於是到北京去，想找一個職業維持一家的生活。漂泊了半年，仍然找不到噉飯地，後來就在天津投海自殺了。

母親說到這裏，儘注視着美玲。美玲便聯想到

父親的狷介的性質到處不能與人相容，結果還是和這個可憐的女兒的父親同運命吧。

“她怎麼由鄉裏走出上海來的？”

“她原來是揚州鄉下的人，自從她的父親走後，她的母親要擔負五個兒女的生活，十分困苦。她有一位舅父，住在上海的，把她帶到上海來。他說在上海人家公館裏幫工，薪水很優，並且先給了五十元給她的母親，當然她們都十分感謝這位老舅父，好像由地獄中出來，重見了天日。但是到上海來後，看見舅父住的房子，還是和她的家不相上下，她便有幾分失望了。過了兩天有一個不認識的男人走了來，說要接她去。她就跟了這個人走了。”

“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美玲像聽故事般地驚異着問。

“那個女兒相信她的舅父的話，跟着那個人去。那個人說是送她到一家公館裏做工。誰知那個來人是由娼樓裏派來接她的。”

“啊呀，這樣忍心的舅父麼？”

“那個女兒到了娼樓裏後儘是哭着說不願意當這樣的賤業。後來給一個嫖客出資贖出來了。但是那個嫖客，是有名的綁票匪，不久給警察捉去了，這個女兒也受了嫌疑。……後來又不知怎樣放了出來，就在紗廠裏做工了。她真是個很有志氣，很勤勉的女人。……”

母親蹙着眉根這樣說了後，低下頭去，像在沉思什麼事。美玲聽見後，覺得有說不來的恐怖，儘在週身作抖。

“怎麼會給人騙賣去當娼呢？在人家公館裏當大姐不好麼？”

她剛抬起頭來，看見母親的頰上，流着兩行的熱淚了。

“誰情願去當娼的呢？沒有一個人情願的吧。這都是因為生活難的一種壓迫的結果喲。”

母親的態度很嚴正的在說。



美玲望着母親的側臉知道母親的信仰已經漸次離開了從前那樣的似一種空想的憧憬，而趨向現實了。她想此刻把自己的志願說出來時，母親或許不會反對了吧。但她還是沒有勇氣。

考選女優的志願書，距截止期還有五六天的餘裕，在這幾日間，美玲想報考好還是不報考好，翻來覆去想了數天的結果，等到第五天的那天早晨，看着母親到裁縫學校去了後，她便填好了志願書和履歷書。她因為手顫動得厲害，寫壞了兩三張，幸得多買了幾張回來，到後來才填了兩張比較滿意的志願書和履歷書。寫好了，封進一個大信封裏，趕快送到一家炭店面前的郵筒邊去投了郵。

剛把信封投進郵筒裏，就看見一個穿綠衣的郵差走了來開郵筒，美玲忙翻轉身就跑，她感着一陣的興奮，她擔心給這個郵差認識了她是投信到歌劇學校去的人。

她跑回到家門首時，看見美英表示着悲哀的

神氣癡立在她的住屋的門首。

“有什麼事？”

美玲蹙着眉根問她。

“我結果還是不成功喲。”

美英說着流淚出來了。

“爲什麼？”

“體格檢查都沒有通過。”

美英還在流眼淚。看着美英的那樣的態度，美玲想，或者自己投考歌劇學校，恐怕也會陷于這樣的運命吧。于是她告知美英她的志願書寄出去了。美英聽見，轉有點羨慕美玲的自由了。她把她的這個意思告訴了美玲。

美玲想，像處境如自己這樣的女子，還有給人羨慕的餘地麼？她只覺得世界中是無奇不有了。她安慰着美英，兩個人坐着儘談，一直談到晚上，她倆走了出來，到附近的一家茶樓上來吃點心。吃了點心後，便告別了。她們常來這一家小茶樓，是因

爲小茶樓的主人的女兒和和她們同學過來，茶樓的主人夫婦時常都很歡喜她們。當她們走出來時，茶樓主人的女兒彭銀蝶一直送她們到馬路口來。

“得閒再請過來吓。”

“再見。我們常常會來的。”

她倆走了一會，在電車站前和美英告別了後，美玲一個人慢慢地走向自己家中來。

“美玲！”

聽見有人在後面叫她，忙翻轉頭來一看，原來是母親回來了。

母親患輕微的心臟病，所以走路走得很慢，只有今天看見美玲，跑路跑得快一點了。美玲以爲是發生了什麼事變，他想，莫非她是從什麼地方聽見了自己有當女優的志願，趕緊來勸阻麼？美玲的胸口跳動得很厲害，停了步在等她的母親，

“我想一定是你，果然不錯。”

母親趕前來後笑着這樣說。他儘看着女兒的

臉，像有說不出來的歡愛。母親又說要進那家小茶樓去飲茶。順着母親的意思，美玲再跟着母親走進茶樓裏來。母女約談了一個多鐘頭，等到街上全開了燈火後，才一同回家來。

但美玲還是沒有勇氣把志願書寄出了的事告訴母親。

## 六

歌劇學校考試的日子終於來臨了。

美玲一早就起身來，走出騎樓邊，望了望天色，真是青天無片雲。母親還是和平時一樣，到了八點就抱着包袱走出去了。

美玲想，今天到底要考些什麼功課呢。她這樣想着，心裏忽然煩亂起來了。她取出 Violin 來，把自己所能暗記的樂譜彈了兩三譜，於是再獨唱了二三首詩歌。看看時鐘近九點鐘了。她忙換穿了衣服。

她把滿十六歲的生日，母親由先施公司買來的一件有花紋的嘩嘩單旗袍穿在身上。但後來覺得裝飾太華彩了些，真有點似女優了。她想，還是老老實實地穿女學生的平服去吧。

她坐在電車裏，看看車裏的人們，又看看街路兩側的行人。她看見不少的老少男女。但能夠映在她的眼睛裏的，只是和通年歲差不多的女性。由她看來，在這些女性中，像沒有一個前途有極大希望的。在這些女性中，有些什麼種類的人呢？打字機的女工，接電話的女工，女招待，小學的教師，幼稚園的保姆，勝家公司的練習生等……這些人都像受着一種重大的威脅和壓迫，個個都臉色蒼白地在急急地低着頭走。

“在這世間的女性盡都是立了賣身契約的吧。母親不是這樣地說過了麼，誰願意做這些事情喲，那是受了生活難的一個大壓迫的結果。我此刻還是想立賣身契約去的。我只是向着我所喜歡的職

業投賣我的身體。我當了女優之後，學校的同窗會一定把我開除吧。那樣看得起我的，那樣愛我的迦麗美妮先生也一定流着眼淚爲我做禱告吧。——否，她一定說我是受了惡魔的誘惑，在恨我，咒咀我吧。到那時候，和我有關切的人們都輕視我不理我了吧。但是，……但是，我是一切置之度外的。我只要勇敢地向自己所願意走的那一條路驀進！”

美玲這樣地想着，看見了那個戲院了。

受了幾年的堅苦的宗教生活的她，從不曾到戲院的門首。現在居然走到這個地方來，雙足有些顫動了。她到後來才決了意，走過了電車路放快脚步，走向左面，不一刻她走到戲院門首的，繪有彩色圖畫的廣告牌面前來了。

美玲走到門房裏，果然看見那裏有幾位男女招待員。他們很親切地先開口問美玲，

“你是不是來考歌劇學校的？”

“是的。考試場在什麼地方？”

美玲反問她們。她自己也覺得何以忽然有了這樣的膽量。

跟着招待員所指示的方向走去，上了階段，走到二樓上的一間大廳裏來了。在那廳裏擠着有百多人的男女青年，好像一同約好了般地，個個都沉默着，或立或坐。男子方面多是具學生的風采的人物，但也有幾個像演新劇的俳優，和三五個似店員的人。至于女人方面，沒有一個似女學生的。

到了試驗的時間了。聽見唱名的在叫，

“田在東！”

美玲想，這大概是最初報名的人吧。

“有！”

那個似學生的青年在回答。美玲看他是一個臉色白皙，體格高長的人。全廳裏的報考者的視線都投集在這個姓田的學生的身上了。他走進隔壁的房裏去了。第二名好像是名叫什麼榮的一個女人。美玲沒有聽清楚她是姓什麼。

唱名唱到五名……七名之後，廳裏的空氣忽然嘈雜起來了。好像是唱到第十二三名，她忽然聽見金美玲的名字了。她滿臉通紅，胸口跳動，急急地走向隔壁的房裏去。

“金美玲是你麼？”

“……………”

· 她點了點首，走進試驗室裏來了。在這試驗室裏，有兩位紅毛人，還有一個嘴角上生一個黑痣的中國女人，看去有四十多歲了。此外有兩個胖胖的中國男人。他們五個都各坐在一張寫字桌前的椅子上。

最先試驗音樂。先試發聲。後試驗了二次的辨音。

“很好！”

聽着試驗者這樣說了後，走到第二張桌邊來了。桌上擺着有一本書。

“由這裏念下去看看。”



一個男人撫着絲製的襯衣在對她說。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踠促蹄高如踠鐵，交河幾蹴層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

美玲念完了這首杜甫的“高都護驄馬行”後，聽見考試者又在說，

“請你用白話解釋一下。”

美玲把這首詩大體解釋清楚了。只是最後兩句的意義，有點不甚明白。那個考試者儘在笑着望美玲的臉。

“有這個樣子，可以了吧。”

他在日記簿上定了績點。

其次有一個西洋人，交了一張用打字機打有

幾行英文的信箋給美玲，叫她讀。那是一節英文詩。

The Leaves of the elm and the maple  
First opened their wondering eyes  
Under the bending beauty  
Of the azure April skies.

美玲很流暢地把這首詩讀下去了後，那個嘴邊有黑痣的女人很親切地再叫她譯成中國話。

美玲把 Azure 譯成“無雲”了。那個女人嬉嬉地笑了起來，在日記上記了績點後，對她說，

“請到那頭去。”

她指着那個身體高長神氣嚴厲的另一個西洋人那邊去。站在西洋人的側邊，有一個穿着手術衣的似醫生的人。

在這張桌子前，醫生很仔細地檢查了耳朵。西洋人也檢查了手和足。試驗算完結了。

“成績好的，一星期以內通知你們。到那時候

再來，……”

最初試驗發聲的先生這樣地對美玲說。在這時候她像懷着絕大的祕密，急急地離開了試驗室。

## 七

從第二天起，美玲不再去練習音樂了。每日只關着房門，在家中誠惶誠恐地等歌劇學校的消息，到了第六天的黃昏時分，果然來了一張明信片，上面寫着，

“請于明日上午十一點來事務處。……”

美玲讀了後，非常歡喜，但是性質始終是怯懦的，她仍然沒有勇氣去告訴母親。第二天還是一點不給母親知道，只說到學校去走一走，便走了出來。

母親是完全不知道她的女兒已經考過了歌劇學校。但是美玲總覺得自己的一切行爲，早給母親

偵察出來了似的，心裏非常擔心。

“考上了的是怎樣的一些人呢？”

她這樣想着，走到那個戲院裏來看時，一百二十一人的報考者中，有六十三人准他們進來試習的。但是過了一星期後，還要考試，削減大部分的人。於是美玲想，再等一星期後再告訴母親不遲。

第二天走去，是音樂的練習，時間規定在下午一點至三點，所以仍然不會給母親覺着。到了下午，美玲仍然是女學生的裝束走出門去了。

又過了一星期，星期日那一天，由朝至夜，美玲不出門半步，專等郵差送信來，看看是入選還是落選。但是等到星期一的早上，仍然不見有消息。她心裏有些惶惑起來了。到了十二點前後，她忙跑到那個戲院去看，入選生的榜早貼在揭示板上了。

入選的共有十二人，美玲看見自己的名字也在這十二條名字裏面後，才安心下去了。當試驗的時候，最先叫進去的田在東和第二次叫進去的“什

麼榮”也很奇怪地都入了選。她此刻知道了那個女人的名字叫鄭蕙榮。

時期急迫起來了，考進了歌劇學校這件事非告訴母親知道不可了。最初爲不敢把當女優的志願說出來。所以祕密地寄志願書去，於是投考也要祕密了，試習期間也要祕密了。現在要正式進歌劇學校了，不能不告訴母親知道了。母親不允許時，怎麼了呢？美玲決意請美英來幫忙說。美玲由戲院出來，走到S路的美英家裏來。但是她家中人說，美英于前三日到蘇州去了，不在家。美玲大大的失望。她在電車中想來想去，結果她想，還是請彭銀蝶的母親來向自己的母親說明最妥當。於是美玲在途中下了電車，走到那家小茶樓上去。恰恰那天來客很少，美玲便把經過的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了銀蝶的母親，並請她到母親那邊去說明白，要求她的許可。

“我知道了。我今晚上去和你媽說吧。這又不

是做壞事，沒有什麼好担心的。有志者事竟成，望你努力吧。”

回到家中來，美玲好像犯了大罪惡般的，心裏非常難過，胸口像給什麼填壓住了。她稱頭痛，便回到裏面房裏來，夜飯也不吃，把被蓋着頭。睡在床上等到響過了八點鐘的時候，聽見銀蝶的母親的聲音了，她從後門走進來。

美玲聽見她的聲音，胸口又跳動了一次，好像自己所犯的罪快要發覺出來了般的。她的手緊握着被角。

在前面房裏，聽見母親和銀蝶的母親在低聲地談話。約過了一點多鐘，銀蝶的母親彭媽回去了。

“母親恐怕就要開聲痛哭着跑了進來吧。不然，就當做不知道，不再向我說什麼話吧……”

美玲這樣想着，在傾耳靜聽。等了一會，聽見母親的足音走到房門首來了。美玲感着一種恐怖，

似鞭子已經臨到頭上來了的恐怖。她週身在顫動。母親已經坐到美玲的床沿上來了。

“美玲兒，你起來！”

母親的嚴厲的聲音。

“ei ——”

美玲費盡了千鈞之力，才從充溢着恐怖的胸裏發出這末一個感歎詞，她戰兢兢地坐了起來。

母女兩人間，築起了一道會使人窒息的沉默的牆壁。母親像要說什麼話，但又像說不出口，只在歎氣。

低着首儘看着被面的美玲，覺得自己的心一刻一刻地轉變冷靜了。不單冷靜，她並且下了決心，假如母親不贊成自己的志願時，自己一定要用全力去爭。她覺得自己心裏有一種反抗的精神在作一個渦流。

“美玲！”

母親的聲音打破了沈默。

“ei——”

有了決心的美玲，也以明晰的聲音回答母親，並且抬頭起來望了望母親的臉。

“美玲兒，我也不再說什麼話了。不過，今晚上要和你約一件事情——”

母親的聲音充滿着慈愛。

“什麼事？”

“不是別的，從今以後，無論做什麼事體，你要先來和我商量喲。……”

母親說了後，她的臉埋在她的掌裏了。這完全是美玲沒有預料到的過于慈愛的教訓了。她不知道要如何的去感謝母親才好。也不知道要怎樣才能表示自己的心思。但是她的全靈魂都侵在對於母親的無限的敬愛中了。她只像小孩子般的投身到母親懷裏，儘哭儘哭，不知道休止。

她以為進了學校後，至少有一年間的聲樂的練習。但是只一個月間，到了八月初旬，就開始喜



歌劇的舞台演習了。

“今天開始舞台演習喇！”

同學們盡都這樣地說着，有無限的喜悅。美玲却感着一種不安，好像完全沒有準備就臨試驗場般的。

讀劇本的時候，無論是問答或念台詞，美玲都是戰戰兢兢的，有好幾次說錯了台詞，弄錯了語氣，給那個姓宋的助教授下了一個嚴格的注意。給助教說了後，她便像小孩子般的滿臉緋紅，只好鞠一鞠躬說，

“請原諒我這一次吧。”

“請各位回去把這篇好好地暗記起來。明天西洋人的R先生要來試驗的。”

從姓宋的助教把劇本領了下來後，美玲覺得自己的肩上又擔負着一個重贅的担子了。坐在電車裏面，也像在考試前的學生們暗記數學或文法的定理或定義般的，很刻苦地一節一節的在暗誦。

回到家裏來，把劇本交給母親，叫她指摘出自己所遺漏的文句。背誦了一次又一次，一連背誦了五六次，到了十點多鐘的時分，完全暗記好了。他安心去睡覺了。但是躺下去後，像飲了過強的咖啡，興奮起來，無論怎樣都睡不着。

一閉着眼睛，就像看見白白的戲院的圓頂屋。其次是高舉起隻袖的老人的石像也浮到眼前來了。不一刻身體又好像給人搬運到遠處地方去般的。等一忽她又看見屋棟頂上插有一枝小旗，旗子結在離竿的頂點三尺的下面，在微風中翻動。她想，這是那一國的國旗呢。睜開眼來一看，母親伸出隻臂，慢慢地在搖動一把蒲扇。

精神稍為清醒了起來的美玲，再暗誦了一回的台詞，她想，明天說這句台詞的時候，要使用怎樣的手勢去表示呢，又應該使用怎樣的態度去表示呢。于是她任意地想像明天在學習的時候所應取的手勢或態度。

“美玲睡着了麼？”

母親把蒲扇擱在枕畔這樣問她的女兒。

“睡不着。”

“擔心明天的事，是不是？”

“是的。”

“要放大胆去。”

“我是很胆怯的。”

“不錯，你是胆小的。我常常爲你擔心。譬如提出志願書的時候，大胆地告訴我就好了，何必遮遮掩掩，一直祕密到考進了後才說出來，那何苦來呢。”

“但是我想媽一定會反對我的意見。……”

“那麼父親由美國回來後不准你進那樣的歌劇學校，又怎樣呢？”

“我不能聽他。”

“你有那樣的勇氣反抗他麼？”

“媽，我是有這樣的性質的人，對我強硬的

人，我便要反抗他，對我柔和的人，我便要輸給他的。”

“我也是這樣想，所以你要多多留意。進了那樣的社會，事事要小心喲。”

“留意？什麼事情要留心的？”

美玲稍稍抬起頭來望着母親說。但是母親的尖小的下顎抵着被襟，不再說話了。

母女兩人的會話就這樣地告了終結。

## 八

美玲儘想着剛才所幻見的圓屋頂上插着的長竿上的旗子，一時覺得那是自己每天走去上課的戲院，一時又覺得那是在圖畫上面看見的法國的盧蕪宮殿，想來想去，到後來神經疲倦了，也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給母親叫醒來時，不會像昨夜那

樣担心和不安了。

換好了衣服，抱着包袱——裏面包着有樂譜和劇本——跟着母親走出來。這時候她又感着最初進女子中學時的小孩子的歡快了。和母親並着肩走，走出電車路上來了。

在外灘母親下了電車，只剩自己在電車裏了。不一刻，到了戲院面前，她抬起頭來一看，屋頂上沒有旗竿，也沒有那面旗子了。走進來一看，第一期生和第二期生都在大廳裏，顏色很緊張的，各在暗誦台詞。

時間到來了。大家走進練習台上來。美玲看見那個身體瘦長，舉步蹣跚的西洋人跳舞教授 R，手裏拿着一小本日記，立在那裏。等了一會，翻譯者姓林的也進來了。他年約三十四五歲，是個寡言鮮笑的男子。

開始練習了，先試演第一幕的姿勢舉動。美玲覺得十分不好意思，只在害羞，不肯動作。宋助教

便走過來低聲地對她說，

“怕什麼，放大膽做去，像在學校裏練習體操時那樣做下去就好了。

她這樣地安慰她，鼓勵她。

繼續了一個多星期的試演，從第八日起，和着音樂隊（Orchestra）唱演起來了。沒有經過音樂的訓練的人，像非常的困難，不容易唱出口。但在美玲，是意外的容易，也很覺有趣。自全部加入唱歌表演的練習後，她覺得極有趣了。常希望試演的時間快些到來。

最先把女優的跳舞衣穿上了時，美玲便想，自己真是個女優了麼。她覺得像在夢中般的。她看見在鏡中的完全變了的自己的姿態，儘看都看不厭。一面看，一面獨自傻笑。

九月一日要上舞台去實地表演了。母親向裁縫學校請了一天假表示慶祝女兒之初登舞台。也做了好些她平日喜歡吃的菜來給她吃。

“媽，我要去了。”

美玲摸着裙上的縐褶對母親說。

“你快些去吧。今晚上怕回來得遲，是不是？”

母親送她走出門首來，以憐惜的眼色儘望着她。

“十一點半可以回來吧。”

“那麼，我不先去睡，專等你回來。你要早點回來，愈早愈好。”

“演完了馬上回來。”

“美玲說着時，感着一種不可言喻的悲哀，歎歎起來了。

“那樣愛哭怎麼了！又不是小孩子，快點去吧。”

母親雖然在鼓勵女兒，但聲音還是很悲楚的，也在顫動。

“那末我去了。”

美玲再低聲地說，但抬不起頭來。她從街路樹葉在寒風中震响的小街路走出來，走到大馬路上

來了。她莫明其妙的有些害怕，不敢翻轉頭來看，急急地走到電車站邊來了。

坐在電車裏，偶然想起美英給她的幾張西洋女優的相片來了，Mme. Sara Bernhardt和 Mrs. Sara Siddons的姿態便到她的眼前來，同時也儘想到自己的將來。

走進戲院裏，看見所有演員，——可以說是俳優了，——都顏色緊張地跑來跑去，很忙的樣子。

各人走進各人的化裝室裏去。鞋怎麼樣，襪又怎麼樣，在互相高聲地批評及怒罵的嘈雜聲中，美玲像沒有朋友般地很孤寂地一個人癡立在鏡前。她想，如果美英也一同進了這間歌劇學校，這時候是如何地歡樂嗎！

美玲完全由Mrs. R替她化裝。她所說的是意大利話，一點不懂。她只一個人在呢喃地說着，替美玲搽粉，畫眉，及裝假髮。

初次把金色的假髮戴到頭上時，美玲覺得自



己的樣子完全變了，就母親來看，也恐怕認不出是自己了吧。她不禁歡躍起來了。

給興奮極了的舞台監督在多方的責罵着這個不好，那個不對，大家走到舞台上來了。音樂在悠揚地奏着。美玲覺得自己的雙腳會浮了起來似的。緊張起喉嚨才開始唱的時候，帳幕便揭開了，美玲的眼前忽然明亮起來了。

最初一幕她不知道觀覽席上有人沒有人，她只是把暗記着的台詞和詩歌機械地說出來，唱出來後，便下幕了。

到了第二幕，才知道觀覽席裏有客人在看她們表演。但是，她始終想閉着眼睛，因為舞台的Foot light 震得她的眼睛暈眩起來了。

演完了第三幕，十點半鐘了。美玲急急地跑進澡堂裏去洗了澡，最先走出戲院外來。吹着涼風，精神清爽起來了，她儘在呼吸新鮮的空氣，覺得愈吸愈不夠般的。搭了電車，回到家裏來時，看見母親

泡了可可茶在待等她回來。

“怎麼樣？”

母親笑着問她。

“不曾給R先生責罵就演完了，算好的。”

美玲摺着衣服在回答。

“看不清觀客的臉吧？”

“是的，完全像在做夢喲。”

“恐怕是的。”

“但是，演完了第二幕的時候才知道有人在下  
面看我們表演喲。”

“假如演完了後，才知道沒有一個人在看時，  
那才有趣呀！”

母親說了後在忍着笑的樣子。但美玲並沒有  
明白母親在打趣她的意思。

美玲安心了，也疲倦了。這晚上，不知前後地睡  
着了。第二天早上五點鐘，給母親搖醒起來後，便  
走到廚房裏去洗臉。她儘想母親何以在今天早上

特別早叫她起來的理由。到後來她想着了。

“演完戲之後，或喝酒，或聚着說無聊的話，一直到一點兩點還不睡，到第二天十點十一點也還不起身，這種墮落生活是一般女優有的。母親大概是不願意自己有這樣的墮落生活，所以天一亮就把自己叫醒來。……”

美玲想到這點，自然感謝母親的愛了。吃過了早飯後，她寫了一封信給尚住在蘇州的美英。略把初登舞台的感想告訴了她。剛把信封好，就聽見母親在前面房子裏說，

“一路出去吧。”

美玲覺得時候早了一點，她今天不會把眼淚給母親看了，很高興地走到戲院裏來。今天 Mrs. R 很懇切地教她化裝的種種方法。她便自己來化裝了。Mrs. R 說，臉上要多塗白粉，眼睛上部要搽青色，眼臉周圍要下決心塗濃黑色，眉毛要粗粗地塗上褐色，眼頭眼尾要點紅色，唇要化裝到看去很

寬闊的樣子。美玲想，像這樣的化裝，不是把自己化成一箇醜婦了麼？那一定不像自己而似畫架上的畫像了。但是，照 Mrs. R 的說話，粗枝大葉地化裝下去，把假髮戴上，向鏡中一看，還是和自己的體態很相稱的一個西洋美人。

經過了四五天後，漸次不會給舞台的 Foot light 震眩了，也看得明白觀覽席裏的人那個是男性那個是女性了。

二十五天的上演，算告結束了。最後的五天是演現代劇“Ma beth”，所以每天晚上演完了 Opera 之後，又要到 R 教授的家裏去練習“Macbeth。”她有點感着辛苦了。

## 九

三十日的下午，走到戲院去時，事務所的人來叫她，她不知道有什麼事情，走進事務所裏去看

時，事務員儘望着美玲的臉。

“這個月，你們實際上了舞台，要發薪水了。你是新生，怕還沒有知道本校的規則。凡是養成所的學生，在舞台上完全上演一個月，就有十三圓的報酬。若是不上演時，當然沒有薪水發。但是不再收學費了。……”

那個事務員說着交了五元的紙幣兩張，和一元的紙幣三張給。

回到休息室裏來時，同學的姚菊媛望着她儘笑。

“Miss美玲 你也領了四元二角三分三厘三毫的月薪了！”

菊媛輕輕地拍着她的肩背說。

“的確不錯，由七月到九月底三個月間……每月的薪水算起來，是這麼多。……”

美玲也冷冷地笑着說。

那晚上，回到家裏，把那十三元交給母親。母

親以很慘痛的神情說，

“這些錢你拿去作零用罷了。”

到了十月，還是作同樣的試演，美玲不覺得怎樣的辛苦了。

女學生們每天只在談論衣飾的事。她們都在不客氣地互相說笑了，今天誰的裝束很可笑，昨天誰帶着那樣的洋傘來。有些同學竟和年輕的客坐着汽車一同來。在戲場面前，也像有很多專為她們而來的遊客。但是美玲一想到母親，決不受那些浮浪青年的誘惑，每次試演完了後便練習三十分鐘的鋼琴，不出去頑。

十一月，有院外的演劇團來院開演，請美玲幫她們奏鋼琴。美玲便為他們彈了二十五日的鋼琴。到了最後的一天，事務員又送了一個紅紙包來給她，她帶回家裏看時，裏面有一元的紙幣三張。

美玲不禁悲觀起來了，何以自己的技術這樣不值錢。他想，每天做五小時的工作，一連做了二十五

天，只有這三元的報酬麼？美玲有點憤慨起來了。

“弱者常常是給人欺騙的。事務所的人只當你彈鋼琴是你自己喜歡的遊戲。……”

母親一面說一面把紙幣投進抽屜裏了。

每月無間斷地她寫有信寄給在美國的父親，但是不知是何緣故，老不見父親有回信寄來。

從 Losangels 那邊的親戚寄回來的報章裏面，登載有關於中國人的紀事，有些人祕密地走進 Alaska 去打獵，給美國的警察捉去了。也有一個姓名不明的中國人在途中倒斃了的記事。這些都自然會引起美玲的注意。她常常想，父親莫非和美國的流氓吵架，給美國人殺死了麼。

她們母女懷着這樣的不安和寂寞，又要迎接第二個新年了。附近的年輕女學生們故意地走來向她賀年。目的是想看美玲當了女優後的樣子。但是美玲在家裏，還是和一般的女學生一樣。

正月十一日音樂隊長家裏請她去 吃新年酒。

在他家裏來了不少的客，音樂隊員全部共八人，歌劇部一共來了七人。吃了晚飯後，他們同玩荷蘭牌或麻雀，有說有笑，很快樂。這樣愉快的會合在美玲還是第一遭。不知不覺地夜深了，在電車裏，很覺得對不住一個人坐在家裏擔心着等她的母親。

美玲偶然翻轉頭，看見近電車門首立着一個人，那是年輕的音樂師，今晚上不問玩麻雀或玩荷蘭牌，都輸了很多錢的青年。

“不早了喲。”

他向着美玲笑了一笑，她覺得他這一笑是含蓄着許多媚力的。恰恰美玲旁邊空着一個席位他便坐下來。

“真有趣，今晚上。我，……”

美玲很不好意思般的低着頭說。

此等車裏只有八九個人了。那個青年像想說什麼話，但因為是初次談話，彼此還不知道名字，終于沒有說出來。到郵政局面前，那個年輕的音



樂師立起身來說，

“我在這裏下車了。”

我的手摸一摸他頭上的氈帽，走到電車門外去了。美玲免不得要隔着玻璃窗，望了望他。

美玲回到家裏來時已經响過了一點鐘了。想着冷靜靜的一個人坐在家中的母親，她的脚步便急起來了。鄰家的斑犬向着她像發狂般的在吠着。望望屋頂上生霜，像銀盤般地在發光。

“你一個人回來的？”

母親在打開火爐門看裏面的炭火。

“是的……”

美玲走進寢床裏後，覺得向母親說是自己一個人回來，像作了偽似的。

由第二天起，開始練習在三月間要上台的戲。音樂學校的教授西洋人 Mr. W. 和 Mrs. B. 都來指導。美玲每天都拚命地練習。不知不覺又到了三月初一的開演的日期了。

算是第三次登舞台了，她不怕那個Foot light的反射了。連三樓上的觀客的臉孔都看得明白了。舉動也十分慣熟了。她用勁地發出她的SoPrano的聲音，在熱心地唱。偶然望了一望音樂隊裏，果然有一個青年是那天晚上在電車裏和她說話的。

美玲下了台後，急急地要回家去。和一個同學從戲院走出來，在公園旁邊乘電車時，看見公園的鐵柵前有兩個黑影。

第二天，第三天，美玲都是在那個地方看見有同樣的黑影。

第四日的晚上，還是和平日一樣，拿着樂譜的包裹走出來。他一邊走一邊想，

“美英送那幾張像片給我正是去年的此刻時候。光陰似箭，不覺又一年了。”

到了搭電車的地方，每晚都看見的兩個黑影，從鐵柵那邊漸趨近她這邊來了。

美玲踏上了電車後，同伴出來的朋友黃淑賢

翻轉頭向她後面說，

“阿榮，上來吧。”

於是兩個黑影兒跟着 Miss 黃上來了。她所稱爲阿榮的，是戲院音樂隊裏的年輕的樂師。

阿榮向美玲和 Miss 黃介紹他的朋友，美玲才知道那個男子姓霍名國雄，這就是那天晚上夜深後同電車回來的青年。美玲只是向他點了點頭。以後，Miss 黃才告訴她，霍國雄是 *Violin* 的天才，在中國是數一數二的音樂家。

## +

在龍華桃花盛開的時節，她們又開始 *Ballet* 的練習了。

最初一天，只是穿着跳舞衣的練習。

“明天八點都要到齊，遲一分鐘都不行！”

經 R 先生這樣地宣佈了後，第二天美玲比母

親先出門，七點半就走到戲院裏來了。但是R先生更早比她先在練習場裏了。

聽見八點的鐘聲，大家蜂擁着到練習場上來。有一位同學遲了二分鐘，給R先生叱責了幾句。

“我的中國話不十分說得好，所以不再爲你們加以詳細的說明了。不過有一位女先生會說中國話，你們做錯了，她會糾正你們的。”

他是用英國話說，美玲聽明白了。她以爲他說的那位女先生大概是 Mrs. R 了。但等了一會，並不見有女先生來。她正在想，R先生又在更高聲地說話了。

“女先生卽是這根手杖。你們或是偷懶，或是弄錯了的時候，她不客氣地會來糾正你們。或許你們會覺得很痛也說不定，但要請你們忍耐。其次，我記不着你們各人的姓名，我隨時會任意地替你們各人取一個名字的。本來姓名是一個符號，我替你們取名字取得不好時，也請你們不要發惱。……”

R先生一面說，一面拿着他手中的手杖尖端，敲動着地板。

美玲只當R先生是說笑，不十分注意聽他的話。但是，開始練習之後，R先生的臉色是很嚴冷的，揮動着手杖，真似想打人般的。他不住地在高呼，在叱罵。

練習了兩個多鐘頭，大家都流了幾身汗水了。尤其是最會流汗的美玲，身上穿的衣服像浸在水裏的一樣了，汗水一滴一滴地滴在地板上。

以後每天由八點一直跳舞到十二點，其間連五分鐘休息都沒有。過於熱心的R先生的眼睛，像鷹鳥一樣，會發光般地在閃閃地轉。他對身體高長的學生，叫她做駱駝。對身體肥胖的，叫她做罐頭，或臘腸。頭上結有Ribbon的，叫她做蝴蝶。他是隨意地給人以這些名字。他手中的手杖也不客氣地儘向着人打來。

美玲每當演錯了時，便會伸出舌頭，把頭向左

歪一歪，笑起來的。這時候，那位女先生便在她的耳朵後面打過來。每次打來的時候，R先生便高聲地罵叱，

“爲什麼笑！做錯了，應該哭的！”

衣服稍爲穿歪了一點，或不整齊，他便一拳打過來。又脚步稍爲錯了一點，那根手杖便也向着背上打來。

練習一天一天地嚴格，到了十二點，仍不准人脫那件練習服，叫人儘穿着那件薄衣挨到下午三點鐘再開始練習。R先生有時又說，大家太不留心練習了，於是故意把暖爐息了，或不准她們坐下去，要她們儘立着過幾個時間，以示責罰。

大家都在叫苦叫冷。但因爲看見R先生太熱心了，誰都不敢對他發半句的怨言。

過了一兩個月以後，全身的骨節像散落了般的發痛，有時連舉手都舉不起來了。到了第三個月，才有些抵抗力，也才覺着有點興趣了。五月初

旬，和男生一同練習的時候，R先生的叱責更加嚴重了。

每天早上八點鐘以前，R先生立在戲院的門首，看見男生女生並着肩走來時，他便睨視着他倆說，

“你們有點危險！”

又在練習場看見男生和女生互相歡笑着交談時，他又高聲地叱責，

“你們想幹什麼！”

所以他每當練習完了後，一定把男生和女生分開趕出去。于是大家都模倣他的口氣說，“有點危險，”說了後，在狂笑。

到了六月開演的時候，觀衆都稱讚這套Ballet表演得最好。于是沒有一個人不感謝R先生了。

六月開演完了後，到七月初旬，又開始練習一種跳舞了，大家都是不知道Ballet和Dance的區別的。R先生看見大家的動作，十分不滿意。於是

責罰更加嚴厲了。

美玲因為懂得英國話，所受叱責比較的少，也少給那位女先生毆打。有一天，美玲對於某一段的動作，無論如何做不好，R先生十分氣憤了，他儘在罵美玲是“Foolish，”他的手杖向着美玲的腳脛上痛毆了三次。

最後一次，美玲忍不住，忽然倒在地板上了，好一會爬不起來。她想，欲成就一區歌劇的明星，固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業，但要受這樣厲害的毆打，真是所夢想不到的。她這樣一想，恨起來了，想立即退學了。但是一想到那些名優明星，沒有一個不曾經過這樣的困難的。於是她又一反想，

“這算得是什麼呢！”

她恢復了她的勇氣，爬起身來，拖着跛腳一直練習到十二點鐘。R先生也歡喜了，練習完了的時候，他在叫，

“Prize! Prize!”



他從他的衣袋裏摸出兩角錢來給美玲。美玲不知道要來好還是不要好。她看了看那兩角錢，又看 R 先生的臉，

“這給你作讚賞的表示。”

他搖了搖他的左手，叫美玲不好拒絕。美玲便向他點了點首，走回休息室裏來。她摸着腳脛上的傷痕，歎息了一回。

到了第三日，R 先生又說，美玲和另一個男生，能夠用腳趾蹬得最久的時間，又各賞了兩角錢。

以後大家都理解 R 先生的苦心了。都拚命地練習。果然，R 先生也不比從前那樣嚴冷了，有歡笑的樣子了。到了十二點，練習完了時，他歡笑着對大家說，

“謝謝你們了。”

R 先生不單嚴格地糾正跳舞的動作，連舞衣上穿了一個黃豆大的洞孔，或鞋上有些污點，他的

手杖都要不客氣地打下來的。於是一般 Opera Singer 或 Dancer, 再無暇去想那些時髦的衣飾或遊戲了, 每天只是在拚命練習, 以免那位女先生之來臨, 這確是她們的唯一的希望了。在那樣嚴厲的監督之下, 大家忘却了生命那樣地努力練習。大家都覺得各人的技藝是一天一天地進步了, 同時也知道自己的技藝之可貴了。

從尙會使人打寒顫的三月初旬開始, 一直到秋風砭骨的九月梢止, 美玲都是在汗和淚的裏面過跳舞的生活。到後來, 她發見了她自己的天分和才能時, 她覺得有一種不可言喻的喜悅從心底湧了上來。

有一次, 美玲當主角演“天堂和地獄”的歌劇。她像在夢中般的, 在熱烈地跳舞和奏唱。最後幕落下來了, 她就想回去, 忽然聽見監督在叫她,

“Miss金!”

她翻轉身來看時, 早給他拉着再走出舞台面

前來。

“花圈!花圈!”

聽見那些 Prompter 裏面,有這樣的叫聲,同時聽見一陣激烈的鼓掌之音。

她抱着一個大花圈向着觀衆鞠了一鞠躬,精神興奮極了,好像不知道走向那裏去好般的。回到自己的化裝室裏來看時,贈花圈給她的是她的舊友高美英。

美玲的聲名一天一天的高起來了,她感着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喜悅和勇氣了。

## 十一

二十五天的出演算平穩地過去了。最後的那一晚,她也是在公園側搭電車,但是在鐵柵前,看不見從前無一晚不立在那裏的阿榮和霍國雄的影子了。

她在一面等電車，一面想，何以今晚他們不在這裏來望着我搭車了呢。她正在想，忽然有一個人從後面走來，拍一拍她的肩背，她嚇了一跳，忙翻轉頭來看，原來也是戲院裏的一個樂師，姓陳名大安的老人。

“啊呀，老爹爹！”

美玲睨視了他一下。在音樂隊中，他的歲數最多，所以同事們給他起了一個綽號“老爹爹。”

“Miss金，我今晚上有一點話要向你商量的。到北四川路的S茶樓去坐一忽好不好？”

陳大安微笑着說。他的態度是很溫和，獲得了她的同情。

“時間太久了，不好的。如果五分至十分鐘說得了的話時，……”

美玲顧慮着鐵柵那邊回答那個老人。

“恐怕要不到十分鐘。我們一面喝茶，一面談不好麼？”

“那麼我就陪你去吧。”

恰恰電車來了，兩個人便急急地跳上了車。

“他到底有什麼話要向我說的？”

美玲這樣想着，電車在靶子路口停住了

美玲有點不好意思，她跟在陳大安的後面，進了S茶樓，一直上三樓上來。

茶房送了兩壺茶和幾碟點心來，走了後，陳大安忽然向着美玲說，

“霍國雄是個很胆小的人。”

美玲不知道他的話是從何說起的，無從回答，只是沉默着。

“他曾約你到吳淞去玩，是不是？”

陳大安說着，作了一個有深意的淺笑。

“是的。他叫阿榮來約我去的。但是，只我一個人，我是不願意去的……”

美玲紅着臉，低下頭去了。

“或去或不去，都沒有回他的信麼？”

“是的。……”

“以後看見了 Mr. 霍沒有？”

“每天晚上都在電車裏看見他。前天晚上我散了場後，到澡堂裏去時，在地下室的途中也碰見了他。和他說明白了我不能去的理由。”

“聽說那天，Mr. 霍在天通菴車站等了好半天。”

“他也這樣對我說了。可是我有我的苦處。”

“那不錯。Mr. 霍也很了解你的心事。總之，那個男子是非常本真的人，你可不可以會一會他，兩個人慢慢地談一談。”

陳大安一面喝茶一面說，好像把這件男女交際事件看做很平常的事。美玲低了頭，不說話了。

“我所要說的就是這些話。老爹爹的使命算完了。哈，哈，哈！”

陳大安叫茶房來算了帳，立起身來。美玲像怕陳大安看見她的臉般地，害羞起來，把樂譜的包袱

遮着半面，跟在陳大安的後面走出來。

美玲覺得自己的態度過於冷淡了，但是自有生以來，最初聽見人家向他提出關於異性的問題，她想，除取這樣的態度以外，別無方法了吧。

在電車裏望着車外的街燈，儘在想，自新正在音樂隊長家裏吃新年酒以來，一直到現在十個月間的自己的心的聯繫。把它解脫了後，又連結回去，解脫了後，又連結回去。

回到家裏來，和母親並着枕躺下來後，總是睡不着，還是在想霍國雄的事。

“Mr. 霍或許是真心愛我也說不定。”

這個思想是有好幾次浮到她的胸頭上來過的。但是自己是不是也對他有點戀愛的感覺呢？她實在不能自作答覆了。

不過她確有幾次拚命去排除這樣的念頭，只想專心于自己的日課，——跳舞的練習。

“老爹爹大概是受了Mr. 霍的委託來試探我

的心事的。——他有這麼年紀了，隨便估猜一下，故意來和我說說笑的吧。——但他決不是這樣的人。——那麼，爲什麼特意來問我這件事呢？……”

她儘在翻來覆去地想，自己覺得和 Mr. 霍之間，不知不覺就成立了戀愛般的。

“如果是確實的時候，自己該怎樣呢？”

想到這點時，已經不是單純的空想或假定了。

“那時候，Mr. 霍以什麼一種意思要我到吳淞去的？”

對於這個問題，她自問自答起來了。結果，她不能不肯定。到了現在，人生之春，爲要促醒她的靈性，早來臨到她的身上來了。

第二天的下午，美玲打算到法界 S 路去看美英。她先到大馬路公司裏去買點送美英的東西，才從公司裏走出來，好像有人在後面跟着她。她忙翻轉身來看，霍國雄穿着很漂亮的西裝正立在她的後面。



“呃！”

她嚇了一大跳，一時說不出話來。她覺得自己滿臉像有火在燃燒着，也像犯了一大罪惡般的。

“剛才看見你的後影，我估一定是你了。……”

霍國雄走近她的身旁低着頭說。

“你到什麼地方去的？”

美玲的聲有點顫動。

“我是沒有什麼目的的，隨便走走。你呢？”

“我想到法界去。……”

“到J 公園去走走好麼？”

“他們常到那邊去玩麼？”

美玲是問同戲院的人們。

“是的，今天恐怕有好些人去了的。”

“那末，我也去看看吧。”

她雖然大膽地這樣說了，但心裏還是覺得有無限的羞愧。

## 十二

兩個人搭了公共汽車，在車裏的一隅並坐下來。霍國雄時時側過臉來看美玲的臉，但每次都給她注意到了，她忙低下頭去。

他倆在靜安寺路終點下了車，美玲有點後悔起來了。她想，假如此刻的情形給母親看見了時，自己有什麼話好對她辯白的呢。

在公園裏碰不見一個同事，他倆再出來，在公園對面的餐館裏，叫了兩客大菜，相對坐着吃起來。美玲才吃過中飯，吃不下，只讓霍國雄一個人在吃。他倆對坐了好一會都沒有話說，最後還是男人先啓口。

“你會見了陳老爹麼？”

他笑着問她。

“昨晚上看見他。”

美玲說了後，像猜謎般地在微笑。

“啊！……”

霍國雄又沉默下去了。

剛吃完了餐，看見有四五位不知死活的摩登學生衝了進來，他倆忙走出來，再進公園裏去散步。在一個小崗上走過去時，國雄先行，美玲在後，她從他的帽子一直到腳下的靴，一一看清楚。靴頭很尖小，另用一種漆皮製的，會反射光線般的那樣好看，光滑。

在美玲的心裏，恐怖和歡樂正在開始交戰。在這時候，她知道國雄實在是愛她，同時自己也在想愛他。但是，當這兩個考察結合在一塊的時候，又覺得她的純潔的心靈和肉體要受一個男性的蹂躪，是一種無上的恐怖。她想，國雄是想縱慾地行這種蹂躪，才拉着自己到這裏來的吧，于是她又覺得國雄可惡了。但是她的心差不多早給國雄的似水的柔情籠絡着了。

他倆在公園中轉來轉去，只揀僻靜的地方走，

行了不少的路了。到後來，他倆走出草場上，在一張鐵梳化上坐下來休息。

在運動場上遊戲的小孩子們漸次散了，天色也漸次暗下來了。美玲想，國雄一定有什麼話要向她說的，所以她只凝視着暮色沉默着。但是，國雄並沒有話說，只是頻頻地嘆氣。他伸出右手來，像攬着了她的肩背般地在輕敲梳化的椅背。

美玲覺着國雄的手腕正在自己的頸後，她的心裏忽然起了一陣激越的情感，因為她聞着了一陣異性的氣息從她的左頰流到她的鼻孔前來。她用雙手緊抱着在激動的胸部，由不安和快樂急急地組成不可思議的一種混和感情，不住地向她襲擊。她最後微翻向左邊來看他時，他像個在沙漠中口渴極了的旅行者，在喘着氣向她乞憐，也像有重大的事體想要求她般的，給她一看，立即垂下頭去了。

“Miss金！……”

他像全無氣力了，聲音非常的低微。

“什麼事？”

美玲也聲音顫動着回答他，同時好奇心引誘着她，在期待國雄的第二句話。

“我非常的痛苦！……”

“爲什麼？”

他倆又沉默了。恰好這時候，有一個像商店的學徒的青年在他倆面前走過去，他還以好奇心翻過頭來望望他們，同時唱了一句“妹妹我愛你……”，便跑向疎林裏面去，不見了。

“我們再走走吧。”

國雄立起身來，伸出右手，輕輕地攔在美玲的肩背上。美玲身體顫動了，因爲她是自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血潮熱烈的異性對她出這樣的表示。

“ei——”

她低聲地回答了後，心神不安地立起身來。但沒有勇氣叫國雄從她的肩背上放鬆那隻手。

了。

“Miss 金！”

國雄的很煩悶的音調。

“什麼事？”

這時候她約略推測着國雄所欲說的話了。

“Miss 金，你知道 Tolstoy 寫 i, i, i 三個字母給他的夫人 Sophia Andreevna 看的故事麼？”

“ei, 我聽見過。”

“那末, Miss 金, 我此刻也想在你面前, 提出這個 Is it impossible? 的疑問來。怎樣？”

國雄說到這裏, 舌頭像僵硬住了, 音調聽不清楚, 也異常的動顫。他蹴着地面的沙石, 一面走一面說。美玲的身體像給夢般的着靄包住了, 她覺着一種歡樂。但是她又覺得夢靄的那一邊像有一道可怕的祕密的深淵在等着她。

“這是個重要的問題! 真的是重要。……”

她輕輕地一翻身, 先走向前面去了。但是她的

語調，含有說不出來的媚力。

“那不錯，真是個重要問題。”

在她後面跟着來的國雄的態度，很明顯地表示出一種驚喜相半的神氣。一想到他從正月裏一直到現在十個月間，想說無從說的話，到了今天才得着機會向她表示，美玲又不禁對他憐憫起來，同時從胸底也湧出一種似愛慕的感情。

他倆再不能有所深進，仍然回到沉默的態度了。他倆只是並排着走，在薄暗的地方攜着手走幾步，走到有燈光的地方，兩個黑影又分離着在地面上蠕動。

他倆由J公園出來，已經是滿街電光了。在愚園路行了一會，看見前面交叉路口的紅燈時，國雄望着她的側臉說，

“Miss金，今天很對不住你了。這確是十分重要的問題，請你慢慢地去多想一下吧。我是個很胆怯的人，所以一直到今天，都沒有向你表示。……”

國雄的語尾在顫動了。美玲看見他滿臉緋紅了，紅到耳朵邊。她的週身也起了一陣顫抖，略縮了一縮頸項，好一會才說，

“我還是一樣胆怯的人。……”

“那末，Miss 金，以後再會吧。走久了，你母親會擔心。”

國雄的音調猶爲清晰了些，說了後，轉向十字街的右邊去了。

“再見。……”

美玲低聲地說了這兩個字，望着國雄走了後，自己像發了一場夢般的。同時又自責，何以這樣的胆怯，不能向他多表示些意思呢。

她象發見了他人所不能窺測的祕密的仙境，懷着正似恐怖的好奇心，走回家來時，看見母親還是和平時一樣，坐在食桌前在翻賣聖經。

“何以今天回來得這樣遲？”

“和一個朋友到J公園去玩了一回。……”



“我今天儘望着你快點回來，快點回來喲。”

“爲什麼？”

美玲的胸口又在跳動了。她想莫非今天的祕密完全給母親看穿了麼？

“你父親寄有信來了。”

母親從抽屜裏取出一封很厚的信封來，放在美玲的面前。

“啊，父親來了信？”

美玲看見父親的筆跡，非常的喜歡。

“你試取出來看。你讀了後，定歡喜的。”

母親的眉根上也表示出一種喜悅。

“寫了些什麼事情來呢？”

美玲一面躍動着胸口，一面披開父親的信箋來讀。但是不見有第一第二頁，父親好像是由第三頁重新寫下去的。

父親近來在美國的情狀像比較好了一點。關於美國的戲劇，也約略述了一些。最後他寫：

“……美玲若是進了那個社會，那末從前的衣飾當然是不合用了。該到大馬路公司或惠羅公司裏去買些合用的衣飾給她。我先由麥加利銀行匯寄三百元來。……”

美玲讀到這裏，想不到自己所一直怨恨到現在的父親，也有這樣的慈愛。她以含着淚的眼睛看了看母親的臉。母親的眼睛裏也充溢着溫愛的色澤。

吃過了中飯，美玲在寫一封長信給父親。把一年餘之間，不見父親有信來，母女兩個人，無日不在愁悶中的經過，很詳細地寫了出來。最後她寫：

“……爸爸，你聽着，像在這樣的景況之下，我覺得母親是十分可憐的。生活雖然是東扯西借混過去了，但是母親的心裏是何等的悽慘和悲痛啊。我想到這點，也有說不出來的悲痛。當然，母親本來有她的堅深的信仰，讀聖經和做禱告，在母親是唯一的安慰和勉勵。至

我 因為當了女優，教會裏的人們和牧師都以爲我是墮落了，擯斥我，看輕我，沒有一個人來看我們的。不過我請父親放心，我決不會做出使父母爲我擔心的事情來。我所走過了的道路一定要繼續着走去，所以我要請求父親以後要常常來信給我們，這對於在過寂寞和悲慘的生活的母親是唯一的無上的安慰，也是對於我的唯一的指導及勉勵。……”

寫到這裏她覺得十分想和父親見面了。她左掌支着額角，低俯着頭，熱淚也流在雙頰上了，這時候聽見母親走了進來。

“和你的信同一封寄出去吧。”

母親把沒有把封口封好的一封信放在她的書桌上面了。

“好的。”

她把母親的信封取來一看，上面寫着幾個字：

“加封寄子明先生，純昭寄。”

純昭是美玲的母親的名字。她想母親的字也算寫得不錯非常的工整老練。同時她又起了一種感觸。

由母親寫信給父親——由女兒寫信給父親——由女性寫信給男性 她的動搖着的感情雖然不能由她的本身發見那種真正的意義，不過她可以朦朧地認出在由女性至男性，或由男性至女性之間，有一道像發光的電線般的東西在聯絡着。

美玲把母親的信封進自己的信封裏面了，再在信封面上用英文寫出父親在美國的地址，她一面寫，一面明瞭地意識着父親和母親的親密的低聲細語。寫好了信，母女兩個人再談了好些話，然後一同進寢床睡覺。但是美玲興奮起來了，不容易睡着，她跳過了空想之峯，再飛渡了想像之谷，又在聯想之小徑上迂迴中，偶然看見了存在于自己的心裏的愛的足跡了。在這瞬間，她覺得自己的頸項已給自己所心許的人的腕攬住了。她忙抬起頭

來，更變了她的枕位。

“我和國雄一同到公園裏去玩的事，還祕密着沒有告訴母親知道啊。”

想到這點，在她的胸底一直祕藏到現在的對春的覺醒的感情好像儘向着國雄的心裏灌注殺的。

美玲抬起頭來望了望母親。母親也像在思索什麼事情，睡不着覺，曲着又瘦又白的手腕加在額上，儘在凝視着帳頂。

她覺着一種恍惚的情緒，由胸底迸湧出來時，聽見垃圾車的音響和賣報童子的聲音了。她正在夢中和現實的境界上。不一會，她沉沉地睡下去了。這時候，她的心早給一個美麗的戀愛的花圈裝飾着了。

第二天，美玲給母親搖醒來時，陽光已經從面東的窗口斜射到帳眉上來了。

她一面說着，一面又想起昨夜中的感情來了。

連吃飯的時候，也在重新追念國雄對她所說過的一些話。吃完了飯，還坐在食桌邊，拿着一隻筷子，儘在桌面寫 i, i, i。她一面在寫，一面在念 It isn't impossible,

### 十三

那天下午，在戲院裏，美玲自有生以來最初接到男性的信了。拆開來一看，才知道是十年前住在關北的時代，常常過來談笑的同鄉的一個資本家的兒子，後來又聽見他到法國學美術去了的姓徐名祥森的友人寄來的信，他在信裏說，他現在東亞大酒店，希望她能夠到那邊去看他。讀了這封信後，美玲有點想會會這位幼年時代的朋友了。于是搭了電車趕到東亞大酒樓來，恰恰徐祥森也由外面回來了，很歡喜的招待她。

“Miss金，大起來了，在路上碰見時，不敢相認

了，樣子完全變了喲。”

祥森儘注視着她傻笑。

“……假如是在巴黎的旅館裏時，我真要擁抱着你了。在這裏，只行一個握手禮吧。”

“我接到了你的信時，回想了許多事情喲。”

“怎樣的事情？”

祥森有點含羞的樣子，耳朵通紅了，坐在一張安樂椅裏面。

“你也還記得吧，我們住在閩北的時候，你扶着我坐自由車。……”

“是的。我還記得，走到警崗面前倒下來，給巡警罵了，是不是？……”

“我在那時候大哭起來了。第二天，你就買了一把小洋傘送給我，你還記得麼？”

“好像有這件事。是在永安公司買的，我還記得，……過了兩三日後，我們又到××女學校去看跳舞會來。……”。

“是的，一個鄰居的女學生帶我們去的。……”

他倆在面南的窗下，談說了兩點多鐘幼年時代的回憶後，美玲便告辭出來。臨別時，祥森送了兩張親筆簽了姓名的相片給她。

“美玲姊，你的相片也送一張給我吧。”

他以乞憐的態度向她說。

“好的。我送一張穿着Ballet服的相片給你吧。”

“我還是喜歡你穿中國衣服的相片。”

“爲什麼？你討厭Ballet的樣子麼？”

“我最近打算再回到法國去，想帶一個中國姑娘的美玲姊一同去。穿西式衣服的姑娘，在那邊多得很呢。”

“那末我明天照去吧。”

“是的，請你新照一張吧，順便就再到我這裏來坐坐好麼。我在等着你喲。”

“好的，我一定來。”

美玲這樣說着，推開房門走出來了。



“再會。”

她翻轉身來看見立在房門首的祥森，伸出兩根指頭按了按他的嘴唇，像電影片裏的滑稽男優般地向她作親嘴的表示。

美玲想，在十二三年前認識的祥森現在居然也變爲一個青年紳士了。回到家裏來後，她還是沒有勇氣把會見了祥森，討了兩張相片回來的事告訴母親。

第二天，到日本人的照相館裏去照了一張全身相片後，再走到東亞旅館來，她看見祥森像等她等得不耐煩了，滿臉不高興的神氣。

“來得怎麼遲！害我瞎等了許久！”

他的眼睛潤濕起來了，

“對不住了。因爲照相館裏先來了五六個摩登男女青年在照相，所以遲了。”

美玲以人真的小孩子般的態度坐到祥森的身傍來。

兩個人回復到十年前的小孩子時代了，漫無連絡地儘在追憶往昔的事情。

“美玲姊，你怎麼當了女優的？”

追憶告了一段落後，祥森好像憐惜她般地看了看她的側臉。

“我因為這件事也想過了許久的。到後來，終於下了決心，跳進去了。……”

“現在後悔也沒有辦法了的。只有拚命地再向前發展，不然就要馬上退出來。儘是這樣地敷衍下去，沒有意思喇。”

“謝謝你，我一定要向前發展，拚命地做去。”

“那你不打算結婚了？”

“我一點沒有想到那些事情。”

“但是，如果最近有人向你求婚，你怎樣呢？”

祥森的上半身傾向着她，儘望着她的臉。在這瞬間，她看見祥森的眼睛裏燃燒着一種會燒殺異性的靈魂的烈火。她駭了一驚，忙立起身來說，

“那末，祥哥，我要走了。”

“再坐一刻不要緊吧。我們一同吃飯去。”

祥森說着立起身來，張開雙手，表示攔阻她，不讓她走。

“不。我今天還有些事情要早點回去。”

美玲站在離祥森二尺遠的地方。

“但是，我已經叫他們準備了飯菜。”

“謝謝你，心領了。改天再來。”

美玲向着他鞠了一鞠躬，忽然看見有一個白色的東西向着她壓下來。她忙躲在一邊，一翻身，跑出房外來了。在房外是一個狹窄的長廊，她在這廊裏，還意識着有三四次和一個有彈力的巨體抵抗。

她聽着強烈的關門的音響，像猛獸般的追着來的呼吸，和自己飛奔下樓梯的足音。她的心神，完全地陷于混亂的狀態中了。她走出旅館門前的車站上來時，還不知道該搭走向那一頭的電車好

了。

“那樣的人就是由巴黎回來的留學生！”

在停車站上，男男女女有二三十個人，個個的臉都背着冷風在等電車。美玲却取了反響的態度，翻向冷風吹來的方向，隻手按着跳動得很厲害的胸部。

過了三分鐘，四分鐘，才恢復了自己的意識。她覺得像受了莫大的侮辱般的，心裏非常的懊惱。她搖動了一下她的肩膀，同時再意識一下自己的雙腳是不是確實地踏着了地面。

不論在坐電車裏，或回到家裏睡在床上，都覺得一個卑鄙的惡魔的黑影儘纏着她的身體。

第二天，第三天，祥森都有信來叫她過去玩。美玲終於沒有去看他了。但她又覺得太冷淡了他，對不住他了。於是寫了回信，說最近要演習新的歌劇，沒有餘暇來看他了，並且將前五天照的全身相片加封套給他。過了兩天，那封信由郵局退了回來，加上一張附箋，上寫着“收信人住址不明”幾個

字。

## 十四

不知不覺又過了一年，美玲進歌劇學校後的第二次的新年又來臨了。

正月中旬，聽見國雄搬到虹口公園後面來住了。美玲特意地走去看他。他是向一個日本人的住家租來一間眺望極佳的樓房，並且有一個側門給他自由出入，非常便利，不比上海一般分租的房間那樣討厭。

“想不到你找着了這樣好的房子。”

她儘在留心他的房中的陳設和日常生活，向他問長問短。同時也感着心裏有一部分不易說明的羞恥。坐了半個多鐘頭，她告辭出來。恐怕碰見熟人，她迂迴了一段道路，橫過了鐵路，在一條田段路上走着時，

“Miss金，我也要四馬路去一趟，我們一路走吧。”

國雄在後面追着來。

“那麼，我也陪你走走吧。”

“那麼從公園後門進去，在前門出來……”

他倆在冷風中再折回公園這一邊來，但是到了公園裏，在幽靜的矮林邊的一張鐵梳化上坐下來後，又不願離開了。

他倆談了好一會，不覺又近黃昏時分了。

“一同去吃一個晚餐好麼？”

“ei——”

兩個人走出公園門首，搭了公共汽車，走到四川路的大中華，一個人吃了一客公司菜，再走出來，慢慢地並肩着在蘇州河畔散步。他倆只揀僻靜的地方走，到一家西洋人的住宅，小洋樓面前來了。裏面有鋼琴的音響。他倆便停了足在靜聽。同時羨慕起西洋人的豐富的生活來了。

美玲知道洋樓裏面所彈的是一種表示求愛的歌曲，她感着一種興奮，胸口又跳動起來了。她把身體緊靠着國雄再向前走。

他倆走出外灘公園傍邊來了，便走進去。國雄只揀黑暗的地方走。

“我有點害怕。”

她說着把左手伸進他的肩脇下，攀着他的右腕。

“怕什麼？你靠着我就好了。”

國雄的右腕挾住了她的左手，故意踏響他的鞋跟。

在一個假山後的鐵梳化上，兩個人一同坐下來。他的右腕加在她的肩背上，差不多可以說是摟抱着她了。並且國雄時時用力去攬她的肩背，每當身體和身體緊緊地相接觸的瞬間，她的靈魂像飛向遠空裏去了。

“你不是說要到什麼地方去麼？”

“沒有目的，隨便走走的，不去了。”

“不過，我想，……”

“要回去了麼？再坐一忽吧。搭車回去，很容易的。”

“幾點鐘了？”

“還早吧。”

“還早麼？”

過了一忽，他倆立起身來，再向前走。美玲蹴着了一個小石子，差不多要跌倒下去，國雄忙把她樓到他的胸懷裏來了。

“不能走了麼？”

“不論到什麼地方，我都跟着你去。……”

美玲枕首在他的腕上，感着一種不能言語的興奮，終於流出熱淚來了。

看見了電光了，她才知道他倆是在枯草面上走着。

“國雄，我也莫明其妙，好像走進從沒有來過



的世界裏來了。……”

“是的，我和你都是向着從未踏過的世界突進！……”

“討厭！真的我要怎樣好呢？”

“討厭？什麼討厭？”

國雄說着，用勁地攬住了她的肩膀。

“但是……但是，……”

美玲顫動着身體，流下眼淚來時，她覺得他倆給一種朦朧的淺桃色的氛圍氣包圍住了。

他倆走到面着黃浦江的鐵欄邊來了。仰起頭來看，在深藍色的天空上有無數的大小銀星。江面上的大小輪船上的燈火驚醒了她的迷夢。她才知道他倆還是停留在渥濁的上海市裏面。

他倆像膠着住了般的腕攬腕立在鐵欄面前。

“美玲！”

國雄的聲音像一陣烈火，向着她的臉上燃燒過來。她知道這是他的再不能忍耐的向她的一個

哀願了。

“ei——”

她以充滿着恐怖和不安的聲音回答她。在閻空中，她看了看他，他的白色的臉在慢慢地向着她的眼前移動。

她覺着她的身體是浮到天空上去了，同時她深信她的靈魂再從地底沉落到深淵裏面了。她覺得宇宙在迴旋，世界也在震蕩，天上的羣星都在亂飛。在這宇宙間所有隔絕她和他之間的一切障礙物都焚燒淨盡了。

“美玲！”

聽見他的聲音，她才驚覺過來，在她和他的心之中間，給嚴謹的母親的面影佔領住了。

“國雄，你真的，……真的愛我麼？”

她的聲音低小而顫動，不知不覺蹲身下去，伏在一張梳化上嗚咽起來了。

“你還疑心我麼？一年餘間，想了再想，想了再

想的結果……你才……”

他說着從她的背後伸手到她的胸前，把她抱了起來。

“那末，你該向我的母親說明白。”

“好的。我明天就去求你的母親允許我，……”

“你知道我住的地方麼？”

“早曉得了，不過我沒有告訴你吧了。我爲什麼搬過這邊來呢？我半年來，差不多每天都到你的屋前屋後散步。”

“啊呀！真的麼？”

美玲把頭伸向後面，靠在他的腕上了，她看見了他的雪白的硬領兒。

“美玲，我沒有一天不想看見你嚟！……”

國雄再給了她一個強烈的接吻。這時候，她以嚴肅的態度在享受他的溫柔的心情。

他倆象被解放出來了般地，走向公園門口來，相追述認識前後的經過。走到馬路上來時，美玲

看見電光像很害怕。

“我一個人先回去吧。”

她忽然這樣地對他說。

“何必呢，我們都是順路的。”

“……………”

“搭電車麼？”

“ei……………”

“再走一會吧。我送着你走，不要害怕。”

“好的。”

他倆再走進蘇州路的斜路裏來了，遇着有人時，也敢大胆地並着肩走了。美玲才知道，往來的行人，不是個個都會注意他倆的。到了乍浦路口，他倆放鬆了緊握着的手。

“那麼，我先回去了。”

有彈力的粗腕，再攬到她的頸項上來了。這時候，美玲不提防，踉蹌了一下，踏着了國雄的靴尖。看見一個巡捕走了來。她本能地忙推開了他的胸

腔。

“好了。問候你的媽。……”

國雄的聲音比較高朗些了。她反轉覺得十分羞愧。她像主人戰死了後逃回來的軍馬，低垂着首走上電車上來。

走到家門首時，她在電燈下取出皮篋裏的小鏡子來照了一下，梳了梳頭髮，再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看見沒有什麼異狀了，才輕輕地咳嗽一聲，走進來。

她也莫明其妙，在這瞬間她自己還會發出聲音來。

“媽！”

她的聲音是非常沉着的。但是沒有聽見母親的回答。她想，母親出去了麼。輕輕地推開房門一看，母親的雙手擱在聖經上，閉着眼睛，正在熱心地做默禱。

## 十五

恐怕驚擾了母親的默禱，美玲放輕脚步，回到裏面的房裏，在書案前坐下來，胸口還有點砰砰地在跳動。最初，她懷着一種恐怖，——罪惡給人家指摘出來了般的恐怖，但過了一忽，精神漸次鎮靜起來了。剛才和國雄在外灘公園裏一同散步時的情景再浮現到她的眼前來了。她看見了黃浦江裏的黑水，看見了江面上的大小輪船，看見了深藍色的天空上的羣星在亂飛，她看見了上海市的一切的夜的景色，最後，她又像聽見了國雄還咬住她的耳根，低聲細語。在這些低聲細語裏面所含蓄的意義，盡都牢牢地深刻在她的心扉上了。

她想立即跳出去，找着了國雄再和他細細地作一個通宵密語。

“美玲兒，你就要睡了麼？”

聽見母親的聲音是很柔婉的。

“是的。我很想睡了。”

“你過這裏來。”

“有什麼事？”

美玲胸裏感着一種不安，走進隔壁的前樓房裏，在食桌的一邊和母親相對坐下來。

“你認識何文端麼？”

“不是美術學校的畢業生麼？”

“不錯。”

“媽，你也認識他麼？”

“從前你不是一路和他去聽過音樂會的麼？”

“是的。……”

她說着望了望母親。

“何文端來信說，想你戴着假髮，穿着舞衣，給他照樣畫一張肖像。”

“做 Model？”

“是的。”

“他寫信來給你？”

“是的。”

母親以嚴肅的神色看着女兒。

“我就是那一次到音樂會去時看見他。以後沒有會見他了喇。”

“一般的青年人大概都是這樣的，對於女性只有一面之識後，就要更進一步來的，或寫信給她本人，或給她的父母。……假如你答應他的要求時，他就一定不客氣地會時常來我們家裏出入的。這個人呢，……”

母親一邊說，一邊走到那頭書桌前，從抽屜裏取出那封信來，擱在美玲的前面，同時注視了一下女兒的表情。

美玲像看鄙那封信般地，看了看。

“何文端在鄉裏住的時候，常常和我一同到小溪裏去捉老蟹，是滿有趣的人喇。”

美玲想和緩一下母親的意思，故意這樣地笑着說。同時她又不免思念到明天就會來看她們的。



國雄。

昨天的今日，這是過於無間隔的事件的聯絡。

伏在國雄的腕上儘哭。到現在，可以說眼淚還沒有乾。在當時熾熱燃燒起來的情熱，到現在也還在作一種激烈的悸動時時焚燒起它的餘焰來。但是聽見母親告訴她，國雄來看了她，向她求婚的一些話之後，美玲除了痛哭之外，再沒有話可說了。

“爲什麼那樣子的哭起來。你如果不情願，就說不情願好了。不過，我看他倒是個很本真誠實的人，在性情上和你沒有什麼衝突吧。你如願意我也贊成的。”

母親說到“我”字，特別用了點力。說了後儘望着女兒的臉。

“媽，不是那麼的意思。這個問題是遲早不能避免的。不過我一想到母親的事，我不知道如何地答應他好。……”

美玲的雙頰上儘流着淚，低下頭去了。

“我無論怎樣，總還有五年十年可以自己做生意，你不要爲我的事擔心。你只要爲自己的幸福深想一番後，再直接地去回答霍國雄吧。我也會寫一封信到美國的父親那邊去，告知他……”

母親說到這裏，也傷心起來了，翻過那一面去揩眼淚。

“我和國雄是去年正月裏認識的。我相信那個人是能夠使我幸福的。那末，請母親寫信去告訴父親吧。國雄那樣的人，決不會做出使母親担心的事來……”

美玲好容易才說完了這些話。說完了後，她像從重大的債務脫離出來了般地，胸裏感着一種安堵了。

“那末，我寫一封詳細的信到父親那邊去。國雄那邊由你自己去答應他吧。不過……”

母親說到這裏，略停住了，躊躇了一會。

“……在婚約沒有完全決定以前，你要留心  
喲。社會上有不少的人是專講人家的壞話的。……  
你明白了麼？這還是做母親的人的責任喲！……”

母親的話雖然簡單，但其中的意味深長，美玲  
是有十分了解的了。

“ei，我決不會做出使母親擔心的事來。”

她也簡單地只說了這一句。但在母親也像完  
全看見了女兒的肺腑。

美玲在後頭房裏進了寢床後，儘在忖度在隔  
壁房裏寫信的母親的心思，也在想像接到這封信  
時的父親的態度。由第一個想像飛到第二個想像，  
無際限地在過了幾度的空想的橋梁。到後來，她像  
聽見母親一面在寫信，一面在歎歎地啜泣。

純昭和金子明的結婚，是子明從美國留學回  
來，在北京爲基督教的熱心的宣教師的時候。純昭  
因爲子明和自己有同一的信仰，所以完全信了媒

人的說話，以子明爲永久可恃的靠山，故只見了一回面，便匆匆地舉行結婚禮。但是結了婚後，在她心裏從不見有幸福來臨。無論對何種事體，都是不滿于現狀的子明，在結婚後，不久便和美國人的主任宣教師衝突了，結果失業了。嗣後他也曾着手過各種學業，但所做的事業盡都失敗了。在那時候，純昭無可奈何抱着美玲，或當幼稚園的保姆，或當紅十字會的看護婦，爲生活而拚命地奮鬥。

南回到上海來後，在南市和一個親戚同住的時候，子明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加入了社會主義者的團體，極其活動。在那時候，他像獲得了在長期中所欲探求的東西。雖然貧苦，但在精神生活上是十分舒適的。他常常說他可以爲他所信奉的主義犧牲性命而無怨。但是純昭和他，終於起了思想上的衝突，一左一右，漸次地互相乖離了。

有一次，子明參加某一個演說宣傳會，受了巡捕的彈壓，開不成會。他憤憤地走了回來，在怒罵

租界當局及當他們的走狗的巡捕。儘聽着子明的激烈的議論，純昭的眼睛上的睫毛給眼淚膠結起來了。

純昭自結婚之後，差不多是無間斷的勞働。當她懷孕着美玲的時候，無一天不在勞働。產了美玲，還沒有滿月，也就起來工作。總之，她完全是爲家計而犧牲這些痛苦，在純昭本是能忍受的，純昭最以爲痛苦的，只是子明之心完全離開了基督教之後，常常罵純昭不該再去信仰什麼耶穌，也常常罵她沒有志氣，到了生活這樣緊迫的時候，每星期日還要分割出半天的時間來到禮拜堂裏去念唸。

“你說信奉耶穌教是落伍。怎麼那些上等人到此刻又加入教會呢？”

“他們那裏是真心信教，不過想騙騙美國老板的錢吧了。”

“我不相信美國人會比中國人蠢，他們的錢會給中國人騙了去。”

“美國人也知道他們之信奉耶穌教是騙錢的，不是真心信教，但美國人可以利用他們做獵狗去多咬中國人……”

純昭只當子明的話是強詞奪理，決意不理他，也不回答他。但在子明，以為她的這個態度是傷害了他做丈夫者的尊嚴。

嗣後，純昭的心更加離開了子明。她有些怕和丈夫見面了。當丈夫在家裏時，她便抱着美玲和鄰近的小孩子們到公園裏去玩，或站在馬路傍看往來的車輛和行人。

純昭在這數年間的生活，是絕對服從的枯燥的苦痛的生活。她的日常唯一的安慰及前途唯一的希望，只是看着美玲之日見長成。她想把自己所損失的幸福從女兒的運命上取償。所以美玲才從幼稚園畢業出來，便叫她去多習音樂。她每看見那個活潑的天真爛漫的小女兒的姿態，眼眶裏便含蓄着一泡說不出是悲或是喜來的清淚。

美玲進了教會的女子中學校後，純昭常常爲女兒想像出許多的幻影。她象想到女兒考上了國立的音樂學校，她又想像到女兒從法國留學回來，穿着西裝的姿態。像這些種種的空想，在純昭已經不知作了幾十回乃至幾百回了。

## 十六

有一天，美玲忘記了學校的先生講給她聽的孟母三遷的故事了。吃過了晚飯，她問母親，要母親再講給她聽。這時候，子明也坐在傍邊，便對女兒說，

“是這樣的，我講給你聽吧。……”

父親還沒有講，先笑出聲來了。

“……”

但是美玲在很正經地聽着。

“……孟子的母親，最初帶着她的兒子，住在

一家學校的榜邊。孟子每天走到學校裏去看。他看見教員站在講台上，在指手劃腳地演講。又看見學生們在高聲地讀書。孟子回到家中來後，便模倣起來，拿着一根竹鞭立在一張椅子上，在學教員講書的樣子，等一會又跳下來，坐在矮椅子上，學小學生讀書的樣子。他的母親看見，便擔心起來了，她想，若儘讓兒子模倣下去，將來恐怕也要變為一個領月薪無幾的小學校的先生，那未免太苦了。並且在這樣經濟恐慌的時代，學校方面每月一二十元的薪水還發不出來呢。並且當了小學教員，還要忍着生活的痛苦說許多人家中聽的什麼道德，什麼忠孝廉節的迂腐話。那末，經了千辛萬苦把他養育長成了的母親，不是大倒其楣麼？於是孟母決意搬家了。一搬就搬到一家禮拜堂的隔壁去住。孟子每天又走進禮拜堂裏去看。他看見那些人在禮拜堂裏面或高聲地唱讚美歌，或開起眼睛來叫啞啞。

……”



子明說到這裏，望着純昭笑了一笑，但是純昭不理他，他再往下講。

“……孟子看見後，回到家裏來，又模倣起來了。有時候在高聲地唱些不成音調的歌兒，有時又閉起眼睛在叫天父呀，……救主耶穌呀，……啞啊呀，……一天到晚，吵個不休。於是孟母又想，這不得了，宗教和迷信是不可分離的，並且長大了後，充其量也只是當一名牧師，而一般牧師那裏是真心救人，唯有長年到晚，巴結信徒，討有錢的信者的喜歡，把自己養活吧了。口裏每天說救人，救人，其實是求救於人。像這樣卑劣的職業，是學不得的，於是孟母再搬家了，搬到兵營的傍邊去住。孟子每天又到營盤門首去看兵隊操練，吹喇叭，回來就模倣，整天‘立正’‘少息’地叫。孟母看見兒子能模倣丘八的樣子，才歡喜了。她想，兒子日後能當軍閥，我死也情願了。在中國唯有當軍閥的人最可貴啊！試看那些文人不盡是跟着軍閥的屁股跑麼？

譬如吳佩孚，不是一個有名的軍閥麼？到了失掉勢力的今日，也還有人尊重他呢。若是讀書人，早就沒有人理了。……這就是孟母三遷的故事。你明天到學堂裏去，先生問你的時候，你就這樣地回答他好了。保管你得一百點的績分。……”

子明說了後，哈哈地大笑起來了。美玲也笑了。純昭笑是笑了，但她想，自己只是一個女兒，心地還是非常純潔的，若儘是給子明這樣地教育下去，不是會給他教壞了麼。關於這個問題，她內心極爲痛苦。

金子明的名字漸次得了同志們的信仰，於是和一般社會主義者辦了一種社會主義的雜誌，也創立了一個社會科學研究會。但到後來，因爲子明的性質非常魯直，不久就和同志們鬧了意見，散了夥。

金子明脫出了社會主義的團體後，自己再發行“青年”雜誌。出版之後，意外地暢銷。子明便設

立了一個辦事處，僱用了五六個人來幫忙編輯及發行的事，也有了相當的收入。

假如能夠像這樣順調地做下去時，美玲她的母親的生活也不致像目前那樣困難了吧。最初純昭看見雜誌那樣地暢銷，心裏很快樂，日間到幼稚園去當保姆，回來之後，一有空閒，便很操心地幫忙出去拉廣告，當校對。但是子明做事，總是獨行獨斷的。等到事業稍稍發達後，也不和純昭商量一句。只自己一個人專斷地創辦了通信社，胡亂擴張事業。這就是失敗的原因。不久之後，雜誌社便頂給別人了，所有家私也一起變賣了。於是家計又不能不緊縮起來了。

因各種事業都失敗了，子明的性質也更加變為偏激的了，時常無理由地亂罵家人，亂摔東西。純昭看見這樣的情形，心裏便想，今後關於她自己和美玲的生活，非自為處置不可了。

果然不久之後，子明更丟了家屬，一個人到美

國去了。臨行時，還專斷地叫純昭到北京的幼稚園去當保姆，叫美玲進學校的寄宿舍。

性質始終是溫順的純昭，到了這時候，也只有絕對服從而已；一家三個人，便分道揚鑣，各走各人的路了。在這時候，純昭是十二分慘痛的，第一因為要和可愛的美玲離別，第二要走向滿面胡沙滿鬢風的北荒去，若用淺俗的形容詞來表示時，她真是心碎腸斷了。

但到後來，無可奈何，非走不可時，她也只得自為寬解，即從前的家庭生活，在他倆夫妻，在獨生的女兒，都是寂寞的，悲慘的，沒有一時半刻的安定，遲早終須一別的，或許由這次的一別，可以得着一個轉機；並且性質像她那樣脆弱的美玲，進寄宿舍去住，或許可以多養成她日後的自治能力。於是她終於服從了丈夫的專斷。

但是純昭到北京來後，看見聘她當保姆的幼稚園，完全是教導軍閥官僚的子弟的。他們對於她

所視若性命之宗教信仰，無時無刻不加以誹謗及嘲笑。這在她是十分痛心的。不過，忍耐力比較他人強一倍的純昭，總算在那個幼稚園過了半年一年的屈辱的生活。到後來，學校的董事們知道了她是個基督教信徒了，同時在美國，金子明又發表了些社會主義的論文。於是有人向警察署告密，他們便以純昭為一個可怕的人物，常常監視着她的行動。

純昭因為思念女兒心切，巴不得早日回到上海來。她像母鳥奪回了雛鳥般，把美玲叫了回來同住時，她歡喜得暗暗地流了幾次眼淚了。但是，雛鳥又長成起來了，有了自由的翅膀，飛向母親所想像不及的方面去了。

## 十七

當純昭聽見美玲志望當女優時，她不給女兒知道，向裁縫學校請了一天的假，坐在家裏，關着

房門，流着眼淚做禱告，做了半天。美玲那裏知道母親的苦心呢。

聽見母親寫完了信，把信封進信封裏面去了，美玲覺得畢生的運命也完全繫在那封信裏面了。對於自己的前途，自己真不敢，也不願再作如何的想像了。但她又不禁要想，當父親拆開那封信來讀時，不會反對自己和國雄的婚約麼？參酌父親平日的脾氣，她總覺得前途是凶多吉少。

母親跪在床上，再作了一個長久的禱告。她在這樣寂靜的深夜裏，想到遠在美國的丈夫身上，想到睡在傍的女兒身上，胸裏像有無限的哀愁在作無數的渦流。

美玲雖然閉着眼睛，但儘在翻來覆去地想，夜愈深愈睡不着覺。因為母親意外地容易同意了她的婚事，她覺得自己的前途就豁然地像一面廣大的平原般地展開來了。在這平原之上，亂開着紅色，紫色，白色，黃色等等美麗的花草，也有一羣一

羣的各種色彩的蝴蝶在飛迴。在暖風中靜靜地搖動着的青草之上，立着有一對男女，一個是霍國雄，一個是她自己。她攬着國雄隻的腕，時笑時惱。他倆在說些什麼話，連她自己也無從知道了。

女的像在說，只兩個人走向很遠很遠的海島上去吧，在那兒一同守看燈塔，她也願意過那樣寂寞的生活。

男的像在用美麗的詞句表示他倆的甜蜜蜜的蜜月的空想。

從不似夢也不似現實的幻想中聽見鄰家的雞啼驚醒過來時，美玲變換了一下枕兒的位置，望了望母親的臉，在她的蒼白的臉皮上，明瞭地表示出一種衰老的前兆。

美玲偷偷地舉起自己的雪白的手腕來細細地審視了一下。在電光之下，可以透視着在白色的肉體裏面燃燒着般的青春之血，像通過了鐵管的熱水儘在狙尋它的出路，不住地在全身環流。她知

道在她的靈魂裏面，早已經有完全醞釀了的戀愛之要求，像會流溢出來般的那樣騰沸着。同時，她又知道，由這個戀愛的成熟流溢出來的歡樂的預期，也迷醉了她的全心。

第二天，美玲從練習場跑到戲院去會霍國雄。在戲院前下了電車，就看見國雄在前頭走。她放快脚步，忙趕前去。她想叫他的名字了。但無論怎樣，只是覺得胸頭非常之焦急，叫不出聲來。

但是國雄回轉頭來了。

“Miss金麼？前一趟很對不住你了。”

他那樣客客氣氣的態度，反引起了美玲的反感。在這瞬間，她的心裏燃起了一種似猜疑的惱恨。她想何以男人在這樣時候，還能夠保持那樣冷靜的態度。她又想，在男人的心裏面，大概沒有像女人那樣的誠意和喜悅吧。但是美玲的這樣的惱恨，立即消失了。他倆之間又恢復了甜蜜蜜的歡樂的空氣。



他倆又在附近的僻靜的馬路上散了一回步，在一個外國人的私人花園的傍邊談了半點多鐘頭的話。她把母親的同意及她本人的決心，簡單地告訴了國雄。

“那末，我也安心了，我們往後慎重地試交際看看吧。各人有錯處，要不客氣地互相指摘。你的父親意思怎樣，還不知道。所以我們不要做出使你母親担心的事來。……”

美玲覺得國雄的話，雖然不錯，但是理性那樣強的話，又微激地引起了她的反感。她想，何以國雄的話總是沒有半點情熱。男人真地比女人冷淡麼。她有點悲傷起來了。

兩個人走到R路口公園面前，便告別了。在電車裏，她儘在作許多的空中樓閣。她是初回踏進戀愛的園中來的，有點怕自己的心事給人家知道，但有時候又想把自己的心事說給人家知道；她覺得同車的人都是在注視她一個人。

“現在已經有不少的人知道自己和國雄的關係了。這個關係，——美麗的純潔的關係，一定要維持下去才好。不然，要給他們笑話的。……但是國雄對我失信時，怎麼了呢？……”

她想像到這點，心裏又不免有些難過了。像霍國雄那樣的青年，還是有許多女性中意他的。他如另有女朋友時，……

美玲不願意再想了，心煩意亂地她回家裏來了。

等待了許久的父親的信，終于由美國寄回來了。純照和美玲一同把這封信拆開來讀。信的內容頗簡單。

“……我是絕對地反對的。你真的想把我們的唯一的愛女送給前途無什麼希望的音樂手麼？這或許是你做母親的人的蠢見。美玲當然有她的見識。她不至于像你那樣蠢吧。這樣的

蠢話，不要再提了。……”

讀完了這封信時，美玲心裏真有欲哭哭不出眼淚來的悲痛。純昭覺得這真無法處置，唯一再寫一封長信寄給子明，和他再作詳細的商量。

過了兩三天，美玲遇見了國雄，她哭着把父親來信的大意告訴了他。

“這是一點不奇怪喲。只靠一封信的說明，怎麼就會答應把唯一的女兒送給全不認識的人呢。這是做父親的人的苦心喲。等我寫一封詳細的信寄給你的父親看看。”

國雄聽着美玲念她的父親在美國的通信住址，一面把它抄在日記簿裏面了。他倆還談了一些閒話，又在公園門首告別了。

美玲每日都在望父親的第二封信到來。她想，如果父親絕對地不容許他們的婚約時，那她唯有取自由行動了。但到後來，她又覺得這也完全是一種空想，真的到了父女意見相衝突的時候，自己的

性質是十分柔弱的，唯有無所措手足的儘伏着哀哭而已吧。到了那時候，進又不能，退又不可時，怎樣好呢？美玲是承認自己之無能反抗專制的父親，無能家庭革命的。不過她也覺得多會國雄一次，便增加一次的勇氣，也增高了她的決心。情感熱烈起來的時候，她覺得什麼都可以不顧。她有時向國雄微露了這樣的意思，但是冷靜的，對於任何事體都是十分留心的。國雄的意思是，在未獲得父親的完全的同意之前，還是少會面的好。他說，青年人是該這樣自爲制限的。

但是，這反促進了他對於國雄的懷疑。以爲他是別有所愛。最少，她覺得他對她是過於冷淡了。同時，她懼，青年的國雄不應有這樣腐舊的思想。

美玲自己也覺得她的純粹的心一天一天為偏執起來，激越起來了。她也是在這時候才知道嫉妬和猜疑的發芽。

“他一定是另外還有女朋友，才對我這樣冷冷

的。我不相信男子對於戀愛會比女子冷靜，有理性。……”

她對於國雄的態度雖然佩服他的誠懇，但是他的冷淡的態度始終是引起了她的反感，於是她又猜疑了。

“……莫非那個徐祥森恨了我，對國雄捏造了我的什麼謠言麼？不然，就是他看見我有徐祥森的相片，對我懷了疑麼？……”

她左猜右猜，總猜不出國雄忽然那樣冷靜的理由來。她常常為這件事癡想過幾個鐘頭，真可以說是達到了寢食不安的程度了。她近來愈形消瘦了。

有一天早晨，她望見鏡中的自己的憔悴的樣子，美玲便想，

“……通俗小說裏所說的爲郎消瘦：……大概即是爲自己這時代的情形寫照了。自己真是爲他害了相思病了。……”

她無端地悲楚起來，偷滴了幾點眼淚。不敢給母親看見。

有幾次在 Ballet 的練習中，也給R先生喝罵過幾次，

“Foolish。”

R先生是最喜歡罵學生做Foolish的。

練習完了後，想去會會國雄，走到戲院裏來了，但是一想到他日前的說話和那樣冷冰冰的態度，她又不免有幾分憤慨，便不找他見面，就走出來，搭了電車。坐在電車裏看見有許多同車的人，心裏又討厭不耐煩起來，在途中下了車，一個人步行着回家裏來。

有時候吃過了晚飯，只一個人默默地走出來，在公園附近的幽靜的路上踽踽獨行，一面走一面歎氣。有時又站住足，仰首癡望天空上的飛雲，過了一會，就流淚了。

“何以自己近來這樣容易流淚呢？……”

有一天，到戲院裏去看演劇，遇見了國雄，兩個人互相癡望了一會，便都低下頭去，無話可說。她只覺得胸部十分的緊迫，異常痛苦。到後來，她竟把頭枕在隻腕之上，伏在牆上嗚咽起來了。

“美玲！……”

國雄顫着聲音在叫她。

“ei。……”

她的聲音非常的低微。

“我們彼此再深想一回好麼？”

“還有什麼好深想的！我們底關係沒有再加深想的必要了吧！……”

美玲說時，真有點憤恨了。那天晚上的一吻，在她看來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但看他的樣子，好像沒有那一回事般的。她真有點傷心了。在這瞬間，美玲也驚異自己竟有這樣明確而大胆她表示。

“不過在你的父親那邊還是成問題吧。……”

但是她不讓國雄說下去。

“假如父親不承認，我也有我的決心。你是個堂堂的男子，何以也說出這樣柔懦的話來。我，我，……我不再回家裏去了。……”

她說了後，拚命地用力把音樂室的門扉一拉，砰的一聲，她走出外面來了。但是，她的眼淚還是儘流，流不住。她伏在牆上，過了好一會，才把眼淚止住了。

外面的冷風不住地向她的身上襲來。她也不搭電車，只一個人在寒風中慢慢地走，不知不覺走到老靶子路口來了。她才覺得有點腳酸，在靶子路搭了電車，走回家裏來時，國雄像擔心她剛才所說的不回家去的話，比她先走到家裏，正在和她的母親商議關於她的事務。

國雄把美玲今天的說話和態度通通告訴了她的母親，並且他也像先生教訓學生般的當面對美玲說，作一個模範的女性，不該說出那些不合理的話來。美玲聽見，低頭無語，同時她真地感着羞



駭了。

不過她過後又想，這完全是因為國雄太冷淡了的緣故，所以激起了她說出那些話來，並那樣地對他發脾氣。她真想反駁他了。但是仍然沒有勇氣說出口來。她只低着頭流淚。

國雄臨行時，還再三叮囑她，不該起那些自暴自棄的思想。叮囑了後，就回去了。

從那天晚上起，純昭完全相信國雄之爲人了。她稱贊他是在現代不可多得的青年。但是，美玲自這回的事情以後，覺得國雄是在看輕她了。

她無論怎樣地去努力加以客觀的批判，但仍不能消除那種卑淺的猜疑心。

## 十八

父親有二次來的信仍然是不贊成她和國雄的婚約。讀了父親這封信的那晚上，美玲偷偷地寫了

兩封遺書，一封是不給母親知道，藏在書桌的抽屜裏，一封是她自己帶在身上。

母親在那晚上，也流着淚再寫了一封長信寄給子明。

美玲是深知道父親的性質的，父親一旦說出來了的話，決不是容易取消的。她知道藉尋常的手段，是不能達到和國雄同棲的目的。她想，明天一早就到國雄那邊去，把自己心裏所想的通通說了出來，和他商量。

這時候，恰恰國雄又搬了家，搬到靜安寺路，據他說是和一個友人同住不再吃包飯，自己請工人弄飯菜了。

美玲剛從公共汽車下來，叫了一輛黃包車上去，就看見國雄從那一頭走來了。據他說，他就是想到她家裏去的。

“怎麼樣？”

國雄看見她，驚駭着問她。

“不。沒有什麼。”

她只這樣地回答了一句，感着胸口的緊迫，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

她走進他的二樓上的前樓房裏來，他倆對坐着沉默了五分十分，還不見有一個人開口。

“美玲，我今天想到你那邊去的。我已經託了阿榮告訴你，他沒有告訴你麼？”

過了好一會，國雄才聲音鈍暗地說。

“不。我好久沒有看見阿榮了。”

美玲一面說着一面想，國雄有什麼話要向自己說的呢？他還有什麼問題要提出來的麼？她心裏充着反抗的感情，同時也很焦急的，好像有許多話要說，說不出來般的。

“我呢，早就決了意的。不過還沒有對你說，我想辭去戲院裏的職務，到美國去走走。我在美國的輪船公司找着了一個職業，想跟着那個公司的郵船去週遊一番世界……”

美玲才聽見他說到這裏，便欷歔地哭出聲來了。

“美玲！你千萬不要聽錯了我的意思！你要讓我說下去。我有一個舅父在舊金山做生意，我想去找他，帶我去會會你的父親，當面說明，或許你的父親轉過意來。我們的事也可以早點決定。在戲院裏已經有許多人知道我們的事了，在說閒話。前一星期，音樂隊長也爲這件事，私下忠告了我一次，所以我不願意在戲院裏幹下去了，想到外國去走走。過了兩年之後，你也在歌劇人員養成所畢了業，可以出來社會上獨立生活了。……”

美玲還是不能了解國雄的心事，她對於他的行動，總是有點懷疑。但是她的性質非常的怯懦，當着國雄的面，便不能把所想的話之百分之一說出口來。她唯有聳動着雙肩在抽咽。

聽見門首有人在叫門，國雄忙走下去開門。他看見美玲的母親顏色蒼白地站在那裏。她看見美

玲的小洋傘擱在門廊下的衣架傍邊後，才稍稍安心了。於是她跟了國雄走上樓上來。

“美玲兒，你爲什麼寫了那些信來叫人擔心！”

純昭一面說，一面從衣袋裏取出那封美玲所寫的遺書來交給國雄看。美玲看見自己的遺書給母親發見了，忙用腕枕着首，伏在桌面上了。

大家沈默着過了好一會後，國雄的聲音有些嚴格的在叫美玲。

“美玲！”

“ej,……”

她還在嗚咽着哭。

“我已經完全知道你的心思了，也十分感謝你。我也是和你一樣，十二分地希望能夠和你結婚，我此刻可以當你母親的面前對你發一個誓，你切不要多心。我到美國去，如果看得見你的父親，我一定懇切地向他說明一切，我們的關係是這樣純潔正當的。那末，你的父親也一定能夠原諒我們，和

平下來。你決不要衝動地自暴自棄。起這種短見。”

國雄的聲音顫動着在說的時候，他們一座都像預知到有什麼事變要來臨了，完全給一種愁鬱的空氣封鎖住了。

一星期之後國雄由友人的介紹進了美國××公司的J.P.號郵船當翻譯員了。他走到美玲家裏來告別，說兩天之後，就要動身向美國去了。

那天得了母親的許可，美玲向戲院請了假，陪着國雄出吳淞口來遊散。

他倆在炮台灣下了車，在商船學校面前走過，穿出海堤上並着肩散步。

站在海堤岸上望望灣口的三三兩兩的小漁船，他倆在一塊大石頭上坐下來了。有一艘日本輪船，從灣外駛進來，看見從煙囪裏噴出來的那道黑煙，他倆更深深的感着了一種離愁。她的眼睛裏又潤濕起來了。她不敢望他，只是直視着海面。

“國雄!”

她顫聲地叫他，但“雄”字已經差不多聽不見了那樣的聲音低小。

“ei。——”

“過了兩天，你就要被裝在一隻輪船裏，從這灣口走出海外去麼?”

她說到最後幾個字，不能成聲了。她嗚咽地哭起來了。

“這是很平常的事情，輪船是海上的交通機關，誰也要搭的。你何必那樣傷心。……”

他故意笑着爲她解釋。但她仍然在啜泣。他忙模倣做現代摩登青年的慣用手段，拿出一方雪白的手巾來，替她揩眼淚，他聞着了從她的身上發出來的一陣香氣。

“那我曉得，輪船是海上的交通機關，在小學的常識教科書裏面念過了的。我只覺得這個世界很奇怪，何以相愛的人，一定要離別!我，……”

我，……”

她再次悲楚起來，又流淚了。他的眼淚也給她引逗出來了。

“國雄！……”

她再顫聲地叫他。

“……”

他不回答了。

“國雄，……我……我真想跟着你去啊。”

“到美國留學去麼？”

“否。你到什麼地方去，我就跟你到什麼地方去。你是地球，我是月亮。我是你的唯一的衛星，永生永世是圍繞着你走。……”

“啊呀！那是那些私立大學的女學生們所寫的情書裏面的話喲。你是不是在那個無聊的報紙副刊上看來的？……”

國雄故意笑了出來，安慰她。

“你還笑我麼？你這個沒良心的……”



她伸出粉團般的拳頭來在他的肩上搥了一下，也伸出隻掌來按着她自己的胸坎。

“你羨慕那些私立大學的女學生麼？怎麼常常提起她們來說呢？”

“誰喜歡那些像動物般的，願意給男性關在什麼宮什麼宮裏面的女學生。她們還以為是光榮阿！或許我說得過分一點，那些女學生還趕不上一般女優和跳舞女有志氣，有意識呢。……”

“我們不要談她們的事耽誤了我們的寶貴的光陰。國雄，我問你，你走後，真能時時刻刻，……”

她說到這裏，說不下去了。

“是的，美玲，你是在我心上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的女神！……”

美玲聽見他這樣說又重新流淚了。

## 十九

他倆沉默了好久，都在癡望着海面。

“那邊就是黃海麼？”

過了一會，美玲問他。

“不，那還是揚子江。你看那邊的一線黑影，就是江北岸上的樹林和民房。再朝東出去就是黃海了。……”

“可憐我快要二十歲了，還沒有看見過海是怎樣的。”

“海麼？海是渺渺茫茫的，周圍看不見一片陸地，海水是深藍色的，像我們寫字用的洋墨水一樣。……”

“你的輪船經過些什麼地方？”

“先到日本的神戶，再到橫濱，由橫濱出發後，就是渡太平洋了。……”

“你要在海上過這末多的日子，不危險麼？”

“傻孩子，天天有人在太平洋上往來來來。幾時聽見有打沉船，……”

他說到這裏，嘴唇給她的右手的三根指頭按住了。

“快不要說那些不吉利的話，我聽見，……”

她又流淚了。

這時候，有兩三個怪頭怪腦的男大學生，不知是同濟的，還是中公的，在他倆面前走過，不住地翻轉頭來看他倆。他倆看見那些穿爺衣吃爺飯的不通世故的大學生的怪樣子，真是又好氣，又好笑了。

“你去了後，幾時可以回來？”

“六個禮拜以後。……”

“要那末久麼？”

“從東半球走到西半球，再從西半球轉回來，六個星期還說久麼？”

“國雄，你不知道你走了之後，我一刻都不容易過喲。……”

她又哭了。

“美玲，你要把胸地放寬一點，不要儘想那些無聊的事。我一到舊金山，就打電報給你的父親，請他出來我們的船上，把我倆的事商量好了後，我就滿載着幸福回來。那你心裏就會豁然開朗的，我們的有光輝的日子也就快要來臨。到那時候，我們看着美麗的花草，聽着小鳥的清麗的歌聲，度我們的蜜月。我們的幸福是在不遠的前途，我去載了回來交給你吧。美玲。”

“但是要六星期之久，我真難挨得過去，我真恨我不能分身跟着你去。……”

“你不是說怕在海上麼？”

“單你一個人或我一個人，我是怕在海上的。如果是我們倆共在一塊，那就飄泊到第二個星球上去，我都不怕，莫說是西半球。我常常懷着這樣的一個理想，只有我和你兩個人，搖着一葉的扁舟，到理想的島上去，看守燈塔我也願意。……”

“好的，我們到最後，決心這樣做吧。”

國雄說着向空中伸出他的雙手來，作要擁抱的樣子。

“國雄，我們的蜜月會不會變成一個夢想呢？”

“心堅石穿，決不會的。……”

又看見一陣蠢頭蠢腦的中國特有的大學生來了。他倆便站起身來，慢慢地走。她翻轉頭來看這一邊，到處都表示着綠樹陰濃的景色。

“是春深的時節了，你看那樣綠蔭蔭……”

她說着忽然停住了足步。在這時候，她覺得有一件重大的事逼到眼前來了般的。她的雙頰上也泛了一陣淺桃色。同時她覺得能夠感着這樣幸福的，在這世界上只有她一個人般的。

“你又多心地想了什麼事情麼？”

“沒有。”

她雙頰更加紅起來了。他在這瞬間，才看見她在微笑。

兩個人再在水產學校附近散了一回步。

“我倆慢慢走到吳淞鎮去搭火車好麼？”

國雄怕美玲走不動路，這樣地問她。

“好的。”

她點了點頭。

“你走得動麼？”

“恐怕比你勁健。練習了這末久的跳舞了，你的腿比不上我的勁健吧。”

“那再好沒有了。”

“.....”

她的臉又紅起來了。

走到了吳淞鎮了。

“早點回去吧。不然，你的母親會擔心。”

國雄走到車站上來時，這樣地向她說。

“.....”

她想他的話是一點不能回駁的，不過她總是感着一種輕微的失望。她想，母親不是密許了我們麼。國雄的態度是不是假正經，何以這樣的冷

淡。同時她又懷疑自己何以會變成這樣注意的一個人了。她只感着一種不明理由的羞恥。到後來，思索了幾次的結果，她達到一個結論，即是：

“他不留一點憑據就走了，誰能相信他一定會回到自己的身邊來呢。”

於是她又聯想到美國影片裏的美麗的女明星們了。在美國有那樣多的美人，國雄的心不會趨向她們麼。

“遲早不要緊的。你就要走了的人，遲一點回去，母親也不會說什麼話的。我已經對她說了，今天晚上要遲一點才得回來。……”

美玲好容易才把這些話說完了，她的臉上也緋紅了。同時，她有點恨國雄的那樣的微溫的態度。

“那麼我們到炮台灣的海岸 Hotel 去休息一忽好麼？”

國雄的語氣含蓄着一種不安的成分。這明白地是表示他在擔心着美玲會拒絕他。的確，他是感

着自己在逡巡和躊躇，因為他像在引誘美玲上千仞的絕壁上去，只差一簣之力了。他說了後，覺得腦裏有個炸彈在暴發起來了。他的週身起了一陣戰抖。

但是他倆的心還是結束成一團了。兩個人在夕陽之下，曳着長長的影子，折回到海岸 Hotel 裏來。Hotel 的主人是看慣了這一類幽會的男女了，一點不驚異地問國雄索了十元的房租，便給了一間有華麗的銅床設備的幽靜的房子給他們。

.....

.....

第二天的一天，在美玲是一生涯中最悲哀的一天了。自己所最愛的人像給別人奪了去般地離開了她，同時自己視同全生靈的最高貴的處女之誇也被奪去了，永生永世無從恢復了。她想，不論是母親或是朋友，或是其他一切世間的人們，都當自己的身體是無君主坐鎮了的廢墟一樣了吧。假



如這是戀愛的終局時，那麼戀愛這個東西是不能言喻的，虛無不可捉摸的一件東西了。若說這是戀愛的端緒，何以又會使人感着這樣的一種恐怖和黑暗呢。

在練習演劇的時候，她看見了J.P. 號郵船在海波上擺動着前進的幻影，同時又幻見着國雄穿着瀟灑的西裝憑着船舷在流眼淚望着深蒼色的海面。

“Foolish! Foolish!”

她聽見B先生在怒罵她了。于是她忍着眼淚，再開始跳舞。她再不怕朋友們的譏笑，儘管流淚了。他覺得無論對於朋友 對於任何人，都無隱藏的必要了。她無時無地不表示出在害相思的苦悶。

## 二十

像這樣寂寞和苦悶的日子繼續了兩個多星

期，接到了從檀香山打來的無線電報。

“本午平安抵檀香山，國雄五月十九日發。”

又過了十天，二十天後，美玲的感情漸次忍耐得住寂寞了。她只在像小孩子望新年快快來臨般地期待着情人之歸來。等他回來了後，該提出一些什麼事來和他商量，要對他說些什麼話，她每天都在這樣翻來覆去的籌思。

過一個半月的光景，國雄果然帶了一個鑲有寶石的金戒指和十冊樂譜回來送給美玲作手信。她看見了情人，真有說不出來的歡喜。同時她希望國雄能快一點告訴她在舊金山會見了她的父親沒有。

“父親有出來舊金山看你麼？”

當美玲這樣問他的時候，他的臉上並不表示出何等失望的樣子

“他沒有出來。大概是沒有接到我的電報吧。”

“你沒有會着我的父親？”

美玲有點失望般地睜着眼睛問他。

“如果郵船多停留兩三天，或許可以碰見。……可惜只停泊了兩天，又要出發了。你的父親一定船開了後才出San Francisco 來的。”

“那末，你寫有信去麼？”

“在 San Francisco 寫了一封信寄給他了。”

看國雄的樣子是十分樂觀的。但在美玲，總覺得在他倆的周圍，還是給無數的黑影包圍着，沒有半點光明。

國雄很快樂般地在講海上的他的生活給她們聽。過了十一點鐘才回他的寓裏去。美玲看見他很寂寞地一個人走回去，又不禁起了一種憐愛，恨不得立即跟了他去。同時她想，

“炮台灣海岸 Hotel 的事，還瞞着母親呢。”

第二天純昭上課去了後，國雄便走了來約美玲出去。他倆又在外面玩了一天，夜深之後才回來。他倆只對純昭說是看電影去來。到了第三日，

國雄又要出發過海上的生活了，美玲再悲戚起來。但不覺得像第一次時那樣痛苦了。

有一天又在××戲院上演“天堂與地獄”，也是美玲當了主角。

她很用心地演完了後，博了滿場觀眾的喝采，回到化粧室裏來，才把常服換穿上了後，就看見有一個穿便衣的人帶着一個巡捕走進來。

“貴姓名？”

那個穿便衣的人在問她。

“金美玲。”

她心裏有點驚異，回答了那個人。

“你看見過 Miss N. 的鑲有鑽石的金戒指麼？”

那個人再這樣問她。

“不知道！”

美玲有點氣憤了，她想真是豈有此理。

Miss N. 也是一個有名的衣飾最奢華最講究

的女優，所以全上海無人不知道她的聲名，差不多可以說是——位偶像了，不管她演得好演得不好，一出台看戲的人個個都拍掌。美玲知道今天是她遺失了有金鋼石的金戒指了。

“你知道有人偷了那個戒指麼？”

那個穿便服的人再這樣問她。她真氣極了，很想罵他幾句，但是她知道在租界內，包探的，都是全無智識的流氓，不好惹的，便忍住了。

“誰會知道呢，那個偷去了。”

美玲冷笑般地說。

“你住在什麼地方？”

她雖然有點嘔氣，但自問無愧，便把住址告訴了那個包探，那個人便把它記在一本小日記簿裏去了。

那個人帶着巡捕走了後，美玲愈想愈傷心。原來他們在疑心我是一個竊盜呢。這是當了女優的過失。她走到隔壁房裏去，女優們盡都在發牢騷，

罵Miss N. 太可惡了，自己不留心掉了東西，怎麼就跑去報告巡捕來檢查我們呢。

美玲知道包探不是單來檢查她，剛才的氣稍爲平息下去了。但她心裏還是不舒服，氣憤憤地走回家裏來了。

“呃！”

她看見國雄常用的手杖擱在樓房門首，她才知J. P. 號郵船又回航到上海來了，她把門推開，母親和國雄同時在問她，

“回來了麼？”

聽見了國雄的聲音，胸裏起了一陣喜悅和不安的混和，同時眼淚差不多快要流出來了。

她看見國雄臉色白皙起來了，比從前更加好看了。母親到廚房裏去後，她便把這樣的話笑着向他說。

“那是要多謝你。……”

他也笑着告訴她，據生理學者的談話，從來沒

有女性經驗的男人，一經驗了後，便會白胖起來，但是要有節制。

“啐！……”

美玲裝假正經的臉色叱他。過了一忽，她想問他在 San Francisco 會見了她的父親沒有，但有點不好意思，沒有說出口。她先把 Miss N. 掉了金戒指，和包探走來檢查女優的事告訴了國雄。他倆正在說得高興，忽然看見有女人的聲音在下面說，

“就是住在這樓上喇。”

美玲聽見知道是樓下女主人的聲音。

“謝謝你了。”

此刻是男人的聲音。

“金太太，有客喇。”

又是樓下的女主人的聲音。

“謝謝。”

又是男人的聲音。

美玲忙走出樓門首來，看見扶梯下面有一佈

身體矮胖的穿西裝的中年人，在仰着頭望樓上。因為沒有開電燈看不清楚那個男人的臉。美玲想，一定是那個包探又爲 Miss N. 的金戒指來的。她又氣憤起來了。

“是那一個？”

她站在高頭向下面問。

“啊，美玲兒，是我喲。”

那個人一面說，一面慢慢地走上來了。

“呃！……”

美玲一時說不出話來了。有一種似驚恐又似喜悅的感情支配了她。

原來走上來的正是她的父親金子明。

剛才美玲以爲父親還是在相隔有五六千英里之遠的美國，但祇一瞬間，就跑回到她們面前來了。純昭母女都像傻吧的一時不會說話，儘癡望着子明的臉。

“我可不可以在這裏寄宿一夜？”



子明裝出外人般的口氣在說笑，儘在環視前樓房的四壁。

“坐下來說吧。怎麼回國也不先打一個電報來給我們。……”

純昭好像着了驚般地半吞半吐才說出了這麼一句話，同時拉了一張藤椅子送到子明面前來。但是子明仍然地立着向國雄行了一個初見面的握手禮。

“接到你的電報，走出 San Francisco 來時，見 J.P. 號的郵船，就起了一陣思鄉的感情。於是向朋友借了一副盤錢，趕回來的。”

“那末在船上爲什麼不通知我一聲，也好多過來照料一下。”

國雄心裏有點不自在般地在回答子明。

“啊，疲倦了！疲倦了！”

子明說着打了一個大呵欠。國雄趁這個機會，便立起身來告辭，走下樓去了。

## 二十一

子明吃過了晚飯，就出去到洗澡堂裏去洗身。等他回轉來時，已經是十二點鐘了。純昭替他在前樓房鋪好了床，她和美玲還是在後頭房裏睡。純昭母女上了床後，總是睡不着。他倆母女儘在低聲細語地或搖頭或點首，一直談話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吃過了早飯，子明也不說明要到什麼地方去，換好了衣服，就急急地走出去了。美玲和她的母親，只好守在家裏等他，因為不知道子明在什麼時候才得回家來。她們各打了電話到裁縫學校及歌劇學校去請了假。

響過了九點，霍國雄走來了。他說，看子明的態度，那樣的和平，大概可以允許他們的婚約吧。他和美玲都在歡喜了好一趟。

“今晚上我再來。兩個人一同向他再請求一回

看看。”

國雄說了後就告辭走了。他說要到××Hotel俱樂部去看一位朋友。

十一點多鐘，子明忽然回來了。

“純昭！美玲！這裏來！”

他坐在食桌的一邊，神氣完全和昨夜裏的不相同了。美玲母女看見子明的那樣的態度，才安定下去的心頭重新又騷亂起來了。她們的胸口跳動着，走出前面的房裏來。

“我出門去了。你們得了誰的許可，把外面的野男人引進來？”

子明說了後，臉色蒼白的，他的顏面神經也儘在跳動，樣子非常可怕的。

“沒有引什麼野男人進來喲。……”

純昭的話還沒有說完，子明向<sup>10</sup>高聲地一喝：

“胡說霸道！你們不是引了那個霍國雄進來了麼？我在美國寫了兩三封信來，叫你們不要理那個

人，你們總是不聽話！……”

給丈夫怒罵了後，平素就性質柔弱的純昭，只有流着眼淚，無話回答了。但是美玲拚命地要句子明精明，國雄從沒有在這家裏留宿過一晚上。到了這時候，她有幾分反抗的意氣了。子明看見美玲態度那樣的強硬，他稍為轉變溫和些了。

“那都不管。但是你真的要和那個人結婚麼？”

聽見父親這樣地問她，她想這是最好的機會，——懇求父親答應她和國雄結婚的好機會了。

“是的。我打算和霍國雄結婚。”

她很確切地表示了態度。她說了後，預想着父親的態度是不出兩途的。一是再震怒起來拒絕她的請求。否則同意了她的婚約。但是她都猜錯了。子明態度很冷靜的，微探身向着美玲說：

“那麼，霍國雄本人到底有多少家財？”

他像詰問女兒般地說。

“那我不曉得！”

美玲冷冷地回答。她的聲音有些顫動，表示她不滿意於父親的質問。

“不知道那個男人有多少家財，怎麼就談得到結婚呢？”

子明的憤憤的聲音。

“我不是和金錢結婚的女人喲！……”

美玲的話還沒有說完，子明又在怒號了。“混帳！”

他抓住桌面的一個茶盃，狠狠地向着美玲的肩膀上打過來，美玲伏在桌面上痛哭起來了。她想，何以凡是從美國回來的，都是這樣地專做金錢的奴隸。

子明每天吃過了早飯一定出去的，到臨暗的時候才回來，有時候到更深都還不回來。但也有一天兩天儘坐在家裏不出去，整天的喝這個，罵那個，他對於家裏的事，像沒有一件滿意的，

因爲子明回來了，他們又在法界找着了一家獨立的一樓一底的房子，搬了過去。這是子明的主張，美玲上學雖然近了一點，但是距純昭的裁縫學校更遠了，並且要轉換幾次的電車或公共汽車，在她真覺得十分不方便了。

子明的脾氣一天一天的變壞了。最初他只是信口地罵妻和女兒，最多也只打壞點家常用器而已。但到後來他忽然說要和那個歌劇學校的校長打官司。他又說要放火燒掉那一間戲院。有時候他又忽然要殺死霍國雄，否則他要自殺。純昭和美玲看見他那種瘋瘋癲癲的樣子，只有暗暗地痛心。

子明回來後一星期了。那天的正午，美玲在××街的練習場接到國雄的電話。

“是美玲麼？……啊，我這幾天真想來看你，……又怕觸了你父親的怒，不敢來。……”

美玲聽到這裏，心臟躍動得十分厲害，也悽然地流了眼淚出來了。

國雄說，他由住在江灣的美玲的姑母那邊打聽了美玲家中的情形了。因為他的事，害得純昭和美玲那樣地受苦，他心裏很過意不去。他又說等到這件事情解決為止，他決不離開上海，所以他辭掉了 P S 號郵船的職務，在×× Hotel的音樂隊裏新找了一個位置，暫且維持生活。

“啊，啊。……………”

美玲一面聽電話一面“啊啊”地應。她的雙頰上流了一陣眼淚又一陣眼淚，儘流，流不住。

他倆約好了五點鐘在大馬路的一家咖啡店裏相會，商量一切事情。

美玲的練習完了後，馬上走出來，叫了一輛黃包車，趕到大馬路的那家咖啡店裏來時，比相約的時刻早了半點鐘，但國雄早坐在那裏等她。她對於這樣的咖啡店從沒有涉足過，不感覺到怎樣的有興趣。她只跟着國雄走上二樓上的一間小座室裏來。房裏四壁都裱着很美麗的花紙，陳設也十分

精緻。

他倆相對着坐下來，好一會沒有話說。但是國雄的憂鬱的表情，和美玲的像薄靄之下的火焰般的淚後的腫子，已經十分地表示出了他倆的相思了。

“你父親回來的那晚上，恰恰我坐在你家裏，所以激動了你父親的怒氣吧。但是我想，他遲早會明白的。我常到你家裏去不，一間附近的鄰舍，就不難明白的。”

國雄放下他的刀叉，和美玲說。

“但是，我倆已經有了這樣的關係，還不是一樣了麼。所以給父親怎樣的罵，關於這一點，我是無法辯駁的了。就連母親也有些知道，……”

美玲又感着自己的矛盾了。因為她在後悔那件無庸後悔的事情。她把才拿在手裏的酒盅，又擱回桌子上去了。

“但是父親的憤怒不久會平靜下去吧。我想，



我們暫時不要多說什麼話，只是忍耐着。我們唯有等到幸福來臨的一天。我們要以前途的希望來寬慰自己。……”

到最後，國雄這樣地對美玲說着，立起身來。美玲也只點了點頭，默默地跟着國雄下了扶梯。

他倆一路步行着走出外灘公園裏來了。在公園裏轉了一會，便分手了。臨別時，國雄對美玲說：

“我在這兩三天內要搬家，搬到徐家匯路的××里去。……”

他說着，從日記裏撕下一張紙片，把住址抄給美玲了。他的下半句“請常過來”雖然沒有說出口，但美玲看見他的面色，早都明白了。她點了點首，把那張紙片接了過來。

美玲回到家門首來時，聽見父親在高聲地痛罵母親。

“又因為什麼事情發脾氣了呢？”

她這樣地想着，走進屋子裏來了，她才知道還是因爲自己來的遲了，害了母親挨罵。於是她振作起勇氣，叫了一句，

“爹，我回來了。”

子明看見她，馬上作色地說，

“美玲兒，從明天起，你不准出去了！等到這個問題解決時爲止。”

她聽見父親從明天起就要禁止她外出，她想莫非自己今天和國雄到大馬路的咖啡店去，給父親看見了麼。她看見地面上散亂着很多衣服和書本，還有打碎了的茶杯等等，心裏已經在無限的傷心了；看見母親伏在床沿上在哀哭，她不禁流下眼淚來了。

子明還怒罵了一個多時辰，過後像想着了什麼事情，走上樓上去了。

“美玲！”

母親在低聲地叫她。她想，母親真是懼怯懦

者，連想說一句話都怕被父親聽見。在美玲的意思，是該勇勇敢敢地和父親鬧一場的。

“什麼事？”

美玲走到母親的面前來。

“父親說，要和我離婚，不要我了。”

母親儘在流眼淚。美玲聽見後，也不覺失聲哭起來了。

“你不要哭，怕你父親聽見，又要下來吵。”

母親忙勸住她。果然子明聽見美玲的哭聲，又從樓上跑了下來。

“快出去！快走！不要留在我家裏。只一個女兒都管束不住的女人，還有資格當一家的主婦麼？快給我滾出去！不准在我姓金的家裏多停留半刻！快滾！”

子明一面怒號着，一面伸出腳來踢純昭的腿。

“爹！”

美玲看見像瘋人般的父親，忙跑過來抱着他

的脚，不許他去蹴母親。她哭着伏在父親的腳下了，但是父親的怒號和辱罵還是一點不停止。

“自己還是和母親一樣的怯懦啊。”

美玲一面哭一面這樣地想。

儘是伏着流眼淚的純昭自從知道世情的是非善惡以來，從沒有吐過半句憤怒之詞，對於丈夫，也從沒有頂撞過一言半語。但是到了此刻，她真不能再忍耐了。

“我就走！我馬上就離開你的家！你以為我一定要跟着你嗎？以後看你怎樣地管束你的女兒！”

純昭連衣服也不換一件，就走向門外去了。

子明望着妻走了後，翻轉頭來看見美玲也伏在地面上儘在痛哭。他便聲音低柔的對女兒說：

“快到火廚裏去弄飯出來吃。”

“.....”

美玲哽咽着起來，走到廚房裏，看見今晚上的菜，母親早準備得好好的了。她更悲傷起來，思念

母親不已。

看着父親吃了飯，便把一切收拾好。她是半個飯粒都吃不下去的了。

她一個人睡在床上，看不見每晚上沒有離開過她的母親，更加悲痛地嗚咽起來，一個人悲楚了好久，聽見父親在隔壁房裏睡着了。但她總是睡不着。一時思念母親，一時又思念國雄。她真想當晚上就逃出家庭，跑到國雄懷裏去，但過後一想到父親的脾氣又怕因此累及了國雄。於是她偷偷地起來打算寫一封信給國雄。忽然聽見父親在隔壁房裏叫她，

“美玲！”

“ei——”

她忙把所寫的信藏起來。

“母親大概是到姑母家裏去了。你不必爲她擔心啊。”

## 二十二

她正在渴睡的時候，給父親叫醒來了。她覺得喉頭在發辣。她忙穿好衣服，走到廚房裏來看時，父親已經把爐火生好了。她又有些可憐父親了。

父女相對坐着，一句話也沒有說，胡亂地把飯吃完了後，子明便把美國的女優和電影明星的生活吹給他的女兒聽，希望美玲如當女優，就要做世界聞名的明星。

“中國的演劇一點不進步，都是那些自命爲大學教授兼戲劇家的人完全沒有創作力。雖然在這裏組織一個劇社，在那裏又組織一個劇團，但仍然得不着社會的歡迎。你畢業了後，至少要有每月五百元大洋的薪水才可去出演。若不然，那就不要去當女優。我一定要去見你們的校長，和他商量，多給薪水給你。那些教授的頭腦還是舊式的。連 So-

prano 和 Tenor 的區別都不知道的人，怎麼會教導演戲劇呢。那些人只是使中國的戲劇界一天天的落伍吧了。你一定要當一個中國第一的明星，每月領最高的薪水回來。……”

父親的言外之意是想靠女兒當女優的收入過舒服的生活。美玲聽見，不禁傷心起來了。但不便對父親有什麼話說了。

到十一點半鐘時分，隔壁的青菓店的主婦走到後門來，向美玲招了手，美玲忙走出去。

“你的母親打了電話來，你去接看看。”

她謝了謝青菓店的主婦，走過去接電話，母親果然是在姑母的家裏。

父親每天吃過了早飯，一定出去的。自母親走後，他連門口都不出來走半步了。他只是坐在家中監視着美玲。

美玲看見父親這樣地監督着她，她愈想得一個機會逃出去。

母親走了後的第五天早上，美玲決意，父親如果上樓上去了時，自己便一聲不響地脫離這個家庭吧。所以她一早起來，就預先穿上外出的衣服。但是父親儘在食桌傍坐着不動，對美玲談了些美國的情形，又罵罵中國的劇壇不發達，並且還舉出許多黑幕來一一的加以批評。

過了一點鐘，兩點鐘，還不見他有意思上樓去。美玲只好拿出自己的針黹箱來做她的放棄了很久的縫紉的工作。子明看見女兒在做針黹，像安心了般的，走上樓上去了。過了一會，美玲放輕脚步，走到半樓梯來打聽父親的動靜，她聽見了父親的鼾音，於是她再躡着足趾走出門首來。自家養的一隻白貓正蹲在門首，看見她出來，一躍躍上牆頭上去了。

“mew, mew。”

美玲覺着自己的心急，故裝鎮靜，也mewmew地叫了兩聲後，忙走向電車路口來。她一面走一



面翻轉頭來看後面，不見父親在後面追來，才安心了。

她搭了徐家匯的電車，不一刻車走到 F 路口來了。她按着國雄所寫給她的地址，找了一會，總找不出那家的號數來，她有些心急了。回去不好，不回去又不好，站在路口躊躇了好一會，忽然聽見後面有人在叫她，這明明是國雄的聲音。她忙回頭一看，國雄微笑着立在一家人洋房的後門首。她紅着臉走向他面前來。

“門牌的號數一點不對麼。”

美玲苦笑着說。

“我錯了，我只告訴了你舊時的號數。這是近來才新編的。……怎麼樣？”

國雄看見她在躊躇着的樣子，忙問。

“我終歸由家裏逃出來了喇。”

她在這時候沒有半點悲楚了。她只覺得有一種強烈的反感在她的胸裏作一個渦流。

“啊——”

國雄點了點首，他的樣子却很沉痛般的。他再不能說什麼話了，只帶了美玲上樓，到他的房裏來坐。

“你父親呢？”

坐下來後，國雄才很擔心般的問她。

美玲把近日來父親的行動和態度詳細地告訴了國雄後，他也下了決心般的，

“已經反了臉，也算了，就住在這裏吧。”

他說了後立即出去，叫了一輛汽車到江灣那邊去接美玲的母親。

一點多鐘以後，純昭來了。她流着淚告訴她倆，她在這幾天內也下了決心，叫美玲和國雄同住，她自己一個人的生活她自己會打算，叫他倆不要爲她擔心。

他們三人出來，在一家俄國人開的餐館裏吃了飯。純昭便對國雄說，

“我明後天再來吧。”

她不再向美玲說什麼話，表示她是很安心地把美玲交給國雄了。

美玲望着母親坐了黃包車走了後，她才感覺到由今天起，自己變爲霍家的人了，完全地要和母親離開了。她的全身便給一種悲哀包裹住了。

看不見母親坐在車子上的影兒後，美玲才伏在國雄的肩上嗚咽起來了。

以二十年這末長的慈愛，把自己哺育大來的母親，竟把她完全地交給和她全無關係的別人了。美玲想到這裏，感着十分的悲哀。她又想到今後惟有靠國雄一個人了。她更加悲咽起來了。

從前她對於共棲或共同生活等概念，本抱有輕鄙的意思。殊不料到了今天，她自己本身反成爲實踐者了。她在這時候，覺得前途象一面茫無涯際的草原，在自己的周圍也是遍地的荊棘。她今後就要在這草原上一面向前走，一面開拓這些礙人的

荊棘。於是她覺着在自己的纖弱的全身裏，充溢着了從未體驗過來的力量了。

國雄的住室距一家外國人的小禮拜堂不遠，每天早晨陽光從窗口射進床上來時，便聽見那家禮拜堂的鐘聲。美玲雖然睡在國雄的身邊，但心裏仍然會慌亂起來。

房主人是一個俄國人。國雄和她住在三樓的前房。對門的後樓房也是住一對年輕的夫妻。聽說那個男人是在某洋行辦事的。樓下的後樓房住一位美麗的西洋女子。國雄說，是像一個女優或跳舞女。但衣飾很樸素，並且不常出去，看她的房裏陳設，也不算怎樣講究，每星期有兩晚上，一定有一個西洋人來看她，一直到夜深才走。到後來，才知道她是一個資本家的外妾。

美玲和那個在某洋行裏辦事的人員的夫人認識了。每天早上到洗面房裏去時，都碰得見，於是變為很要好的朋友了。的確，美玲住在這樣偏僻的

地方，真個感着十分的寂寞。最初幾天，從歡娛的生活還可以獲得幾分的安慰。但過了二星期後，也覺得平凡了。尤其是國雄上工去後，她一個人守在房裏時，感着無限的寂寞，也很想出去走走。但一出門就要錢。她此刻才知道經濟的力量了。所以日間只一個人的時候，她更找着對門的女人談話消遣。對門的女人也像和她有同病般的。

美玲的唯一的安慰是在晚間國雄回來之後，或一同合奏 Violin，或一同唱歌。但是到後來，也是感着厭倦了。

但是國雄在 × × Hotel 有時到夜裏十二點多鐘還不見回來。美玲只有或暗數時辰鐘的的搭的音數，或讀小說在等國雄回來。

美玲每天必有一次和母親通電話。她由電話，約略知道父親在家裏的情形和母親的心事。母親說，她回到家裏去把衣箱搬出來了，不久會把她的衣服送過來。她聽見父親自她走後，不見怎樣的怒

恨了。她便想，父親不久或許會回心轉意過來。

有一天，母親寄了一封信來。

“……今天早上回到家裏去，父親忽然走前來問我：美兒杳無消息，莫非自殺了麼，昨夜裏，我夢見她背着我在哭。父親想查國雄住的地方，在抽屜裏，書箱裏，翻來覆去的查，什麼地方都搜查了。他在鏡屏後面發見了你的遺書，他很担心般的。昨天他說要報告巡捕房偵察你的行蹤。我極力阻止了他。

不久我想和他談判，總要想一個辦法。你暫時安心住在國雄那裏吧。

我每日每晚都在爲你祈禱上帝。我想上帝一定會給我們一個機會解決這件事情的。社會上怎樣批評你們，你們可以不必理他們。只有我承認你們沒有罪過就可以了。你千萬不要自萌知見。……”

美玲讀了母親的信，她知道母親看了她的遺

書，也很担心的樣子。

## 二十三

市內的巡捕換穿了黃色的制服後不久，美玲覺得自己的身體已經不是尋常的身體了。她覺得這個警告來得太早了一點，十分驚愕起來。但她只有伏在國雄的胸懷裏痛哭，此外再沒有法設的了。

“不要担心，或許由此可以把一切解決。”

國雄對於這件事，好像反為喜歡的樣子。但在美玲，却覺得在自己的心上是染着了不能拭去的一個污點般的。因為她回想起從前上修身課堂時所聽見過的許多哀慘的例。她也想起了迦麗美妮當她聽見一個愛徒墮落的消息時流着淚祈禱的樣子。最後她又想到母親的一個朋友，也是個 Bible woman，她原來是發誓過獨身生活的，到後來還

是墮落，受了世間的恥笑。美玲想起了這許多的惡例，她忽然胆怯起來。她想，

“結局自己還是一個意志薄弱的平凡的女子啊。”

她正在做夢般地享受和國雄間的愛慾的生活。她正在想，往後當有無窮的歡樂。此刻忽然發見了自己的內身裏面起了這樣的一個變化，她覺得前途像滿佈了愁雲。她想萬一國雄對自己的心起了變卦時，那麼自己唯有向人間的一切作別。揀擇最後的一條路了。於是她寫了一封長信寄給母親，託她轉向父親道歉。

但是第二天純昭臉色蒼白帶着驚駭的樣子走了來。她說，父親的意思還是那樣固執那樣強硬。他迫着純昭要立即把美玲帶回來。聽見了這個消息，美玲和國雄都你看我我看你，想不出辦法來了。他倆每天只是在反覆說同一樣的話，想同一樣的事。



在這個期間中，幸得戲院方面也來了一張通知單，說歌劇的繳費太大，不能賺利，Ballet 的練習暫時停止。

聽見練習歌劇的暫時停止，美玲噓了一口氣，像安心了般的。有一天她跟着國雄到一家產科醫院去診察，女生說，已經有身孕五個月了，胎兒也很強健。

到了這時候，美玲反覺精神落着起來。她想，遲早會給人家知道的，於是自暴自棄地自己先寫了幾封信去報告朋友知道。有一位朋友姓黃名森英的，恰恰在爲戀愛的問題而苦悶，接到了她的信，就走了來看她。兩個人關在一間房子裏，互對着哭了半日，也歎息了半日。

到了月杪，由歌劇學校又寄來了一封信，請她出席第一二期生的聯席會議，以決定今後的方針。美玲因爲自己的身體的樣子太難看了，沒有去出席。

又過了幾個月，美玲終於進了產科病院了。進病院後，第七天就起了激烈的陣痛。恰好這日，國雄一早出去了，美玲挨着痛坐起來，寫了一封短信，叫車子到家中去接母親。但是過了一點多鐘，車夫回來說，母親又到江灣的姑母家裏去了。

美玲喪胆了。靠在看護婦的腕上痛哭起來了。

“少奶奶，請稍稍忍耐一下，不要哭，小孩子就要出來了。”

約三十多歲的看護婦，態度凜然的這樣地勸美玲。

等到醫生走來按診她的腹部時，她覺得全身的骨和肉都散亂了般的。

她像快要把牙齒咬碎了般的緊咬着牙關，呻吟着伸手出來，也只捉摸着空虛，伸足出來，也是蹴着空虛。她覺得手足都像給人拗斷了般的。

“媽！……”

她高聲叫她的母親了。

“爹爹，你恕了我吧。”

隨後她又哭着叫她的父親。但是她還沒有叫到國雄的名字，她的喉嚨像給什麼東西填塞住了。她感着全身浸在熱水裏面般的那樣痛苦。

等到完全失掉了意識那樣，苦痛達到了極點時，她像從高空上掉下來，掉在棉被上般的。

“少奶奶，是哥兒喲。你看多壯健的哥兒。”

聽見看護婦這樣對她說時，她回復了她的意識，想抬起來看，但是終於抬不起來。不一會，她聽見新生命的啼聲了。

過了一星期美玲抱着嬰兒回到國雄的寓裏來。住二樓的美麗的西洋女人常常走上來替她看小孩子。她說，這一件應當留心，那一件又應當注意。吃奶要有定時，衣裳不可穿得太多。但是父母總不見來看她，美玲悲楚起來了。國雄僱了一個小娘姨來了，專事燒飯和洗衣服。至於吃的菜，還要國雄自己去燒。美玲看見，更覺心裏難過。

美玲每天只是望着嬰兒的臉流淚。又過了一個星期，江灣的姑母才走了來，告訴美玲，父親無論怎樣不許母親來看她，並且父親的意思是要把嬰兒交回給國雄。美玲一個人回家裏來就好了。最後姑母勸她還是要順從下父親的意思，忍耐着等到他回心轉意。美玲聽見唯有痛哭了。

十天以前已經寫了一封詳細的信給父母。她每天都在焦望着父親的回信，母親的來臨，但是都落空了。

姑母來後，她才知道母親還是每日在思念着她流眼淚，幾次要來看她並給父親止住了。看姑母的意思，還是贊成她暫時丟開這個嬰兒。美玲聽見更加傷心了。

第二天，國雄像到父親那邊去了來。但是他沒有告訴她知道，父母的意見是怎樣的。

恰恰是產後的第二十二天的下午，國雄以沉鬱的口氣對她說，

“你把小孩子帶過去給你父親看看吧。”

“父親發起脾氣來，嚇壞了嬰兒怎麼了呢？”

美玲以不安的眼色望着國雄，並且想推度出他的心思來般的。

“不會的。我已經和他說好了。”

“那末，在他們那邊歇宿一晚好麼？”

“到那邊去多住幾天吧。或可以和緩和緩你父親的氣。”

“是的，我也這樣想過來。……”

美玲說了後，又把自己的左頰貼着嬰兒的右頰說，

“寶貝 (baby)，去會會外祖父和外祖母喇，好麼，寶貝？”

“寶貝去吧。”

國雄說了後，眼淚忍不住掉在膝頭上了。

“你不是一路去麼？”

美玲抱着嬰兒這樣地問國雄，但他搖了搖頭。

“我不去好些吧。你父親稍稍發點脾氣，你該忍耐着，不要反抗喲。最好你不要說什麼話。過了兩三天後，我再去。……”

國雄說了後，低下頭去了。

美玲看見國雄那樣的悲觀的樣子，心裏又有點不安起來了。但是她又想，國雄已經去和父親直接談判過來了，父親的意思或許有點回轉過來了，說不定。於是她都用了善意的解釋，抱着嬰兒坐了一輛黃包車趕到父親家裏來。

她坐在車子上儘在想平生所未想像及的一切的幸福生活。但是到夕親家裏來時，看見父親的臉色還是和以前一樣的難看。

母親坐在一邊，一句話不說。但過了一會，忽然把嬰兒接抱過去，開聲哭起來了。

“小孩子是沒有罪的！小孩子是沒有罪的！”

母親儘在反覆地痛惜嬰兒。美玲却低着頭向着父親說了許多認錯的話，但是父親只是沉默着，

絕對不表示恕宥她或不恕宥她的話。

不知道前途是悲還是喜，像做夢般的美玲和母親，睡在二樓的亭子間裏，又過了一夜了。第二天，子明把美玲叫到前樓房裏來，告訴她他和國雄見面後所商量的顛末。

據父親說，這個嬰兒可以叫國雄的家人負責撫養，由國雄送回他的鄉裏 S 州去，她以後便和國雄斷絕關係。

美玲聽見後，無論如何不相信這是國雄的意思。她想，一定是父親的說謊。她相信國雄決不會這樣意志薄弱的。假如國雄真的有這樣的意思時，她甯可抱着嬰兒投進黃浦江裏去。

“我是和國雄這樣地約好了的。你若和這個小孩子多親近一天，愛情便加深一天。所以還是早一天送他回 S 州去吧。我是連做夢都不會想到我會做外公的。”

子明冷酷地說了後，一文字地緊閉着他的嘴

唇，立起身來。他略看了看那個嬰兒，再冷酷地說。

“我再不願意看這個小孩子的臉了。你不把他送回 S 州姓霍的家裏去，你不要再來見我了。”

“爹！……爹！……那，……那，太殘忍了吧！……”

她的眼眶裏滿蓄着淚珠，抬起頭來看她的父親。她看見父親的眼眶裏也潤溼起來了。他還儘望着那個可憐的嬰兒。

父親出去後，母親走進來了。母親的意思也是贊成父親的主張，因為美玲和國雄不單沒有堂堂正正地舉行婚禮，也還沒有明媒正式訂婚。現在居然有了小孩子，是有妨礙金家的體面的。母親又說，假如不聽從父親的主張，恐怕父親又要發脾氣，提出許多的問題來，或竟至於對國雄起訴。到了那時候，不單國雄會吃虧，並且於他的前途也大有妨礙。國雄大概也看見父親的意志堅決，所以承認了父親的一切主張。母親最後又勸她，如果愛



國雄，就該暫時忍耐着，聽從父親的話。

美玲終於流着淚聽從了母親的忠告。同時她深信國雄一定不願意離開她，他一定會另想辦法，達到和她共同組織家庭爲止。她也是對國雄有了這樣的信賴，才答應了母親的要求。

## 二十四

幸福終於不見來臨到他倆的頭上了。聽着隔鄰禮拜堂的鐘聲，美玲洒着淚，跟着國雄脫離了舊居，赴車站，趁開向南邊 S 州的火車。

那是秋深的一天，她抱着嬰兒，吹着寒風，上了車。

母親送到車站上來，叮囑了她許多話。最後，她低聲地說，

“你到 S 州把小孩子的事交代妥了後，就要趕快回來喇。……”

說到這裏，她再湊着美玲的耳根，

“……如果你不回來，父親就要在法庭控國雄的拐騙罪。”

美玲看見母親那樣怯懦，那樣可憐的樣子，只得答應了。但她不能不深恨父親了。

“媽，你莫擔心。我一定回來的。……”

美玲說着，悲楚起來，再流淚了。

在火車裏，小孩子儘哭，沒有一刻的停聲。國雄抱着他，抱了一個終夜。

天亮了，火車趕到 S 州的車站前來了。他倆各坐着一輛黃包車走到 S 州北門內的霍家裏來了。

國雄的父母年老了，看見孫兒，心裏非常歡喜。

“這就是小孫兒麼？啊，多末可愛！我們要多多做些小衣服給小孫兒穿。”

他們兩老人真的去買了各色各樣的花布來，叫裁縫趕快做小被褥，和小衣服。

有時候在半夜裏十一二點鐘，霍媽還跑過來看孫兒，替孫兒換暖壺，換尿布。美玲覺得奇怪了，世間的人總是愛家孫兒比愛外孫兒強。

美玲看見霍家翁姑那樣地和譏，那樣地體貼她，並且那樣地痛愛小孫兒，她感激得快要流淚了。她又想，不久就要離開他們了。在這兩三天之內，要多多和他們家人親近。於是她每天很早就起身來，到他們的廚房裏去，幫着做了許多事體。她從“婆婆”和“媳婦”這些稱呼裏面，感着一種安慰和幸福了。她覺得國雄的父母比自己的父母好得多了。

國雄的母親霍媽看見這樣賢慧這樣勤勞的媳婦，便對美玲表示要她能夠長住在她家裏。她老人家聽見了美玲的苦衷後，每日只是望着這位新來的賢媳婦流淚。

國雄的姊姊名杏雲，也是一個賢慧而勤勉的女性，嫁給一個醫生，也是住在S州的城裏，常常來

接美玲過去玩。在她家裏，兩個人對向着火爐，談了不少家常的話。杏雲對美玲也表示了無限的同情。並且最後，杏雲流着淚苦留她，不要再回上海去。

美玲住在 S 州約有二十天了。母親在上海隔一天便有一封信寄來。信裏面還是滿寫着父親在家裏無一天不發脾氣一類的話。最後的一行是告訴她，父親說，如果美玲不回到上海來，他便到 S 州去對國雄起訴，或許要先打死了國雄再算。

美玲深知道父親的固執的脾氣，拿了母親的信和國雄商量。結果先打了一個電報到上海去和緩父親的心。電報內容是：

“嬰兒找着了乳母，即脫手回上海，玲。”

打了電報去後，美玲流着淚告訴霍媽和杏雲，無論如何，她一定要回上海去一趟。不然，怕惹起莫大的是非來。

國雄還有一個妹妹嫁給姓記的住在 S 州鄉

間，恰好她所生的女兒滿週歲了，還有奶。她們便決意把美玲的兒子付託給紀家的妹妹。

朔風吹得最厲害的十一月中旬的一天，霍媽帶着美玲和嬰兒到鄉下的紀家來。這個嬰兒已經取了名字叫做肇元。

上午的九點多鐘，從霍家出門。國雄立在門首看着她們動身。他伸出一根指頭來，抹了抹肇元的紅頰，愴然地說，

“阿肇，乖乖去吧。以後爸爸會來看你。……”

美玲聽着就流下淚來了。國雄站在門首，望不見她們的影兒後，才回到屋裏來。

杏雲一直送她們到車站上來。她買了一包牛奶糖來要給肇元吃。給她的母親罵了後，才紅着臉把牛奶糖交給了美玲。她只抱着肇元玩，等到開車的時候才回去。

美玲想，這些住在鄉間的人們，情誼真是懇摯，足令人追懷不已。在上海那裏看得見這樣優美

的人生。

在火車裏面，除吃奶之外，肇元都是在祖母的懷裏。在霍媽是把孫兒交託給女兒，不見得有何等的悲痛。至於美玲的慘痛，可以說是達到了碎心的程度了。她打開車窗，給冷風吹着，望了望外面路傍的枯柳和孤寂的野景，她流淚了。看見在田陌路上攜着小孩子走路的女人，她又流淚了。翻轉腦來看見同車的有一對年輕的夫妻很歡樂地在和他倆的兒子玩笑，她流淚了。回想一下自身的境遇，她更流淚了。帶了好些點心來，霍媽勸她。她那裏吃得下咽。她只覺得所看的，所聽的，所感觸的，無一不是引她的眼淚的材料。

到鄉間的紀家去只經過三個小車姑，便要下車。在前一天，託人帶了信去通知國雄的妹妹梅雲了。當美玲跟着霍媽走下火車來時，梅雲早立在月台上等着她們了。美玲覺得梅雲雖比不上杏雲精幹，但性情像比杏雲溫柔。她想，把小孩子託給這

個女人，也可以安心了。

那天晚上，因為這幾天來的過勞，和對小孩子的惜別，不覺悲從中來，無論怎樣都睡不着。

午夜的時分，聽見有人在外面激烈地敲門。美玲聽見，駭了一大跳。她疑心是父親由上海走了來。但是仔細聽一下，才知道是一個鄉下人，因為家裏有病人，來請紀翁去診病的。紀翁是一個舊式的中醫。

又過了一個多時辰，美玲像聽見紀翁也回來了。但她的頭腦已經昏昏沉沉的，不知在什麼時候便睡着了。等到她驚醒過來時，紅日已經高高地上昇在山頂上。

吃過了早飯，美玲跟着梅雲到小溪傍邊去洗尿布。在這時候，美玲才真正地領略着田園的風景，也略知道了田園生活的幸福了。

“洗的東西無論怎多，都有地方晒吧。”

住在上海的時候，家裏多洗了幾件衣服，便沒

有地方晒了。美玲深知道這個困難的。

“洗一萬件衣裳也有地方晒。”

梅雲笑着回答她。

從來沒有看見過高山的美玲，此刻看見了S州的有名的W山了。她望着那個深黑色的高峯，不禁起了一種虔敬之念。她站在門首，眺望着四圍的山景和空中的飛鳥。她覺得這些都是從未見過的奇景。她正在賞玩間，霍媽忽然走出來叫她。

“紀翁又替我們多找了一個乳母喲。他說怕梅雲的奶不夠吃。……”

她又說這個乳母是村裏的一個農婦，身體也很健康。才生下來的兒子於前星期殤了，奶像泉水般的那樣多，儘夠肇元吃。

美玲聽見，當然也表示同意了。

## 二十五



吃過了午飯，姑嫂三人一同抱着肇元走到這個農婦家裏來。在未見面之前，美玲以爲鄉間的農婦一定是粗鹵不堪的女人。但是走來看見後，完全和她的想像相反。這個農婦是一個極瀟灑的女性。據說從前也經過女子中學，不過念了兩年書，就退了學。這更加使美玲安心了。

“叫什麼名字，這個小乖乖？……肇元？……要奶吃麼？……”

這個農婦說着，便把衣襟解開，露出一隻澎脹着的雪白的乳房來。大概是勞動的結果，她的臉色和胸部的肌色大相懸殊了。美玲想，她只是臉色黑了一點，不然也是一個相當美好的女性。肇元含着了乳嘴，便拚命地吸。

美玲總是捨不得兒子，本來可以把阿肇交給農婦的。美玲想，只今夜一夜了，再抱着他睡一夜吧。於是帶了肇元回來。但是吃了晚飯後，霍媽還帶了孫兒到那個農婦家裏去吃了兩次的奶，才抱

回來給美玲。

因爲明天就要走了，紀家辦了好些菜來替她們姑娘餞別。可憐美玲的胸口早給悲哀的情緒堵塞住了，什麼東西都吃不下去。她抱了阿肇，走到紀家屋後的園子裏來，凝望着美麗的夕陽之空漸次轉變黑暗了，她忽然失聲哭起來了。霍媽看見媳婦那樣失魂亡魂的樣子，異常擔心，也跟着她走出後園裏來。

“不要掛心，你千萬不要多憂慮。我聽見國雄說過了，你的父親也是因爲只生你一個人，所以不願早把你送別人家裏去。因爲愛女兒愈深，故愈加發脾氣。不久他會回心轉意過來的。到那時候，我們霍家一定正式的來迎接你。你切不要多心事，做錯了事，後悔不來的。……”

霍媽的聲音也顫動着，眼眶裏也潤溼起來了。

“肇兒的事一切託婆婆照料吧。”

美玲把腕中的肇元交給霍媽抱了。她才說了

這末一句，就伏在牆上哭起來了。

“肇元，你是霍肇元呀。”

霍媽抱着肇元搖了幾搖，叫了兩次霍肇元，也哽“困住了，再不能成聲了。

梅雲是想安慰安慰美玲的悲懷的，不知從什麼地方借了一個 Violin 來，要美玲拉給她聽。美玲問她從什麼地方拿來的。她說，有一個東洋留學生剛剛回到鄉裏來，聽見他有一個 Violin，所以去借了來。

美玲振作起精神，拉了五六節短曲後，便抱着肇元進了寢床。完全不知道母親的苦心的嬰兒，不久就很歡樂地熟睡着了。

“小乖乖，不要睡了。你要多看看媽媽的臉。”

美玲這樣地說着推了推嬰兒的小肩膀，想把他搖醒來。但嬰兒還要睡，不願醒。過了一點多鐘，嬰兒像發了脾氣，大哭起來了。美玲着了慌，忙把乳嘴塞進肇元的口裏去，但他還是不住地哭。霍媽

聽見了忙走過來，抱起肇元，用小被遮好，帶他到農婦家裏去了。

一直等到霍媽抱着肇元回來為止，美玲只是緊攬着肇元的小枕兒，忍着聲音在哭泣。她想坐在火車裏的時候，爲什麼不抱着肇元從火車裏跳出來，跳到山崖下一同死了算了。她正在被窩裏戰慄着，霍媽抱着肇元回來了。她像看出了美玲的心事，以安慰的臉色望了望美玲。

天亮了。美玲想，終須和嬰兒一別的悲哀的日子終於到來了。她的右手撐起被襟，不轉睛地盡看着嬰兒，像看不厭般的。

“肇兒你要恕宥你的母親喲。一切都是母親不好，害了你。……”

她只是反反覆覆說着這樣的一句話，在不住地流淚。眼淚在眼眶裏堆多了，她看不清楚肇元的臉了。

吃過了早飯，她們三個人再送肇元到農婦家

裏來。看見肇元含着了農婦的乳嘴，她想時候到了，要離開他了，她一句話不說，走出屋外來了。她一面走，一面盡流眼淚。反轉是她催着她的婆婆，快快地趕火車去。坐在火車裏，她總是覺得犯了極大的罪惡，懷着一種恐怖，儘想逃脫也逃脫不了般的。

梅雲也洒着淚送到車站上來。她希望美玲對她要對姊妹一樣的和多多通信。美玲想，霍家的人個個都是這樣摯情，這樣純厚。

抱着一顆無聊賴的悲寂的心，回到S州城裏來時，聽說國雄到K城訪一個音樂學校的同學去了。美玲感著大大的失望怨恨國雄起來了。她想，自己爲他那樣地受罪，而他還那樣有心緒去東走西跑。她真恨男子之無情了。

到了晚上，國雄回來了。但是看不見兩人間的小孩子，覺得更加寂寞。

第二天，他倆一同到M山的名勝地方去遊散。

但是霍媽疑心他倆會同到山裏去自殺。她送着他倆走了許多路程，安慰了他倆許多話，才回來。他倆走了好些路，翻轉頭來看，霍媽還是站在那裏望着他倆。他倆不敢並着肩走，前後相隔三尺多的距離，向前走去。

在M山寺裏遊玩了一會，兩人在一家茶店裏坐下來，吃了一些點心，喝了一些茶後，國雄站了起來說，

“還是回去的好。”

但是他的這句話，在美玲的耳朵裏是像蒼苔般的不容易除去。

臨暗時分，回到霍家來了。霍媽歡喜得流着眼淚出來迎他們。杏雲也趕了出來，對他倆。

“你們走後，母親到城隍老爺那邊去祈福，祈了三次了，要神明保護你們平安地回來。”

第二天，美玲要回上海去了。霍媽想請杏雲的丈夫護送她到上海去。商量的結果，還是國雄和她

一同回上海最好。

由早晨起來，直到離開霍家爲止，美玲一個人儘在流眼淚。到後來聽見還是國雄一路伴她回上海，她像在無可奈何中獲得了一些些的安慰。於是他們別了父母，別了姊姊，坐上黃包車。走了好些路了，回轉頭來看，母親和姊姊還是站在那裏望着他倆。

在車站等了二十多分鐘，才上了火車。但在這時候，霍媽和杏雲又趕到月台上來了。她們說，她倆又到城隍廟裏去了來，替國雄和美玲祈了一個平安福。

火車開行了，美玲探首出車窗外，揮手向霍媽和杏雲道別。她的右手揮動着一條手巾，一直到看不見霍媽母女兩個人爲止。

國雄佔有車門口的一個椅位，雙腕交叉着貼在胸膛上，儘在癡想。美玲不想去打破他的冥想，她只把像火熱般的額抵着冰冷的玻璃窗扉，眺望

車外的風景，或又默數着自己身上的衣服的條紋，儘在作許多的空中樓閣。她看見國雄還是像鉛鑄的人兒般的，在沉默着。美玲便伸出隻腕來攔在檯面上，把頭枕在腕上，假睡起來了。但是那裏睡得着。她只是伏着首作了許多的空想。

“來的時候是三個人，現在只兩個人回上海去。……”

她想到肇元，又開始流淚了。

她和國雄在車裏差不多沒有談過兩句話，彼此都沉默着，一直回到上海來了。看見上海那樣囂塵的樣子，她討厭這個都市了。

## 二十六

剛才由火車裏走出來，就看見母親立在月台上等着她。美玲吃了一驚，只叫了一聲

“媽——”



她便伏在母親的胸懷裏了。

“平安的回來了，再好沒有。……”

純昭的眼睛裏也滿蓄着眼淚了。因為在月台上有許多人，她極力地忍着眼淚，握了握女兒的手，表示出有無限歡快的顏色。在這瞬間，美玲的眼前，又浮現出一個可愛的嬰兒的臉兒來。想着丟在 S 州鄉裏的肇元，她儘伏在母親的胸上嗚咽。同時她也了解了母親在怎樣地思念她了。

“媽，我跟你回去吧，馬上跟你回去吧。”

過了一會，她止了哭這樣說。在純昭聽見或許是一種尋常的音響。但在美玲，真是在五分鐘前夢想不到自己會這樣地思慕母親起來。

聽見美玲在這樣說，國雄像安心了。

“我要到 F 路的寓裏去收拾行李，今天我就把 ×× Hotel 的職務辭掉，趕緊回 S 州去。動身時再打電話來給你吧。”

他說了後，問了純昭隔壁青菓店的電話號數，

把它記在日記裏了。美玲對國雄沒有什麼話說了。走出了車站門，坐上黃包車了。

她像有許多話要對國雄說，但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處說起。

“到那裏去？”

車夫在問她。

“稍等一刻，……”

她回答着車夫，儘望站在她的車旁的國雄。

“那末以後再見吧。”

最後她只說了這一句。她感着自己的眼皮又在發熱了。忙叫車夫快點走。

“什麼地方？”

“法界 B——路××里。……”

國雄望着兩輛黃包車載着純昭母女走了後，才搭電車回 F 路的寓裏去。

第二天十二點鐘，電話來了。美玲便一個人趕到 F 路的國雄寓裏來。她在這寓裏，曾撲着肇元過

她的產褥生活。觸景生情，她又不覺傷感起來了。

國雄已經把一切行李收拾好了，正打算動身，因為還有些時間，美玲便要求他一同到一家飯館裏去吃飯。國雄答應了。一同出來在霞飛路的一家精緻的餐館裏，叫了兩客大菜。但是美玲只吃了一點，就不能吃了。她要送他上火車。國雄怕她到車站上來反轉傷心，勸她回去。

“我回到S州去後一定寫封詳細的信來。”

國雄說着，也悽然起來了。

“那末我就聽你的話，先回去了。你一個人回鄉裏去，務必，……”

談到這裏，她已經哽咽住了。

“你怎末又傷心起來？……”

他雖然這樣說着，但也滴下淚來了。

她伏在他的胸膛上儘哭。他倆親了一個吻後，國雄送她出來，叫了一輛黃包車，看着她走後，才動身到車站來。

他買了車票，磅過了行李，便匆匆上了升火待發的火車。火車才展輪，他忽然聽見美玲的聲音。最初他以爲是自己的神經錯亂。他伸出頭來向着月台上望了望，果然看見美玲流着眼淚，跟着火車跑了來。

“啊！國雄！……”

“啊！美玲！你來了？……”

他也哽咽住了。他還想說，

“……你也一路回 S 州去吧。”

但是他不能發聲了，只在望着美玲流淚。最後他還聽見美玲聲音悲楚的說，

“你要多多愛肇兒！……”

往後便聽不清楚了。

她望着火車走了，看不見那列火車之後，才恢復了一點明晰的意識。她站在月台上垂着淚癡想。

“三個人一同到 S 州去，兩個人回上海來，現在又一個人到 S 州去，……只留我一個人上海。

……但是，國雄，阿肇，和我都是一個人住一個地方。我們三個靈魂是分散着的！……我雖然和父母同住。但是父親，母親，和我的靈魂也是一個一個分散着的，以後更合攏不來了。靈魂和靈魂，肉身和肉身，受了運命的作弄，不能不分散了。……”

她想到這裏，才知道一切的悲劇都是起源於經濟力量之缺乏。她厭惡這個世界了。她想打破這個金力萬能的世界。

但是過後她又想，

“……這次的家散人離，也不能完全歸咎到金力上面去。自己也實在意志太薄弱了。假如自己一定要國雄留在上海，他也一定聽從了我的話吧。雖然不同住，也可以常常會見。總之，自己是過於意志薄弱的女子，不能主持自己的主張。自己真個是一個無能的女子。無論做什麼事體，都沒有結果。自己的愛人離開了我，自己所痛愛的小孩子也離開了我，只自己一個人生存着，有什麼意義呢，也

太無志氣了！”

聽見國雄已經回S州去了，父親的態度立即轉變和緩了。每天說的話也多了些，對於一切問題也肯和妻子平心靜氣地討論了。美玲和母親常乘這樣的機會，向子明說國雄的人格如何的優美，對人接物也有特別的才能。但是不知是什麼緣故，子明一聽見關於國雄的話，便立即變了顏色。像這樣的貌合神離的一家三人，只是虛應故事般地在過生活。不覺新年又到了，但是家庭之中沒有半點歡樂的樣子。三個人都是擺着不高興的臉孔在過冰冷冷的日子。

國雄去後，音信杳然。

美玲想，國雄決不至於沒有信來的，一定是父親任搗鬼，把郵差送來的信藏匿下來了。她想問父親，但是怕他又發脾氣。她是像給大石壓住了的弱草，不敢呻吟，也不敢叫喊，每天只在過悲苦的

生活。過了新年，由戲院那邊送了一封信來，說再上演一回最後的歌劇後，就要把歌劇部解散了。

自妊娠以來，足足滿一年間，沒有會見 R 先生了。她接到了這次的通知書後，立即去見他。

“啊，Miss 金，你來得好。謝謝你。”

R 先生很歡喜的樣子，伸出一隻大掌來緊握了一下她的手。美玲有點感觸，又悲楚起來了。她的美麗的長睫毛染着眼淚，儘望着像會對她表同情般的 R 先生的臉。

## 二十七

因爲是最後的上演，俳優不會像從前一樣互相嫉妬，互相排擠了。大家都當這次的上演是最後的送別會，彼此很和睦地很歡樂地登場。R 先生也扮了一個惡魔，盡了他的最大力量，他的跳舞博得了最熱烈的喝采。

開場後第十天，子明和純昭一同來看他們的女兒的出台。兩人都是初次來這戲院的。演完了後，三個人一同坐汽車回家裏來。

“能跳舞得那樣好，就到美國去也可以生活了。”

子明喝了一口茶後，又在發揮他的“美國論”了。最初聽見父親說這一句，美玲歪了一歪她的嘴唇。

子明繼續着告訴她們，美國的演劇怎樣，跳舞又怎樣。他的樣子像非常的歡快。

自父親回來後，有一年多了，從未看見他有今天這樣歡快的樣子。美玲也在今天恢復了她的六七年小孩子時代的心情。關於美國的女優和音樂界的情形，美玲也有很深究的質問。父親對於音樂和演劇，像有相當的智識和意見。

吃過了晚飯，進寢床後，她覺得在從前認為是一個半狂人，一個偏執的老朽的父親，也着實可



憐。

“等到自己畢了業後，父親想帶我到美國去再習歌舞吧。”

她一面想着，一面像做夢般的看見了一個華麗的大劇場。她又像看見有許多西洋的觀客在熱烈的拍手，爲她這個嬌小的東方舞女喝采。她也覺得自己的姿態攝進影片裏面般了。

“一定不錯，父親對我的希望很大。他是一個社會運動之先覺者。他不是隨隨便便不講道理的人。他反對我們的婚事是爲要我做一個世界的名優。雖說是父親的空想，但是父親的苦心是有可原諒的。他想先帶我到美國去，在那裏叫我充分地練習，然後到法國，……意大利，……英國去。……他正在這樣的希望着我，忽然聽見我要和國雄結婚，父親當然是大失所望，所以悲觀起來。……不單自己寫了二三封信到美國去，國雄也自己到美國去打了電報給他，但是他還是急忙忙地趕了回

來。他是擔心着我快會變爲霍國雄的人了。……結局，自己還是和國雄成了親，並且生了小孩子。這是父親最氣惱的緣故吧。因爲自己完全沒有接受他的慈愛，所以他憤慨起來。……”

美玲這樣地對父親作了善意的解釋。但這也只是像夢般的空想的推測，不過由一方面說，或許也有幾分近乎事實。

美玲傾耳細聽一下，聽見了母親在隔壁房裏說話的聲音。也聽見了父親的笑聲。這是自他回來後一年之久沒有聽見過的。

從第二天起的父親，並不是昨天以前的父親了。一早起來，滿臉上堆着笑容，也會說些俏皮話了，許久不彈的 Violin 也取下來彈給她們母女聽了。純昭也像在久雨之後看見了陽光一樣的含着歡喜的眼淚。

美玲覺得幸福來臨了。她拚命地做些事情使父親歡喜。但這都是在表面上裝出滿足的樣子，在

內心裏仍然是有無限的哀愁。尤其是在演劇完了之後，她覺得整天的無事可做，更加悲寂起來。她真是無時無刻不在思念着國雄，差不多隔一天就寄一封很長的信到 S 州去。但是總不見國雄有信寄回來。

每天都是困處在家裏，無聊的時候只讀讀雜誌和新聞或晝寢的父親，有一天早上，像想着了什麼事體般的，急急地走了出去，一直過了正午才走回來。

“美玲，我在今天的報紙上，看見了××劇社的廣告。我剛才去了來，提出了你的名字，他們那邊表示十二分的歡迎你，無論如何希望你的加入。他們說可以把全收入的三分之一提供給你。我下午帶你一路去和他們明白地把契約訂好，你想怎樣？”

外面的雨下個不止，美玲實在不願意出門。但是才恢復了歡快的態度的父親，美玲怕再傷害了

他的感情，只得陪着父親一同到曹家渡的一家小洋房裏來。××劇社的總務是美玲所認識的一個姓M的新派的俳優。一切契約都訂好了，第一回的上演是假座西湖的一間小學校。

子明像對於這次的上演抱有很深的興趣，終於把純昭說服了，決定三個人一同到西湖去。

美玲在火車上碰見了交通大學的學生姓許名沅的。她之所以認識他，是由阿榮的介紹。因為許沅曾從阿榮學彈Violin。有一次在阿榮家裏，美玲和許沅合奏過一回曲。

“啊，Miss金！”

許沅一看見美玲，就走過來招呼。

“Mr.許，多久不見你了。你此刻還在學音樂嗎？”

“還在拚命練習嘍。學了這末久，一點不進步。今天我也帶着Violin來了。”

“那麼，我們再合奏一回好嗎？”

美玲笑着問他。

“你是專門家了，我不配。……”

“我不是個 Violinist 喇！”

“不錯。你的先生才是 Violinist。……”

許沅剛把話說出口，就覺得自己之不留心，他看了看子明的神氣。但是這時候，子明正在和純昭望着車外的風景談話，像沒有留心聽許沅的說話。

一直到杭州爲止，她和許沅都站在車箱門首，儘在談論音樂的事。

火車在車站剛停住了時，看見M偕同三四名俳優立在月台上來迎接他們。

喜歡湖海的風景的美玲，初次看見西湖，真有說不出來的快慰。她初到來兩三天，都像小孩子般的，逼着父母要伴她一同出去，浮着小艇仔遊湖。由錢塘門出發，穿過白公堤，在錦帶之下走過，就到了平湖秋月。在平湖秋月休憩一會後，再泛到湖心亭，由是而蘇堤 而映波橋，而三潭印月。由三潭

印月折轉到雷峯塔。由雷峯塔再到柳浪聞鶯。她一路跟在父母的後面，像小孩子般的歡喜，有時竟撒起嬌來。她忘記了她是做過了母性的女人了。

第三天還是沒有準備好，不能上演。恰恰許沅走來看她。她問准了父親，和許沅一同出來，到保叔塔，葛嶺等地方去遊玩。

第四天，許沅還是走了來看她。要她一同進城去訪一個朋友姓李的，也是許沅的親戚。李家的姊妹盡是愛好音樂的，對於許沅和美玲，表示十二分的歡迎。美玲陪着他們唱唱歌，彈彈Violin，很歡快地又過了一天。到臨暗時分，才回旅館裏來。

## 二十八

第五天的晚上，要正式開演了。但是在那天的正午，俳優才到齊，就在旅館的樓上--一間大房子裏開會，商議並準備一切。

美玲盡了她的 best，演了四幕的“茶花女，”由七點半開場，到九點二十分鐘前後就演完了。美玲扮茶花女，演到最後病篤的時候，有許多觀客竟陪着她流淚了。還有些女性的歔歔的泣音，充溢了全戲場。

戲算演完了。但是那些觀客還坐在那裏不肯散場，並且派了兩個代表來向 M 說：

“我們每人花了三角錢的戲票，只看了一齣戲，太不合算了。無論如何，要多演一齣給我們看。並且還沒有到十點鐘，不要騙我們鄉下人。觀客中也有在上海看過新劇來的。”

M 無可奈何，又來和美玲商量了，請她帶四名女優，再出台去跳舞。恰恰許沅也來了，就叫他拉 Violin。果然，美玲的跳舞博得了他們的大喝采。

“又是那個體面的茶花女，真跳得好，比剛才扮茶花女的時候更美麗了。”

有幾個青年學生像白癡般地抬起頭來儘注視

着美玲的一雙穿着肉色絲襪的，富于曲線美的腿。美玲跳向左邊，他們的視線便射向左邊，美玲跳到右邊，他們的視線又射向右邊。

到十一點半鐘才散了場。

美玲穿着跳舞衣走進後台來時，看見父親在喝着茶和M在談論。

“今晚上的成績算不錯。”

她聽見M這樣地告訴父親，今晚上共收有一百八十多塊錢，不過開消了電燈費，印刷品，和工人們的薪水之後，還不夠他們的旅館費。他要求美玲再留兩天，繼續出演。

美玲當然不便拒絕他們的要求。但是她自生肇元後，就和國雄訂約了不再出台去多現色相，因為她覺得這樣的出演，是對不住國雄的。

第二晚是上演託爾斯泰的“復活”。當然又是由美玲扮“加秋霞”。在上半天，就由美玲指導了那些俳優們，講釋全齣的大意和要點給他們聽，也來



不及練習了。到了晚上就上台表演。幸得大體不錯，算演完了。M十分的歡喜。

兩天的續演仍然是有客滿之患。子明看見，更加高興。但是問M有多少存數，M說仍然不夠開銷，並且要求美玲再一同到甯波去，因為那邊有信來了，要求他們到那邊的劇場去開演一星期的戲。但是，美玲無論如何不願意了，決絕地謝辭了他們。

不甚明白演劇的內情的子明，還是勸美玲一路跟着去。

“老遠的跑了來，連一塊錢的報酬都得不到手。那不是白吃虧麼？索性到寧波去走一趟，看看能博得幾個錢回來麼。不然，我們要倒貼旅費了。”

美玲知道父親還不明白演戲的內情，便把在鄉下演戲不能夠賺錢的理由詳細地說明給她的父親聽，子明才絕望了。

聽見她們要回上海去，M忙走過來道歉。

“真的對不住了。但我遲一下。一定要來答謝

Miss金的。這裏只有一點點 略表下我們的意思而已。……”

他說着，交了一個紅包給子明。

“他們以後打算怎樣呢。美玲？”

M走了後，子明一面打開那個紅包來看，一面問美玲。

“他已經弄得滿手泥巴，洗不乾淨了。俳優個個都逃跑了吧。”

“逃跑了？爲什麼？”

“旅館費都還開支不出，所以只叫M一個人去負責，盡都逃回上海去了。”

“但是M有什麼辦法呢？一個人留在這裏，戲又演不成了。……”

“M留在旅館裏作當的吧。一有機會，也只有逃了。一定是這樣的！他那裏還弄得錢來呢。”

“你們演戲演成這樣可憐的局面麼？”

子明歎了一口氣，不再說什麼話了，他打開那

個紅包來看，恰恰夠他們三個人回上海的火車費。其他旅費要子明倒貼了。

“倒霉！但是沒有辦法，就逼M，也逼不出錢來了。坐二等車來的，要坐三等車回去了。……”

子明像絕望了般的，也打算回上海去。

回到上海來後的第三天早上，果然看見M走了來。問他怎樣回來的？還是不出美玲的所料，逃回來上海的。他剛才由南站坐黃包車走來，身上一個錢都沒有了，要向美玲借一塊錢。子明看見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美玲便把M那天送來的三元六角錢通通交回給M了。第二天，M寫了一封很恭敬的信來道謝。

子明看見M寄來的信，猜疑美玲又是和M發生了戀愛。

“你怎樣對那個流氓那樣好？到後來一定要吃他的虧的！”

子明說了後，又表示出氣惱的樣子。

美玲想，加入M的劇社到西湖去出演，還是父親介紹的。此刻看見M窮又把責任推到自己的身上來。她起初想辯駁，但過後一想，父親性情是那樣固執的人，儘說也說不明白的吧。於是她一句話不說，儘讓父親一個人去發牢騷。同時，她懷想到在F路和國雄同居時的快樂，不禁淒楚起來了。

不久之後，父母之間又不和睦了。每天兩個人都在吵嘴了。美玲聽見更加悲傷起來。她幾次想逃到S州國雄那邊去。她一面想着，一面走上晒樓上來，望望隔壁西洋人的庭園。她望了一會，忽然在晒台一隅的炭箱底發見有一束白色的紙。好奇心逼着她把那束紙抽出來看。原來就是由國雄那面寄來的相片和幾封信。

她躍動着胸口，先把相片披開來看。國雄和他母親立在兩邊。肇元坐在正中的一把椅上投出他一雙白胖胖的小腿。看見這張相片，她不覺叫了一聲：

“阿肇！……”

她把那張相片緊抱在胸前，嗚咽起來了。但她還是急于要讀國雄的信，看他的信裏是怎樣的寫的，于是在悲哀之中，感着一種以恐怖的喜悅。她顫動着手指，再想披開那些信箋來讀。不幸的是大都給子明撕成幾片了，只是可以斷片的讀點大意。最後一封是沒有撕破，比較完全的可以念下去。

“希望在這封信裏有個好消息給我啊！”

她這樣想着，也無暇揩眼淚了，忙讀這封信的內容。

“……自後，我也因為肋膜炎的再發，便到梅雲的村中去養病。在那邊可以常常看護着肇兒。我已經接到了你的幾十封信了。但是我寫的信好像沒有一封交到你的手裏。你的父親也寄了五六封信來。我曾強硬地要求他允許我們的結婚。但是他無論怎樣不答應。那麼，我倆除取自由行動以外，再無辦法了。但是，

這會使你違背了你的父母，永世不能再和你的父母見面。即我的父母，也不敢贊同。因為你的父親寫給我的父親的信，叫我們聽見十分害怕。從前那樣強硬地主張我們自由結婚的杏雲姊，現在也消極地不主張我們結婚了。我們所遭遇的種種不幸，唯有歸之于我倆的可憐運命。我只希望你適從你父母的話，以後進入你的幸福的生活。我或許還能恢復我的海上生活，因為海的空氣是有益于我的病的。

我以後再不寫信給你了，望你也不要再寫信來，徒增加了我們的悲傷。

孝順我們的父母，使之安心，或許比成就我們的戀愛生活更為重要，適于人道，也說不定。希望你安心靜氣地細想一下吧，也可以由此安慰安慰你自己。”

## 二十九

戲院的歌劇部終於解散了，寄了半年間的薪水來，作給美玲的報酬。嗣後她更少出外面去了。她不單不想外出，也不願意多會見別人。每天只是伏在家裏晝寢。

隔鄰外國人的花園裏的桃樹上滿裝着紅蕾了。看見這樣的春色，美玲又有些悲傷起來。她傍着窗欄，無意識地儘凝視着外面街路上的行人。她看見一個人從那一頭來，一面走一面在查看門牌的號數。他覺得這個人很像從前認識的跳舞大家石靜生。

當在戲院裏的時候，美玲和石靜生本沒有什麼深交。但是對於他的優美的，富于藝術性的跳舞，却甚為佩服。在歌劇部未解散之前，就聽見他脫離戲院，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以後消息全無。

她有時候也會想着他的事。但是今天忽然看見石靜生居然走來訪問她，又驚異地想，到底是爲什麼事體呢。她莫明其妙地也感着一種歡慰了。

“石先生！是不是石先生呀？”

她在樓上叫了他一聲。從上面抬起頭來望她的石靜生滿臉堆着笑說，

“讓我進來看看你，好嗎？”

“請進！”

她說着，覺得心裏忽然地輕快起來，走下樓，打開大門，請石靜生進來了。

石靜生的意思是想回他鄉里的南京去開一個跳舞大會，特來問美玲能不能夠和他們一路去。

美玲住在家裏很覺憂悵，也想到南京去走走，但不知道父親的意思如何。

“如果我的父親答應時，我也可以去。你直接去向我的父親商量着。”

“好的，等我去問問他老人家吧。”



“是的，要先問過他才好。”

正在談論着，子明恰恰從外面回來了。石靜生在子明面前，有點格格地說不出話來。好容易，他才把到南京開跳舞會的事告訴了子明。

石靜生才把自己的來意說完，很擔心子明會拒絕他的請求。殊不知，子明意外的贊成他的提議。

“到南京去出演麼？那再好沒有。南京是大地方，一定可以賺些錢吧。我也一同去。”

子明很痛快地答應了石靜生的請求。

由第二天起，美玲更每天到北四川路石靜生的事務所去商量及籌備一切，並作成了種種的 Program。

一切都準備好了。四月中旬的一天，子明帶着美玲到北站來搭火車。很久沒有會面的尤麗荷同事，也來參加這次的跳舞大會。

九點半的火車趕不上了，要等待十一點鐘的

火車了。在車站的休憩室裏，大家在談論歌劇部的舊事。有的在說R先生的笑話。有的在說解散歌劇部的老人的壞話。他們正在說得有趣的時候，一個年輕的人帶了一個白鬚的老者進來。他手裏端着兩盒洋點心，打開來叫她們吃。

“是那一個？”

美玲咬着尤麗荷的耳根低聲地問。

“那個年輕的是資本家的少爺，你不是聽見過郭壽田的名字麼！……”

尤麗荷也咬着美玲的耳根說。

“……………”

美玲點了一點頭。她想，郭壽田是從前在省做財政廳長的，賺了不少的錢，在浦東開有許多工場，在上海也開有一家大銀行的富翁。

“……他就是郭壽田的兒子郭文泉，他會彈未牙派的鋼琴。”

麗荷再低聲地告訴美玲。

“啊！不錯，不錯。去年有一次練習跳舞的時候，他來參觀過。Miss 秦告訴過我……”

美玲微點了點首，望了一下郭文泉。

到了發車的時刻了，大家同走向月台上來。大家都在二等車裏各佔了席位。郭文泉偶然地和美玲佔了相鄰的位置。他有些不好意思般的，送了一張名片過來。美玲也紅着臉回給了他一張小名片，點了一點頭。

兩個人並坐着，沉默了一忽。過了真如車站後，郭文泉才提出關於音樂和繪畫的事來向她說。兩個人便熱心地討論起來，一直到一點多鐘，也不知火車過了幾個車站了。

美玲像說話說得疲倦了，他們間的會話便停止了。她不知在什麼時候睡着了。等到給車站上的人聲驚醒過來時，她知道火車到了無錫車站了。

到南京來時，已經是傍晚時分了。大家進了旅館後，都覺得非常的疲倦。在旅館吃過了飯，除石

靜生一個人到外面去東奔西走之外，盡都打算早點入睡鄉。等到明天，才到各處的名勝地方去遊玩。

第二天，等到美玲梳洗好了之後，同伴的人大部分都走了。有的去遊莫愁湖，有的去拜參明孝陵。等到美玲吃過了早點，走出旅館門首來時，看不見那些人了。

“帶我出去到什麼地方走走呢？”

美玲故意裝出小孩兒般的哭音在說。

“我陪你走一走吧。”

從裏面走出來的一個人，正是郭文泉。於是兩個人從旅館走出來，叫了兩部黃包車坐上，打算先去看有名的明孝陵。

天氣太熱了一點，美玲流了些汗，覺得身上怪膩膩的，又有些後悔不該出來了。但看文泉的意思，好像極賞識南京城裏的景色。

第二天晚上，就要上演了，假座××戲院，這

是石靜生在上海時就預約好了的。第一晚的戲票不夠賣，因為美玲的名字博得了一般觀客的歡迎。

第二晚的觀客也佔滿了座位。最博得一般的喝采的還是石靜生和美玲的跳舞。

一連演了三晚，觀客也實在不少。但是把收入和支出一比較，還是入不敷出。到了第四天的早上，石靜生就跑出去想問他的朋友們羅借些錢來維持這一班人的旅費。一直到夜間的十二點，一點，還不見他回來。

美玲是深知石靜生之為人。他是謹慎而誠懇的。她想，她們在南京多住一天，便多累靜生一天。于是和尤麗荷商議，決意于第二天一早就先回上海去。郭文泉聽見，也說他要一路回去。

美玲兩父子，尤麗荷，和郭文泉四個人，預先告訴了石靜生，一早就到停車場來。他們上了車後，也看見石靜生趕到月台上來了。

“這實在十分對不住各位了……”

“Mr. 石，我們的旅費，你不要擔心。我們在南京看了許多風景，已經夠我們的報酬了。……”

美玲安慰他般的向他說。

“Mr. 石，你不要擔心我們的事。我是多得了一次的練習。並且這樣地得一般人的歡迎，我們已經心滿意足了。……”

石靜生的眼睛裏充滿着感謝之色了。

“各位這樣地體諒我，真叫我更加羞愧得無話可說了。……”

石靜生這樣地說着時，看見火車已經慢慢地展輪了。

## 三十

在火車裏，郭文泉儘是和美玲討論音樂和圖畫的問題。麗荷只坐在 邊聽，很覺得無聊。她不時在驚呼：

“你們看，那邊的景風多好看！”

或又說，

“你們看，那些在田裏做工的！”

她只是想把文泉和美玲的會話打斷。

最無聊的是金子明，望着他們年輕人在有說有笑的，不便插嘴進來。他只在翻讀一本英文小說消遣。

美玲在無錫買了些水菓帶回來給母親作手信。純昭也很歡喜聽他談論這次旅行的經過，只有子明是不十分滿意。他的意思是，一連三天的戲票都全數賣出去了，怎麼一個錢的報酬都得不到手。他是儘在打這次到南京去的算盤。

美玲再把演劇的用費，——戲院的租金，電燈的裝置，衣服的租金，和上演稅等等，——一一說明給父親聽了。她又說，若不是在上海或北京和戲院主人結契約，而只是由演劇社自己去租劇場，到各地方上演，無有不虧本的。美玲說明了後，子明才

有點明白了，不再怨聲歎氣了。

但是子明仍然不情願。他希望美玲再有一個出演的機會，賺點錢回來。恰恰有一位新從美國畢業回來的女優 K，是他在美國時認識的。K 說要組織一個劇社，到北京去出演。子明不等得女兒的同意，由他自己作主，把她的名字填進去了。

美玲本不願意遠赴北京，但又怕違背了父親，萬一發起脾氣來時，又攪亂了一家的和平，她心裏雖然不情願，但也只好跟着他們到北京走一趟。在上海動身時，已經是秋風沁骨了。但想像不出到北京後是寒冷到怎樣的程度。

北京的旅館就不適于美玲的生活，尤其是刮風的一天，更引起她的厭惡。她想立即回南邊去了。

還有一件事情使她不高興的是，同伴中有一個姓杜的女優，非常的賤格，常常在大庭廣眾中，不客氣地和男優談下流的話，或高聲地唱猥褻的



情歌。美玲真是怕外面一般都當她是和姓杜的一樣的女性。這更促進了她的南回的決心，幾次在父親面前說過，父親都不表示可否，她便不敢再說了。

有一次，自己一個人走出旅館外的空曠的地方來散散步。這是她表示脫離一下和她們共住的污穢的空氣。姓杜的女優那裏知道她的心事。

“Miss 金到那兒去？我跟你一塊兒去好嗎？”

她故意吊起北京腔來說，美玲聽見更刺耳了。

在劇院附近有一家青菓店，店面前的貨攤上擺着有許多大雪梨。

“你看，這末大，這末嫩的天津雪梨，在上海一定是買不到的，……”

但是美玲不理她。

等到回來旅館裏來後，姓杜的女優忽然正經着臉孔對美玲說，

“你真是個不近人情的人！”

“爲什麼？”

“我剛才那樣地說那些雪梨好，你也不請我吃一個，只當做不聽見！”

杜故意裝出撒嬌的樣子。

“我覺得不好吃嗎！”

美玲冷笑了一下，她更覺得這個姓杜的女優可鄙了。

回來上海後，立即寫了一信封去通知郭文泉。在北京一個多月，也曾和他通過了幾次信，告訴他在北京的苦況，文泉便寫信寄給她，勸她回上海來。同時寄了一張百元的匯票給她。她交給父親了。父親接到了那一張匯票，喜歡得雙唇合攏不來。

第二天郭文泉來了。兩個人談了半天，無非是說在北京演戲的情形。談到十一點多鐘，文泉便對她說：

“到外面去走走好麼？”

他要她一同到外面去吃午餐。美玲問了一問

父親。

“文泉麼？你儘管和他交際去吧。不必問我。”

父親滿口答應了。但美玲有幾分嘲笑父親的心了。

他倆一同出來。文泉叫了汽車，趕到北四川路的一家精緻的廣東菜館裏來。在三樓的一間幽雅的房子裏相對着吃午飯。吃過了午飯，又一同到虹口公園裏散步。天氣太熱了，他們不敢在公園中久留。同時美玲回想起舊時和國雄一同出來散步的情形，觸景傷情，不禁悲從中來，也就早一點回去，回到家裏來時，近四點多鐘了。文泉送着她回來，還在她家裏和子明談了一會話之後，才走。子明不單不像從前那樣責備女兒外出回來的遲，對於文泉的態度，也有些巴結的樣子。

“父親因為文泉是資本家的兒子，想叫我和他……”

她一想着父親的那種無恥的態度，又不禁氣

惱起來了，但是事實上她對於文泉，也有幾分戀戀的了。

“爲要對父親復讎，我今後對郭文泉，要取冷漠的態度了，雖然是對不住文泉。……”

她這樣地下了一個決心。當文泉走時，美玲儘坐着不動。但是父親笑容滿面地由樓上送至樓下，由樓下再送出大門首去了。

接到了那個女優的通知，在北京的開演還是不能賺錢，因爲開銷太大了。

子明到這時候，對於女兒出演賺錢的事，像絕望了。每天還是在罵中國的戲劇幼稚，和美國比較實在落伍了一世紀。他常常是作這一類的歎息。

天氣愈冷了，美玲愈感着孤寂，神氣愈加憂悵，顏色也更加憔悴了。她是無時無刻不任思戀國雄和肇。

文泉自那天回去後，一連十多天都沒有信寄來。十月中旬的一天，才接到池寄來一封信。信裏說，他搬到蘇州的家裏去住了，打算在那邊用點功，並且希望她能夠到蘇州來一趟，因為他有一件事要和她商量。

接讀了這封信，她也不再去告訴父親，就搭了火車，趕到蘇州來。在蘇州城裏，按着文泉開來的地址，找了一會，才找着一家的別莊。問了問看門的後，看見文泉穿着皮袍子走出來迎她。

郭文泉的別莊很小，周圍是一座大花園，裏面栽植有許多的花草。她想，假如是在春夏之交時，風景一定是很優美的。

兩個一同走進文泉的書房裏來，彈彈鋼琴，唱唱歌，不覺又是近黃昏的時分了。她要回上海去了。

“你說有事情和我商量，到底是什麼事情？”

她這樣地問他。

“我想編一部藝術大觀，一面編，一面陸續付印。你如有暇，請幫我校對好嗎？”

“我如果做得來的事，我是十分願意的。大概可以吧。我的父親主編過雜誌的，我從小就受過校對和發行的訓練。”

“那好極了，得你幫忙，真是我的光榮了。”

文泉說笑般的對她說。

“啊呀！那是什麼話！”

美玲紅着臉笑了一笑。

“那末，再會。”

“請你等一刻，我送你到上海去。”

文泉說着，走進裏房去了。過了一會，穿着西裝走出來。

回到上海來，在四川路的一家菜館裏，各人吃了一客公司菜之後，美玲別了文泉，一個人回到家裏來時，快響九點鐘了。

回到自己房裏，看見書桌上有一封信。檢起來

一看，原來是許沉寄來給她的，約她于明天下午兩點鐘，到雪園去。

“他們對於我都是別有野心，這是可以直覺出來的。”

她這樣想着，又像受了一種侮辱般的。她想不理他，但又覺得，對不起他。到了第二天，她還是到雪園來，會着了許沉，對坐着談了兩個多鐘頭的話，都是關於文壇和劇壇的，漫無系統的閒話。最後他紅着臉，聲音顫動的提出結婚的話來了。

“往後，我更要拚命的努力。無論怎樣的勞若，爲你，我是有所不辭的。”

“我現在還沒有想到那些事喲，Mr. 許。”

美玲的態度很自然的，笑了一笑。

聽見美玲這樣地回答，許沉的臉更加紅了。他再低聲地說，

“那末，我的前途如何變化，我自己也不能料了。”

但是，美玲想，這是男人向女人求愛時所用的公式的文句。她一點也不爲他所動。同時，她又想，許沅今天竟公然地向自己求婚，莫非先得了父親的同意麼。自己正在打算對父親復讎，那末更不能答應他的求婚了。

“這個問題暫時不提它吧。以後再會。……”

美玲說着立起身來。許沅的頭低沉下去了，沒有一句話說。

“再會吧，Mr. 許，對不住你了。”

美玲說着，走出餐室的門首來了。她略停了足，翻轉身來看留在裏面的許沅。他低沉着頭，雙手撐着他的額角，像在流淚了。

感情脆弱的美玲，看見許沅那樣可憐的樣子，不禁起了憐憫的同情。她躊躇了一忽，但到後來，還是下決心，不再和他說什麼話，走出馬路口來了。

十一月初三日，美玲到××戲院去看外國歌劇。在戲院面前忽然碰着了許沅。她不便再躲了，



陪着他看了兩幕劇。許沅又要她一同到鄧脫摩飯店去吃飯。他倆才踏進飯店門裏，就看見郭文泉也坐在廳裏一隅的一張桌子前。

“啊，Miss 金！……”

他看見美玲和許沅一路來，有些吃驚的樣子。

“那天，謝謝你了。”

美玲說着，便走到文泉的桌子傍邊來。她看見還有一個美少年坐在那一頭。

“Miss 金，這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的別字叫清湖。你不要請問他姓什麼，以後你叫他做清湖就好了。”

文泉向着美玲介紹坐在他傍邊的美少年。美玲也把許沅介紹給他們兩個人了。於是四個人共圍着一張桌子坐下來。他們閒話了兩個多鐘頭，到臨暗時分才散會。

美玲在歸家的途中，和回到家裏來後，都在這樣地想：

“自己的心完全變了。和以前的完全不同了。自己已經踏進另一個世界裏面去了。……或許由這樣的遊樂而墮落下去吧。”

她這樣地想着，覺得有些對不住國雄和肇元了。

“……不！決不就這樣地墮落下去。還有廣大的世界會在自己的前途展開來的。……我討厭那些戀愛或結婚的議論了。凡是和我接近的異性，若不向我求婚或求愛，那末我可以和他們交際。我要大胆地多交幾位男性的朋友。我要明白點使父親知道我已經不是一個專追求甜蜜蜜的像夢般的戀愛的少女了。……”

過後，她又自己警戒自己。

“……但是，自己是感情薄弱的女人，要十分的謹慎，十分的警戒才可。”

她也覺得她現在的靈性，是非常的大胆，盲目地在向前方突進。

十二日，青年會舉行西洋的某大音樂家的獨奏會。美玲走去聽，看見文泉和清湖兩人也在那裏。

距開會的時刻還有半點多鐘，她跟着他們走上青年會的天台上來，望黃浦江頭的夜景。看見了外灘公園，看見了江面上的外國輪船和軍艦，看見了天空上的羣星一顆顆像任動搖着。

“真好看！”

才說了這一句，就想回到自己從前在外灘公園裏第一次和國雄接吻的那晚上的情景了，不覺悲從中來，不忍再望那些江濱的夜景了。

“真冷！”

她縮了一縮頸項，把頭腦埋在外套的毛皮領裏，要求他們回會堂裏去。

走進音樂會場裏，看見許沉也來了。四個人又快活地談論起來。她也忘掉了剛才的悲楚了。

許沉坐在她的右邊，文泉坐在他的左邊，清

湖又坐在文泉的左邊。美玲只在熱心地聽台上的演奏。許沉的眼睛雖然向着台上，但不時像無意識地伸手過來輕摸她的手腕，她忙縮手回來。

演奏完了後，响十點鐘了。美玲覺得那位有名的音樂大家，還是不錯。她向他們三個人告了別，走出來。但使她驚異的是，她走出門首來時，又看見許沉站在鐵柵的傍邊，像在等候着她。

“到什麼地方去休息一下好麼？”

他顫聲地問她。

“不！太遲了。Mr. 許，再會吧。”

美玲故意高聲地說了後，橫過了馬路，走向人叢裏去了。

美玲想，四個人一同在鄧脫摩飯店吃飯，是十日前的事了。在這十日間連她自己也意識着，自暴自棄的程度實在有些驚人。她覺得這是由自己之反省或自制也不能防止般的一種急流般的勢力。

## 三十二

她每聽見有音樂的演奏會，一定邀文泉和清湖同去聽。不單音樂會，她差不多每天都和他們出來到各大公司裏，漫無目的地東張西望。到了夜深之後，才回來。

純昭看見女兒近來的越軌的行動，雖然沒有明白地加以警告，但是內心裏十分擔心。她怕子明又因此發脾氣，大鬧起來。但是美玲對於父親的惱怒和說話，完全不置眼中了。她想父親若怎樣地責備她，她便怎樣地去對父親復讎。她也驚異自己何以竟這樣地大胆起來了。她的確後悔自己從前的怯懦。有時候，她竟想高聲地大罵起來，洩洩自己的憤恨。

但是，子明對於女兒近來的行動，一點不加以干涉了。同時在美玲的心裏，也發出種種聲音來。

“我雖然交結青年的男朋友，但我決不至于墮落下去。——母親如果還在爲我的社交擔心，那完全是杞憂了——我雖然和資本家的少爺們交際，但我根本地反對和金錢結婚的。——父親如果以爲我就這樣地可以和國雄離開，而逼我和有錢人的少爺結婚，那就是父親的妄想了。——我不因金錢而賣掉我的身體，就是對父親復讎的唯一的方方法。——你們青年的男性喲，你以爲接近了我，便可以要求我的的愛的 Kiss，那只是你們自投失望的深淵而已。——國雄，你也太過謹慎而怯懦了。你怎麼不敢更大胆一點和反動的勢力鬥爭呢？我尙且把頑固的父親漸次地征服了。——肇兒，你的母親每天，每天在看着你的相片流淚 肇兒，你不知道母親的痛苦吧！……”

當她離開了燈紅酒綠的地方，聽不見都會的叫囂之音時，便有這種的感想發生出來。她還是以一天瘦似一天的雙腕，抱着自己的孤寂的胸膛，無

時無刻不在苦悶中。

到了十二月初旬的一天，她走去 看石靜生。

“這次想到 S 州一帶地方去開演，你去不去？”

石靜生一接見她，就這樣地笑着問她。

“那我大贊成！什麼時候去？”

美玲像會跳起來般地那樣歡喜。

“我要先去準備一下。像賣身般的到那邊去的  
喇！不一定有報酬。……”

“賣身般的？……好的！我跟你去就是。無論是  
什麼地方，我都去。……”

看見美玲那樣熱烈地想到 S 州去，石靜生又  
有些驚疑起來了。他擔心美玲到 S 州去後，會鬧出  
意外的事來。

“我先到 S 州去，或許可以會見國雄。你如果  
有什麼話對他說，我可以代你告訴他。”

過了一會，石靜生又態度真摯地對她說，

在很久的期間中，關於她和國雄的事，沒有一

個人來安慰過她，也沒有一個人來和她商量過她今後應取的態度。此刻看見石靜生有些關心她和國雄的關係，心裏真有說不出來的一種悲喜交集；她便引石靜生爲知己了。她從衣袋裏取出肇元的相片給石靜生看，也告訴他，她近來日見自暴自棄的生活。她到後來，流着淚告訴靜生，她在最近的種種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們也是對你倆十分表同情的。等我到S州會見了國雄時，把你的心情和最近的生活告訴他知道吧。人生的運命是常常會起變化的。你還是忍耐着等時機的來臨吧。”

美玲從石靜生那裏回來後，覺得自己和國雄團聚的機會快要來臨了般的。她把國雄的信，全數取了出來一封一封的念下去。但是念了國雄的信後，又覺得石靜生無論怎樣爲自己盡力，無論怎樣的把自己的心事告訴國雄，但有了這個討厭的父親存在着，自己和國雄之間是難望有圓滿的結果



的。除非父親死了！

到了第四天，石靜生動身了。美玲特別地到車站去送他。回到家裏來時，看見尤麗荷在等着她。原來她們想假座青年會開一個音樂會，要美玲去參加，獨奏鋼琴。美玲因 儘悶坐在家中也太無聊了，便答應了尤麗荷的要求。

在正式開會的前數天，要到青年會去練習。郭文泉和清湖也每天到來。或是 Violin 和鋼琴的合奏，或是各盡所長的獨奏。他們很鬧熱地玩了幾天。容易陷於孤寂的美玲的心，也恢復了少女時代的活潑了。

二十五日是耶穌聖誕節了。她在赴青年會的途中，又碰着了文泉和清湖。他們各人提着一小包東西，說是正要到她的家裏去。原來他們是送 Christmas Present 來的。她一面很歡喜地迎接他們，一面又想像石靜生到 S 州後的情形。她不單望石靜生有信來。也在怨恨國雄許久沒有消息給她，

連明信片也不寫一張來。

這一年間，美玲除苦悶之外，一無所得。到後來，除夕終於來臨了。她愈回想過去的事情愈後悔自己之無能。她像週身發癢般地，不能忍耐了。這天，她一早就出來，約了文泉和清湖在一家西菜館裏吃了午飯，以後便一同出炮台灣去遊散，一直到傍晚時分才回到家來。

元旦的那一天，文泉說要到蘇州去一趟。下午三點多鐘，美玲和清湖到北站去送行。文泉走後，美玲更覺得無聊。清湖要她一同到新公園去走走，她便答應了。

在新公園裏，兩個人找着背風的地方慢慢地走。她看見有許多喝醉了酒的日本水兵的揚武耀威的樣子，覺得十分討厭。她把這個意思告訴了清湖。

“不要緊的。喝醉了酒的日本兵士和沒有喝醉的中國兵士差不多……”

接着清湖便告訴她，近來的中國兵士實在太不成話了。沒有奉上官的命令，也亂檢查良民的住宅和行李，看見有銀錢便搶，沒有銀錢時，衣服也要幾件。真不知成個什麼世界了。

他倆走了一忽，清湖蹴着脚下的砂石，顫聲地叫她。

“Miss 金，又是一年了。真是日月如梭，我們莫把時光空度了。到什麼地方去走走好麼？”

“好的。回到家裏去也沒有事體做。但是，到什麼地方去呢？”

“你想到什麼地方去好。看電影去好麼？”

“還是找個地方談談去好。看電影沒有意思。今天觀客一定也很擠擁。”

“但是今天的茶樓館子都休業吧。”

“到我家裏去吧。不然，就到你的寓裏去。”

“好的。……”

清湖像喜出望外般的，在前頭先走。他住的

地方是距新公園不遠，在D路的一家俄國人的家裏。她走到清湖房裏來，覺得有些疲倦了，便不客氣地倒躺在他的床上，和他說話。同時，她也暗暗地責備自己，何以近來一點不能矜持起來，行動都是這樣的不檢點了。但是她的心早鬆懈了，無論怎樣，再緊張不起來了。

她把肇元的相片和國雄的信給清湖看了，也把她和國雄的關係盡情地告訴了他知道。清湖聽見後，也表示出十二分的同情。

“現在你應當接受另一個男性的深厚的同情才好。若儘是這樣自暴自棄的生活下去，前途是很危險的。真的走錯了路時，不得了。我和Mr. 郭都是不願意看着你沉進自暴自棄的深淵裏去的。我們都是你的同情者。你如果覺得有什麼不容易解決的困難，請不要客氣，明白地對我們說好了。盡我們的力所能及，幫助你。……”

清湖這樣地去安慰她，鼓勵她。

臨暗時分，他再送她回來，在北四川路的街路上走。她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她的手給他捉住了。兩個人並着肩走。入夜愈久，空氣更愈冷，行盡了北四川路，在郵政總局面前，清湖看着美玲上了公共汽車，才回到D路的寓裏來。

第二天的一月二日，許沅走了來。但是美玲不很理會他。坐了一刻，不好意思般地走了。許沅走後，她又走到清湖的寓裏來。恰恰清湖才起床，她們談了好些話，都覺得文泉不在上海，有點寂寞，他們便商量着寫了一封信寄給文泉，叫他快點回上海來。

三日的下午，文泉果然從蘇州回來了。他打電話來叫她。她立即趕到文泉的寓裏來時，清湖已經先在那裏了。

三個人一同到大光明去看電影。出來後，同在雪園吃晚餐。

他們就這樣地繼續着遊樂了一個多星期。每

晚上都是過了十二點以後才回到家裏來。子明只當女兒是和許沉一同出去到各地方去遊樂了，並不責備美玲半句話。

### 三十三

六日的正午，三個人再在一家旅館開了一間幽靜的房子，相聚了一天，無隱約地各人說出各人的心事來。美玲的心，比以前越發傾向着這兩個人了。他們間的話好像儘說都說不了般的。到了八點多鐘，文泉說要回蘇州去，美玲和清湖便送他到北站來。隔開車的時刻還有半點多鐘，三個人又在休憩室裏談了許多有趣的話。

美玲自有生以來，沒有經驗過像這時候的美麗而真摯的友情。

他們三人間所說的話，決不是站在傍邊的人所能聽得懂的。如果有人走來問他們，“你們所談

論的什麼事情？”那末，他們只能回答說，“關於人生”。此外，他們再不能有所回答了。

看着文泉上了火車後，美玲向清湖告別，搭了方向和他相反對的電車。她坐在電車裏，感着一種快慰，同時又感着一種哀愁。但她說不出這些快慰和哀愁的理由來的。

第二天，她接到了清湖寄來一封很厚的信，她拆開來看。第一段是敘述他研究學問的經過，第二段是說他的家庭的不幸，使他在精神上變為孤獨者了。他本來是個相當冷靜的人，不輕易陷於感情的行動，也不流無代價的眼淚。但是，自遇見了她之後，便給她捉住了他的唯一的弱點。最後他接着寫：

“你聽見過 Siegfried 的故事吧。他以他所征服了的惡魔之血，塗刷他的身體，他的全身便和鋼鐵那樣堅硬了。可惜在他的背部，有一點是比嬰兒的皮膚還要脆嫩的。他終於給他的

敵人刺中了這個弱點而斃命了。

“我也遭遇種種的不幸。如果是自己招來的不幸，那是自作自受，我也別無話說。不過這些不幸，都是乘我的不備而襲來的，而我也只能一任這些不幸之恐嚇我，虐待我。最後，仍然是默默地望着這些不幸高唱着凱歌而去。結果我變為一個孤獨的冷漠的男子了。——像殘忍的那樣冷漠。但是，我和 Siegfried 一樣，全身雖然像鋼鐵般的堅硬，但背部有一個弱點。我這個弱點終於給你刺中了。

“美玲，你明白了我的意思麼？”

我現在完全知道了你每天要進咖啡館，每天到大公司裏去，想在那些地方愉快地游樂一番的心理了。但是，知道了你的這種心理，即是我受了一個致命傷。有誰能知道，在你的愉快的游樂的反面的悲哀喲！又有誰知道，你有着那樣的失敗的過去，而仍保持着那個高潔



的美麗的心！讓我向你懺悔吧。我最初看見你時，只當你是一個無聊的墮落的女子。到了近來，每次看見你，我愈覺慚愧，同時，在心裏也暗暗地向你懺悔。我不論在家庭裏或在學校裏，都沒有一個知己的朋友。我可以說是一個孤獨者。文泉君爲人雖然好，但是據我的過去的可悲的經驗來說，他是處順境生長的人，尙不能完全理解我的內心。真的認識我的人，恐怕在這世界上，唯有你一個人吧。……

這封信是二日晚上寫好了的，當時看了一遍，不敢就投郵。昨晚上夜深回來，再把它讀了一過才決意寄來給你。……”

美玲讀了清湖這封長信後，當然很感謝他在信裏面蘊蓄着的對她的溫情。她便想，今後對國雄也和對文泉清湖一樣，當他是一個精神上的摯友而交際吧。她才萌這個理想，但完全給第二天郵差送來的石靜生的信打破了。讀了石君的信後，

可愛的情人國雄和從她分身出來的肇兒的面影，又迫近在她的眼前來了。

由美玲幫手校對的文泉所著的“藝術大觀”出版了。在清湖的寓裏打包發送給直接購讀的人。二月四日，美玲接到文泉的來信，要她去幫忙打包。

接到了這封信後，她有些怕到清湖的寓裏去了。但是到了第二天下午一點鐘，她還是走向清湖的寓裏來了。她看見文泉早來了。他們兩個正在火爐前的一張桌子上打包裹。

“來遲了，對不住。”

美玲裝出男學生的口氣對他們說。

“只三四十個包裹，我們本來可以打得了的。不過這是我的處女的出版，所以想我們三個人一同盡力發送出去，做個紀念。……”

文泉說着，檢了一本發散着新書特有的氣味的“藝術大觀”送給她。

“裝訂得真美。”

美玲拿着那本新書，像小孩子抱着玩具般地那樣歡喜。

“自己的著作初次出版和初次生小孩子，那一個歡喜些？”

清湖望着文泉笑了一笑。

“那一個喜歡些呢？”

文泉也笑了一笑，他的臉上表示出一種包藏不住的喜悅。

“總之，這就是 Mr. 郭的長子了。”

美玲說着把那本書的表皮翻開看見裏封面上題着幾個字：

“敬贈金美玲女士紀念，著者。”

三十餘包的包裹打封好了後，已經是四點鐘了。清湖叫了他的包車夫送到郵局裏去，三個人便一同走出來。步行到四川路橋亭時，清湖說要出席同學會，先走了。

望着清湖的後影，美玲無端地起了一陣悲感。她無目的地跟着文泉，在蘇州路上慢慢地走。走出江邊來時，文泉才叫了她一聲，

“Miss美玲！”

“ei——。”

她翻轉頭來看文泉的臉，差不多把臉孔完全埋在他的外套領裏面，在低着頭走。

“沿着江邊再向那邊走走好麼？”

“好的。”

美玲也把頭埋在圍巾裏，向前走。

“美玲，我呢，從前是想在自己的心裏建築一個理想的。但是沒有料到起了一陣的暴風雨。這個理想便完全倒塌下來了。以後我的心裏是無時無刻不是黑暗的悲哀的，但我決不怨恨那個暴風雨。因為我建築這個理想的時候，第一沒有把地盤弄好，第二建築材料也調製得不妥當。……”

文泉像叫美玲猜謎般地說了後，在等着她的

回答。美玲想，文泉一定知道了清湖的心事，也曉得了他有信寄給了我吧。

“那末，你以後怎樣呢？告訴我，你以後的理想又怎樣地變化呢？”

美玲這樣地問他。同時也想起了他從前熱心地問過她能不能和他結婚，於是她頻頻地望了他的顏色。

“本來，我常常都是擔心這僱理想的地盤不堅固，很想把它弄好，但是我心有餘而力不足，所以我也不怨恨那個暴風雨。我只等待着他的來臨。”

文泉對於“他”這個第三人稱，語氣特別的高強。

“ei，我有點明白了。以後呢？……”

“以後？……這個他，便向我要求，把我不能不割愛的建築材料送給他。這不消說是，他想利用這些材料去建築他的理想的房子。”

“你何以就這樣容易地把那些材料讓給他

呢？”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他的力比我強。”

“但是暴風雨也吹到他那邊去了喲。”

“不要緊的，因為他實在具有可以造成堅固的地盤的力量和覺悟。他造成這家理想的房子，或許要費長久的月日，但是他一定成功的，只是時間的問題吧了。我現在只是在爲他搬運幾個石子。……或許也有暴風雨會向他吹來吧，但是他終於要成功的。我現在唯有盼望他的建築成功，在他的光明的房子裏招待我的一天，快些來臨。我是這樣熱烈地希望着的。”

文泉這樣地說着，歎息了一下。美玲早明白了他的謎一般說話的意思了。她不禁對她起了一陣的憐憫。

“太陽都有時候遮蔽着它的光，所以人的靈魂也有時候會碰着暴風雨的。”

文泉的聲音更有些悲楚了。

“人生何以會有這許多的悲慘。”

美玲的聲音也在顫動着。

“但是在黑雲的那一邊，太陽是光輝的。美玲，你要高舉起你的雙手，撥開那層黑雲。那末，你就可以在美麗的陽光裏遊泳了。”

文泉說着把隻手擱在美玲的肩背上了，他湊近她的耳朵，這樣說，美玲只默默地向前走。過了一會，她說，

“但我覺得那個陽光還是悲慘的。”

文泉看見她在拭淚了。

## 三十四

行到了愛多亞路口，又折回頭，向這邊走。以後他倆便默默無言了。走回到外灘公園門首來時，她忽然對他說，

“Mr. 郭，實在對不住了。我是十二分感謝你

的心的。不過，我不忍再叫別人替我分担我的悲慘的運命。……所以我也同樣地把我的這個意思告訴了清湖，辭謝了他的要求。務必請你原諒我的苦心。我們三個人還是做精神上的摯友，永久繼續我們的美麗的友情吧。因為我們以前的交際是純潔的，高尚的。……”

聽見美玲這樣說，文泉沉默着點了點頭。

“再會，Miss 金美玲。”

不知道文泉是什麼用意，他把美玲的姓名一齊說出來。他說了後，伸出右手來要求她的握手。

“再會，Mr. 郭。我決不會到他那邊去的。”

美玲說着，想看看文泉的臉，但是滿眼淚了，什麼也看不見了。

美玲覺得給文泉緊握了一會後的手像給冷風吹着般的，有點兒冷了。她看見文泉已經離開了她，走向白渡橋那頭去了。

依着外灘公園的鐵欄，望着在闇空中漸次消



滅的文泉的後影，她有好幾次想出聲叫他起來，明白地告訴他知道，清湖確係向她求過婚。但是她決意不再和任何人結婚了。今晚上拒絕他，決不是因為有愛於清湖，亦不是怕對不起文泉而拒絕清湖的求婚。她想，應當這樣明確地大胆地對他們申明才對的。

但是，她又一轉想，此刻追着文泉去向他說明一切，豈不是反增加他對於自己的留戀麼。於是，又痴站着，下了一個忍心，讓文泉走了。

在大馬路口上了電車，回到家裏來時，看見父親的態度有點匆匆忙忙的。他一看見美玲，便叫住她，要她在火爐傍邊坐下來。

“美玲兒，我看見有名郭文泉的人，常常寄信給你。是不是那個郭壽田先生的兒子？”

父親這樣地問她。

美玲稍稍地吃了一驚，原來父親偷看了文泉寫給我的信了。從前文泉曾寫了一封很懇切的信

來，要求她和他結婚。這封信是攔在自己的書桌抽斗裏的。父親一定是翻出那封信來看了。

“是的。是郭壽田那個猶太人的兒子。你不是會見過文泉的嗎，就是那個小白臉。”

子明看見女兒那樣輕蔑郭富翁，同時又不莊重地叫郭公子做小白臉，他在臉上立即表現一種不愉快的神氣。

“是不是在浦東有幾家工場，在上海有一家大銀行的郭富翁的公子？”

他說到公子兩個字，特別用了點力。

“一點不錯！”

美玲好笑起來了，也聲音明晰地逐個字說着回答父親。

“郭壽田富翁原來是個留美的經濟學博士喲！他有那種從美學來的發財的學問和手腕，所以把他造成了今日的地位。你不要鬧摩登青年的脾氣看輕了他！……”

“但是，爹爹，近年來的新官僚，新貪官污吏是由他們這班人造出來的。他們在中國的罪惡也不可謂不大了。……”

“那些話不要說。我只問你，那個郭少爺向過你求婚沒有？”

“早就向我說過了，他很想和我結婚。”

“你怎樣地回答了他？”

子明的額角上掛着幾粒的汗珠了。

“我堅決地拒絕了他的要求。”

“爲什麼拒絕他呢？……”

子明有些氣急了的樣子。

“是的。”

美玲很不在意般的回答。

“他有什麼缺點麼？”

“不是的。他是一高尚的，有學問的青年。不過他家裏太有錢了，而我是個當過女優的人，並且是一個窮人之妻！……不配吧！”

美玲在這時候，只覺得殘忍的復讎心在她的胸裏作成一個急激的旋渦擴大起來了。

“有錢的人有什麼不好呢？”

子明的態度轉和婉了一點，笑着問他的女兒。但是美玲早看透了父親的態度的虛僞。

“爹，我立了誓的。我無論如何，決不願嫁到有錢人的人家去的。”

“但是現代的結婚不是以生活的保障為第一必要的條件麼？這是最進步最新派的美國式的思想喲。所謂不受塵埃半點侵，竹籬茅舍自甘心，那是古老派的 Sentimental 的空想喲。你看有二十歲前後的，受了大學教育的女子，因為金錢，也願意嫁五六十歲的老校長，就是這個道理！”

子明說了後，也感着自己的雙頰在發熱了。

“父親的話或許是有一方面的道理，但是我有我的理想。你說的那個受過大學教育的女學生，她是以商品自居，自賤其人格。有一部分的女子或許

會羨慕她。但我是看不起她的。我的理想是，不和有錢的人結婚！……”

美玲說了後，便想，假如父親在今晚上要強迫自己去和有錢人結婚，或拿出其他的拜金的理論來壓制自己的理想時，那末自己唯有立即脫離這個家庭了。

“還有一位名叫清湖的是那一個呢？”

但是子明的態度仍然是平和婉。

“他是××大學法學院長宋博士的兒子！”

“啊！那末他也是有相當的家財的人，也是博士的兒子？”

“一點不錯！”

美玲又覺好笑起來了。

“你怎樣認識他的？”

“由文泉介紹的……”

“那個清湖不是也有一封長信寄給你嗎？”

“有的。他也，……”

美玲說到這裏，略住了口，想不往下說。但不一刻，又像下了一個決心般地，繼續着說，

“他也向我求過婚來喲。”

她說了後，也覺得自己近來何以竟這樣地大胆起來了。她驚異自己的性質完全改變了。

母親坐在一邊，很担心父親會因女兒的頂撞而發起脾氣來，不得了。她有好幾次向女兒使眼色，叫她不要再說那些話。

“你怎麼回答了清湖呢？”

父親還是和顏悅色的問她。

“還是一樣決絕地拒絕了。我在這樣時候，還沒有想到結婚的事情喲。”

“是不是清湖也有什麼缺點？”

“他嗎？他和文泉一樣，是個有爲的青年喲，人格高尚，學問優長。不過我也是討厭他的家事好了一點。……”美玲真是連自己也沒有預料到自己的意志高超過了父親的許多了。

“啊，那末你是決意不嫁有錢的人，是嗎？”

子明說着伸出兩根指頭，在輕敲着那張食桌的桌緣。他像十分失望的樣子。

“是的，我要一生獨身，不然就和生活程度與我們相差不多的，沒有財產的人結婚……。”

“那末，……”

子明說着，略停頓一下，望了望女兒的臉後繼續着說。

“假如許沉君向你求婚，你還是拒絕他，是不是？”

“老許這個人，我有點討厭他。他太爲己了。去年要過年的時候，特意叫我到雪園去，我當他有什麼要事須和我商量，原來就是向我求婚，——他流着淚向我求婚，說來真是可笑！……”

“但是他是一個滿好的人喲。”

“也是個有志氣的人吧。在趣味上，也和我的脾氣一致。……不過，……不知道什麼道理，恐怕

仍然是他的家計太好了，使我對他起了反感也難說。”

美玲終於把從前鬱結在胸頭的氣，統通洩散出來了。到後來，感着了一種直達心底的寂寞和空虛了。

“啊……”

子明緊閉着了他的上下唇。唇縫結成一字形了。他儘凝視着桌面，好一會沒有說話。

“我此刻明白了你的心事了。好的，照你自己的主張做去吧。我實在討厭這個經濟落後的中國了。還是美國好。我還是美國去。在美國當乞丐比在中國當老爺好。你想想，氣死人不氣死人，幾次帶着你出去到各地方出演，都要自己倒貼旅費。世界上那有這樣的俳優！美國的有名的電影明星，如像卓別麟，史瓊生等人，他們的每月的薪水多少，你知道麼？”

子明發了一陣牢騷之後，走上樓上去，不理她



們母女了。美玲望了望父親的後影，又覺得他是個可憐人了。

“父親此刻才知道些國內的情形了。”

純昭眼眶裏滿浮着眼淚，低聲地說。

“我對不住父親了。說了許多他不喜歡聽的話。我復了讎了。我對父親復了讎了。”

美玲伏在桌緣上嗚咽起來了。

## 二十五

又到了二月上旬了。有一天，清湖打了電話來，說有要事須和她商量，請她到大馬路的沙利文咖啡店去會他。

但是，咖啡店裏，吃了一些點心，喝了兩杯咖啡後，仍不見清湖有什麼重要的話對她說。他會了賬後，忽然問她：

“我們走走好麼？”

“到什麼地方去

“到什麼地方去呢？……到公司裏去看如麼？”

“也好。”

他倆沿着馬路的鋪道，直向西行，走到永安公司面前來了。

美玲在途中看見清湖的樣子，知道他有許多話要向她說的，但無從說起。她只聽見他頻頻地歎氣。於是美玲聯想起在女子中學時代和美英一路走的時候，自己想把自己的心事告訴她，但又不容易說出口的情形來了。

“在那時候，自己是如何的純潔，如何的天真的一小女兒喲！”

她想到這點，又感慨無限般的了。回顧了一下自己目前的生活情形，只是一天一天地墮落下去。她感着一種慚愧，同時也感着一種恐怖。

“Miss 金！”

走到賣化粧品的櫃檯的一隅來時，他叫了她一

聲，不向前走了。

“ei。”

她望着陳設在玻璃櫃裏面的青綠色的香水瓶子，應了他一聲。

“你最近會見了文泉，是嗎？”

“是的，就是那天，一同從你家裏出來的那一天。你不是說到學校裏去開什麼會，先走了麼？”

“我問自那天以後有會見他麼？”

“那末，沒有啲。怎麼樣？”

“沒有什麼。”

清湖沉默了，又向前走。

“文泉說，他近來非常的苦悶，有生以來沒有那樣的苦悶過來。”

過了一會，又像自言自語般地说，

“.....”

“那一天，因為 Mr.N 搬新屋，在他那邊會見了文泉……”

“啊，……我也認識Mr.N。”

“你怎樣認識他的？”

“我初學鋼琴，是和他一同學的。近來他在K先生那裏練習，是不是？”

“那末，你和他是老朋友了。”

“我還答應了送一本樂譜給Mr.N.，但是沒有送去。自後也沒有見他了。”

美玲想，最好不要和清湖談及文泉的事。但是他仍然把話題轉到文泉的身上來。

“文泉在N的家裏，把他新寫的詩給我看了，很悲哀的詩喲。”

“是說建築房子的詩吧。”

“是的。一點不錯。他給你看了麼？”

“沒有。只是那天晚上，他叫人猜謎般地略說過了。他說他的理想的的建築給暴風雨打壞了。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兩個人走到四樓的家器部來了。在這裏，客少

一點，比較容易談話。

“文泉在詩裏說，他的力量不足，而我一定成功，……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我曾對他說，我也不到你那裏去了。”

“他也這樣地告訴了我。不過我不忍袖手傍觀地望着文泉那樣的痛苦，而文泉也知道我的痛苦。……”

“好像去年要送文泉回蘇州去那一晚上的幸福不能再到我們頭上來麼？我們三個人要永久保持着超越性別的友情。……”

美玲說了後，低了頭，儘注視着一張梭化。

“那樣的幸福，那樣的友情，只是在那一晚上。從第二天起，暗鬥和嫉妬便佔據住了我和文泉兩人的心孔了。”

“怎解呢？”

剛說出口，她又覺得自己是很可恥的，像這樣明白的事，還須多問麼。

“因為我們都不能照你的理想超越性別去做朋友吧。我和文泉實在是在為爭奪你而鬥爭了。表面上是好朋友，但內心裏正在作醜劣的鬥爭。文泉是在很好的境遇中長成的人，知道我的偏執的性質，有些恐怖，所以放棄了他的慾望，我是十二分知道的，所以我也，……”

“我也早看到了這個局面。我早就知道了你兩個的苦心了 Mr. 宋，請你再莫向我提起這些事來說了。我的心也和你們的一樣的痛苦。……”

美玲走到一架大衣櫥的後面，不給人們看見，在偷偷揩眼淚了。

“Miss 金，我打算三月底動身到德國去。學校裏的畢業考試一考完後就走。”

“三月底就走？那樣急？”

美玲以前沒有聽見過清湖說要到外國留學去，有點不相信般的在問他。

以後他倆便沒有什麼話說了。由公司裏出來，

在四馬路各書店裏看了一會，清湖送她到愛多亞路口後，就告別了。

美玲回家來後，接着了石靜生從S州寄來的一封信，要她快點到S州去，好一同開始練習。她把信給父親看了後，就問他，

“我想明天就動身，好不好？”

父親像一切對她絕望了。

“由你自己的意思做去。我是決意以後不再過問你們兩個人的事了。”

父親的臉上表示出一種深秋的草原上所特有的枯澀的表情。

“美玲，不要去吧。怎麼一個人到S州去？”

母親這趟反對她了。

“不要緊的。一個人怕什麼。我還是明天動身去。決不會做出使你担心的事來，媽。”

她還沒有把話說完，就預想着兩三天之後在自己的身上，會起一個絕大的運命的旋渦。

第二天一早起來打了電話給清湖，告訴他她要到S州去了，同時也打了一個電報給石靜生，但故意地把動身的時刻說遲了半天。於是回來準備一切。幸得父親出去了，她裝出行若無事的態度出了門。

“媽，我走了。望你切莫爲我擔心……”

美玲裝出高興的神氣說。

“每天，明信片也好，要寫信來。……”

純昭站在屋門首，很悲楚地看着女兒坐上了車子走了後，才流着淚進屋裏來

美玲在北站前下了車，就看見清湖和N站在車站門首來迎她。

“啊，Mr.N，許久不見你了。清湖打了電話給我，知道你也會來，多謝你了。……你要的那本樂譜我帶來了喲。……”

她說着，從一個包袱裏取出那本樂譜來交給了N。她再無暇多和他們說話了，匆匆地走到賣



票處，賣好車票，就走進月台上來。清湖和 N 各人都買了些點心和水菓送給她。

火車開始展輪的時候，美玲感着自己的雙頰有些發熱。

“再會了。……請代我問候文泉，我沒有向他辭行了。”

她說了，又想到自己的身世實在可憐，自己有一點值得他們重視的呢？又那裏有理由足以使自己向他們高聲響氣地說話的呢？於是她捺不住愧赧起來，她再無話可說了。她只向着清湖送了一個似謎般的點首。

一個人坐在火車裏，感覺着十二分的寂寞。這在她生平第一遭。火車才過真茹，就像經過了長途的旅行般的，異常的悶悶。看看過了崑山，過了蘇州，她又覺得在不遠的前途，有堆錦般的美麗的花叢在等着她到來賞玩。她的胸口也不時躍動起來。

她在玻璃窗上呵了一口氣後，便伸出一根指頭來在上面寫：

“報君近事心先喜，縱生離，隻身還在，自應勝死！”

她寫了這兩句詞後，再癡想了一會，不知不覺打起瞋睡來了。

車裏的溫度太高了，她睡了一忽，覺得頸項上分泌出了許多膩汗，驚醒過來後，再睡不着了。她把清湖和 N 送來的水菓剝來吃。每到一個車站，她一定推開窗扉來望望外面的景色。

## 三十六

臨天亮的時候，到 S 州前兩站，正是到國雄的妹子的農村裏去的小車站來了。美玲像給什麼誘惑了般的自然地走下月台上來。在胸裏懷着一種像燃燒般的熱情走向車站外來。一晚上沒有好睡，

連她自己也不相信此刻的情景是一個現實，她還當是在夢中。

車站面前有三四輛土拙不過的鄉間特有的黃包車。她因為隨身有一個小皮箱和一個包袱，只好坐上了這個像玩具般的矮小的黃包車。她告訴了車夫以梅雲住家的地址。車夫像十分熟悉般地一聲不響拉着車子向前面走。

在田段路上走時。不時有幾陣糞香吹進她的鼻孔裏來。但是鄉間的空氣新鮮，使她不覺得這樣的農村的臭氣怎樣難聞。

在梅雲的屋門首下了車，叫車夫稍等一忽，告訴他，她還要趕回火車去，搭六點半鐘的火車。她走到這裏來時，忽然又有一種似不安又似憂鬱的感情像暗霧般地把她的心包裹住了。她立在門前，傾耳聽了一聽，裏面像還沒有人起來，靜悄悄地不聽見一點聲息。她想敲門了。但是才舉起她的右拳，忽然像想着了什麼事體，又放下了。她忙取

出一張名片，用鉛筆在上面寫了兩三行細字：

“梅英姊，我有事要到S州去，很想見肇元兒。我在車站上等你們。至六點半，就要搭車到S州……美玲上，即早。”

她寫了後，把名片插進門縫裏了。但還不走，她想再等一刻，或許可以聽見肇兒早上醒來的哭音。但是站了二三分鐘，還不聽見裏面有半個咳嗽的聲音。她再坐上了黃包車，叫車夫趕回車站上來。

“爲什麼在這小站下了車趕到梅英的家門首去？既然去了，爲什麼又不勇敢地敲門叫醒她們？”

美玲坐在小車站的休憩室裏，不禁要嘲笑自己的怯懦了。她覺得有滿懷的悲楚，想流淚了。她想，她們決不會拖肇元到這車站裏來的。她無聊極了，無意識地從桌面上檢了一張“S州日報”來看。她翻看到第二頁，有兩行特號字標題：

“音樂大家郭文泉來S州，

本晚在××戲院開獨奏會。”

“啊呀！文泉也到S州來了！”

她看見這兩行標題，駭了一驚，忙細心地讀了那一段記事。想文泉也太不近人情了，不告訴清湖和自己一聲，一個人偷偷地走到S州來開音樂會。

“他莫非意識着自己走來S州的！”

她忽然又神經過敏地這樣想。同時她又有些擔心。

“萬一給清湖知道了時，他或許會猜疑我和文泉之間有什麼一種密約……”

她正在癡想，聽見敲鐘的音，知道火車快要到了。但看了看腕上的錶，知道距開車的時刻還有八九分鐘。她想，梅雲或許會抱着肇元來見她也說不定。她雖然立在月台上，但還盡注視着車站外。

火車終于在這小車站停住了，她上了車。過了一忽，汽笛吹了，車輪展動了。她終于沒有看見梅

雲和肇元的影兒。

美玲帶着失望和悲哀的感情，到S州的車站上來了。她看見石靜生和另一個俳優H立在月台上歡迎她。

靜生叫了汽車，三個人一同坐上，趕到S州的第一流的旅館裏來。休息了一會，三個人一同用早餐。美玲因為有許多心事，一點也吃不下咽。她想向石靜生問問國雄的消息，但又沒有勇氣說出口。她只希望靜生或H先提出國雄的話來說，她便可以詳細地問他們了。不幸的是他們兩個人一直到吃完飯為止，都不提及關於國雄的一句話。

吃完了飯，石靜生和H又出去奔走準備了，只留她一個人在旅館裏。她急于要見國雄，便一個人走出來，打算叫一個車夫送她到霍家去。

她在旅館前的那條街路上，看見到處的壁牆上都貼有“音樂歌舞大會”的廣告。她的名字特別地用大號字標在廣告帖上。美玲看見，胸部轟動起

來了，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她再細讀第一天的 Program 第三幕是

“(3)歌舞劇——羣星亂飛……金美玲女士  
伴奏者……霍國雄先生”

美玲發見了這個奇特的 Program 後，像中了一彈般地倒退了兩三步。

“呃！怎麼石靜生這樣和我開玩笑呀！剛才也不預先告訴我一聲！”

她定了一定神之後，再細看那張廣告帖，儘看也看不厭般的。同時又感着一種喜悅。

“不必去看他了。他聽見我到來了，一定會來看我的。”

她待轉身回旅館裏去，忽然聽見後面有人在叫她，

“Miss 金？”

她忙翻轉身來看，原來是一位歌劇學校的同學，前一次到北京去時，也同伴去了來的舊味麟。

“Mr.高，你也參加這次的大會麼？”

她問他。

“是的。Mr.石沒有告訴你麼。這次的大會在S州的聲譽很好。大概是你的名字發生了效力吧。……”

“不敢當。……”

她笑着說了後，忽然雙頰通紅起來了。她猜疑高森麟是在諷刺她，因為她和國雄的關係，也鬧動了S州的人士了，在報紙上也曾登過了他倆的戀愛的經過。

“一星期前，就有兩三百張戲票預定出去了。”

“……”

美玲只點了點頭。

她回到旅館裏來時，看見報紙上也在為她大吹特吹。她想，由這個音樂歌舞大會，她和國雄竟一躍而為S州的名人了。



## 三十七

看看黑下來了，仍不見國雄來看她。她惱恨起來了。吃過了晚飯，郵差送來了一封信給她。她看了封面，是知道母親寫來的。她不像在女學校時代那樣歡喜接母親的信了。尤其是看見這封信，她真有些胆怯，不願意立即拆開來讀。

但是要讀的信還是要讀。她終於拆開了那封信。

母親說：“父親的脾氣雖然不好，性質雖然偏執，思想雖然頑固；但是你也應當原諒他是爲子心切，完全是出于愛女兒的至誠。你不該完全不理父親而使他過于失望，過于傷心。父親自你走後，像異常的氣惱，只一天的工夫，看得出他的樣子是更加衰老了。他現在決意再行出國——不，他是決意永久離開中國，永久不見我們了。說不定他一二日內，就要動身。看他的態度是十二分的堅決。你想，

母親處此情況，是何等的痛苦啊。你們的演奏會開完了後，望你趕快回來，安慰下你的父母。你還不知道父母之愛兒女無所不至麼？你的父親走後，我也打算獻身宗教，畢生爲教會服務，一直至我身死。……”

因爲距正式的開演還有三四天，同時又因爲第二天早上接到母親來了一封電報，告訴她父親於後天下午即趁美國郵船到美國去。她把這個情形告訴了石靜生，在練習期內她決意不參加演奏，至正式開演時，她再趕來。她和石靜生商量妥了後，先打了一個電報給母親，她即刻動身回上海來。

她正在打疊她的行李，又接到文泉寄來的一封信，信的內容大意是，他的個人演奏只舉行兩天，聽衆也多是他的同學和朋友，他在S州的事於前天算結束了。本來想來看她，但他討厭那些商業化世俗化的俳優藝術家們，所以不再來探她了，請她原諒。文泉在信末附加着說：

“告訴你一件事，清湖決意於下星期二動身赴德國留學。我也急於要回去爲他餞別。不知你能夠趕回來和他一別否？但是，看見你近日的情形，大概無希望吧。然而，我是在這樣地希望着喲。”

文泉的信是這樣地作結束的。

美玲讀了這封信後，頭腦混亂起來了。她想，這完全是運命之向自身的惡作劇。她滿望在最近就可以會見國雄和肇元了，但是世界上還有這許多倫理的義理人情，一重一重地把她束縛着，不得自由。待不理他們，又覺得是在做人上之一缺點。縱令往後可以不再見父親和清湖，但是回到上海去後，也可以不見母親和文泉麼？縱令今後國雄可以完全地庇蔭自己，但是自己真能爲國雄和肇元便脫離了社會，過個人主義的生活麼？

她愈想愈覺得神經混亂，腦髓疼痛。她覺得四壁在震動，天地也在迴旋。

再坐在火車裏了，打開車窗一望，覺得車外的

景色不像來的時候所看見的那樣晴明使人快慰了。五六隻飛鳥在空際悲鳴，更催起了她的無限的哀愁。她想，這些小鳥一定是由遠空飛了來，在這裏迷失了道路，儘在爲她們的寂寞而可憐的境遇悲鳴。

四面忽然暗下來了。她看見農村中的重重疊疊的屋頂都像在炊煙中動搖。聽見同車裏的客人的說話聲，也像從地底裏湧上來的音響。每到一個車站，看見那些街燈，都在微寒的空氣中閃動。

美玲忽然又想起母親信裏所說的話來了。父親也的確可憐，潦倒半生，到今天還沒有半點出路，結果唯有疲於奔命，死在海外而已。

由父母親便聯想到自己的身世和近來的奔波。

“這就是所謂人生麼？”

她又無端地悲感起來了。

明天又要和父親見面了，八九點鐘就可回到家中。她想完了一件事，又有一件事從胸裏湧了起

來。她終於一晚上沒有睡。

火車走慢了。她便感着一種矛盾。即是她希望火車快點走，但是她又有點怕回到家裏去看見父親的臉。

九點半鐘，她終於回到家裏來了。父親看見她，先叫她，

“啊，美玲，你回來了？”

父親的聲音滿充着慈愛。她看見父親在窗下打疊行裝。她話還沒有說，悄悄地流出眼淚來了。

“爸爸！”

她叫了子明一聲，走到父親面前立住了。

“我再回美國去喇。”

父親微笑着說，但美玲知道父親的笑是很不自然地裝做出來的。

“母親寫信來告訴我知道的，所以……”

美玲的眼淚愈流愈多了，她的話不能再續下去了，也不明白要怎樣地往下說才好。

“你疲倦了吧。你休息休息去吧。”

她又聽見父親的慈愛的聲音了。她覺得父親完全變了，不像她在火車裏時所想像的那樣討厭那樣可怕的人了。

“.....”

她沒有話回答，只坐在一邊不動身。

“在中國就給什麼總司令什麼主席我做，我都不願意幹了。我寧可到美國去當一個工人。美國的一個工人比中國的大總統還有價值，有名譽。我並不是說美國就是我的理想的國家。不過美國實在比中國自由，美國人也比中國人有信用。美國的憲法是金科玉律，它規定人民有自由，人民的生命財產應當受國家的保護。美國的官吏也就謹守約法，不殺無辜的人民，也不逮捕無罪的百姓。中國怎麼樣？自己立約法，自己又來破壞約法。他們高高在上的都無一天不在準備到美國去，金錢拚命地向美國運送。還能怪我們小百姓想到美國去麼？我這

次到美國去是想求自由的天地，過自由的生活。我已經決意不再和你們母女再見面了。我也不再干涉你們母女的行動了。但是，你們也莫來管我的事。我今後到美國去，或做強盜，或做乞丐，你們不必擔心。我在美國或瘦死在牢裏，或餓死在街路傍，你們也莫去過問。我死了之後也不希望你們爲我哭，更不敢希望你們爲我送終營葬。我到美國去後，我要儘量地說我想說的話，儘量地做我想做的事，儘量地走我想走的地方。到後來就決意死。我的今後的一身計劃，唯此而已。你知道了麼？你聽見我，忽然又要到美國去，也有些驚異吧。但是，這是豫定的事實。因爲聽見你的婚事問題，我特意由美國趕了回來。我的意思，你此刻也約略想像得出來了。我是不想你們母女就這樣地死在這樣政治腐敗的國裏，想叫你們去看看更偉大的更自由的天地。但是，你們母女竟和那個姓霍的人聯成一起來抵制我，打破了我的一切計劃。那時候我真個

氣死了，要發狂般地氣死了。但是到後來，我也明白了，凡是人類是各有各人的個性，決不是父母的權威或親權者的力量所能抑制的。你們一定是在恨我，說我是一個頑固者吧。也看輕我，只是一個崇拜金錢的人吧。我也完全明白了你們母女的心事。不過你要知道，我之出于那樣的態度，完全是爲你們將來的幸福打算。你們在憤恨我，以爲我是侮辱了國雄的人格。但在我，只有一個女兒，竟爲國雄一個人而與父親作對，你想，在做父親的方面，有氣沒有氣，能夠忍受不能夠忍受呢？我此刻是看破了一切，我看不起中國的政治界，教育界，宗教界。……家庭，——小小的一個家庭，算得什麼呢！所以我決意到美國去了。我從前還思念中國，是因爲有你一個親生女兒。現在這個女兒也離開了我。共同生活了一十五年的你的母親，也完全不能理解我的心，每天只在流着淚憤恨我。叫我怎麼能夠在這家裏住下去！……”



美玲只是流着淚在聽父親演說。自己想說話，一句都說不出來了。

子明的行李在午飯前整好了。吃過了午飯，子明就說要搬到旅館裏去住，明天落船方便些。美玲當然要送父親到旅館裏來。

子明穿好了西裝，走出門首，望着街角上的幾個黃包車夫叫，

“喂！兩台！……”

一個車夫拉着車子走前來。

“到那裏去？”

“大東旅社。”

“大馬路？”

“是的。”

美玲坐在黃包車上，便想，到旅館裏去後，再懇求父親答應了自己和國雄的婚約吧。父親雖然說不管自己的事了，但是這件大事，還是得了父親的同意妥當些。

在大東旅舍開了一間中等的客房，父女兩人坐下來休息了一忽，美玲待把自己的要求提出來說時，看見父親伸手進衣袋裏去檢出幾封信來交給她。

“這是你的信。”

美玲把那束信接了過來，看見有五六封信，還有幾張明信片。她翻了一翻，看見第二封是清湖寄來的。

“呃！”

她又想到清湖的事來了。她十指顫動着，把清湖的信拆開來讀，在一張小信箋上，密密地寫着幾行美麗而纖細的鋼筆字。

“美玲妹，望你允許我叫你做妹妹吧。我決意到德國留學去了。我本想乘前一期的船到香港去的，現在改變了方針，先到日本去視察一趟，然後轉由朝鮮，奉天，哈爾濱等地方，坐西伯利亞的長期火車到歐洲去。我等到文泉回

來見他一面後，我就要走了。大概是搭×日的美國郵船放洋。

“我不知道你在S州的住址，所以寄到你家裏來，由你母親轉寄給你。我寫給文泉的信中也曾說及，我十分想在未動身之前見你一面。但我有點擔心文泉不見得會代我向你轉達我的意思。

“我只在暗暗地懇求，能夠在動身前見你一面啊！”

讀了這封信後，本來決意不再見文泉和清湖的美玲，忽然又躊躇起來了，她想會他們好呢，還是不會他們好。

“喂，美玲！……”

父親的聲音忽然有些顫動起來，在叫她。

“……我想了許久的結果，還是讓你們母女兩人自由的好，絕對地給你們自由的好，所以也不情願你們今後再假借我的名義。你們以後在親戚間

應酬，萬萬不要用我的名義。關於你的婚事，我也不再說什麼話了。你和乞丐結婚，或和富翁結婚，我一切不管了。我走了後，你自己去處理你的婚姻問題好了。以後我也不會寫信來給你們，你們也莫寄信來給我，各人做各人的事好了。我從今天起，算沒有妻，也沒有子了；沒有故鄉，也沒有祖國了。你只當我是大空中的一點塵埃吧。你或許還有許多話要向我說的，但是我不願意再聽你說什麼話了。你來送我落船，我也不拒絕。但是你不准多說關於你今後一身的話。因為我一想着你的婚事，便會聯想到那個討厭的國雄，令人不快。……”

聽見父親再次這樣決絕地說，美玲又感着一種莫明其妙的恐怖，再戰慄起來了。她偷望了一下父親的臉，眼淚又幾乎流出來了。她忙低了頭。

## 三十八

二三天來準備得好好的，要向父親提出來說的話，終於一個字都沒有發表，只流着淚送着父親出了旅館，在新關碼頭下了火煙仔，一直開向大郵船邊來。

美玲走甲船上來了，她看着父親一個人跟着茶房搬行李進船室裏去了。她等了五分，十分鐘，還不見他出來。

她想進船室裏去，但莫名其妙地，總是懷着一種恐怖遲遲不能舉步。她只盼望父親快些出來。

“Miss 金，你來得早。”

後面有人在輕輕地拍她的肩背，她嚇了一跳，忙翻轉身來看，原來是文泉。

“呃！聽說你有點不好，此刻好了些麼？”

她說着，怕哭得紅腫了的眼皮給文泉看見了不好意思，她低下頭去看艙板。

“我在S州，聽見你也來了，就想來看你的。但又接到了清湖的信，所以急急地趕回上海來了。

“清湖來了麼？”

她問他，同時也察出了他在S州時不來看她的理由了。完全是他不好意思見她。她這時候，也想不出什麼話來和他說了。只好問問清湖是不是也來船上了。

“清湖大概在船室裏，點行李去了吧。我來遲了一腳。他比我先一條火烟仔來的。”

“你此刻才上來的。”

美玲說着望了望頭等的艙面，她看見了清湖立在扶梯口了。

“啊呀！”

他也像看見了美玲和文泉，忙從扶梯上跑下來。他先和文泉握了手，然後向着美玲，勉強地說：

“我終於不能免俗留學去了。但我這次下了決心，到了德國去，大大地用一番功。……”

“望你前途保重，也請多來信。……”

美玲說着，儘凝視着充溢着無限的哀愁的清湖的眼睛。三個人不約而同的都像在作默禱般的，低下頭去了。

美玲沒有告訴清湖，她的父親也是搭這隻郵船到美國去。

“船一時還不得開，進船室裏去坐坐吧。”

清湖聲音顫動着對他們說。但是美玲無論如何都不肯進去。她只在拚命地忍着眼淚。

將近臨暗了，船的當局叫來船上送行的人要退去，因為郵船要趁着潮漲，駛出吳淞口去。文泉和美玲只得下了火煙仔。當她由郵船甲板上下來時，還不見父親出來，美玲坐在火烟仔裏，只有暗暗地心裏痛哭，也儘凝望着甲板上。火烟仔轉了頭，看那隻大船也在蠕動了。美玲望見一個中年人，傍着船欄立在甲板上，臉色蒼白地儘注視着美玲這邊。那就是美玲的父親金子明了。

看看大船周圍起了一陣的波瀾慢慢地在轉頭

了。美玲的全身的血液像給什麼刑具壓榨出來了般的，那樣痛苦。她半似有意識地向着大船舉起右手揮動她的手巾。一直到現在為止都像木偶般地立着的子明，也機械地伸出右手取下他的帽子，搖了幾搖。美玲看見這個情形，心裏起了一個震動，不禁叫出聲來了。

“爸——！”

她一面流着淚在叫父親，同時也聽見清湖在甲板上高聲地向她叫，

“Miss金，再會了！”

那隻要飛渡太平洋的美國大船奪了她的兩個人去了。一個是給女兒復了讎的父親，一個是給愛人拒絕了戀愛的可憐的青年！

決意不再和文泉交談的美玲，坐在火烟仔裏，只是沉默着不發一言。文泉也像知機，並不再向她說什麼話。火烟仔到了碼頭邊，她不再向文泉告別，就一個人坐着黃包車，也不回家去和母親說一



聲，一直趕到北站來，搭開往S州的火車。

第二天上午九點半鐘才到S州。但是她的身心都感着十二分的疲勞了。進了旅館後，石靜生倉惶惶地走來問她，

“你接了我的電報趕來的麼？”

“……………”

美玲兩眼直視着她，一時說不出話來。

“因為戲院方面的要求，改在今天晚上正式開演了。他們也預習了兩天，大概可以了。大家決議，你如果今天趕不回來，則你的出演改在明天晚上。現在你趕到了。怎麼樣？今天可以出台麼？”

“也好。……”

美玲昏昏癡癡地回答了靜生。

“那再好沒有了。”

“但是讓我睡幾個鐘頭吧。”

“你睡去吧。睡到五六點鐘起來還不遲。”

她睡到下午兩點鐘起來，才略用了些點 後

便準備到戲院裏來。四點半鐘走到戲院裏來看時，觀客已經坐滿了全戲院。

Program 稍稍改變了，把美玲的“羣星亂飛”排在最後的一齣了。“羣星亂飛”是一種從意大利的民謠獲得了暗示的旋舞曲(Tarantella)。

在廣漠的平原上，有一個少女在立着眺望幽夜的星空。

這個少女所愛慕的情人的靈魂，是在閃耀於蒼空上的明星裏面。她深信她的情人是在擔心着她的心會移向別的男子，因是每晚上都俯瞰着下界流淚。假如在地上的少女的心轉向別的男子，在天空上的情人的靈魂便不能再住在星的世界裏面，而破碎他的身體，化爲流星，向四方八面亂飛。

這個少女是深信這種傳說的，但是她所仰望的天空上，竟有一個，兩個，三個美麗的星兒，繼續着向西方飛去。她看見，吃了一驚，但不讓她有思考的餘暇，接着又有第四個，第五個，第六個，……

以至無數的星兒，向東，向西，向北，向南，亂飛。

在這瞬間，這個少女才覺悟着，自己從前或爲有意識的，或爲無意識的，所戀愛過的人實在不止這個死了的，靈魂住在星兒裏面的男子。於是她悲歎自己之無節操，踏着露草倒下去了。她就這樣地死在那個草場上。

扮這個少女的就是美玲了。她一出台，也要右手拿着手鼓 (tambourie) 在拚命的跳和唱。到了最後，她要把手鼓投在舞台上，同時音樂也要停奏，她就要像死了的一隻白鳥般的，橫臥在舞台上。

當她走進舞台後來時，只向石靜生點了一點頭，便坐在化妝室裏的鏡面前，盡心地打扮，一直到完全化粧成功後，不願意會見任何一個人。

“Miss 金，下一幕要你出台了嘍。”

聽見石靜生在隔壁房裏這樣的叫她，她才慢慢地立起身來。她想，這次恐怕是最後的出演了。

立在大鏡面前，凝視了一會自己的影子。覺得實在不凡。於是伸出雙手，略作白鳥張開她的翅膀的姿勢，再蹬着趾尖，輕跳了一下。連自己也覺得自己且輕盈可愛。她忽然趨着鏡裏的自己笑了一笑。

“我並沒有哭呀！我明明在笑着呢。”

她低聲地向自己說了後，像小孩子般地跑出舞台的幕後來。她在幕縫間望了望外面的觀客，真是人山人海。他們說話的聲音也非常的嘈雜。

時刻到了！

美玲在雷鳴般的拍掌中跳踊着出來了。

或緩或急。一抑一揚，音樂的音響也完全操縱着了觀衆的心。

在閃光的羣星之下跳舞的少女，不知不覺，把觀客的全部引誘到青草的平原上去了。

觀客盡都閉緊着嘴脣，全場寂靜地，儘凝視着

淡紅色的美麗的舞衣和美玲的雪白的纖手。

其他的樂器都停奏了，只有國雄的 Violin 在悠揚靜致地奏着。美玲的心忽然焦灼起來了。

他看見羣星在亂飛了。

舞台的電燈全開了。忽地明亮起來了。她的跳舞的步調轉急的時候，她跑至 Foot light 的近傍來了。在這瞬間，像箭頭般的射在她的眼中的，是什麼呢？

“文泉也在那裏奏 Violin 呢！”

她吃驚了，幾乎要倒下去了。在她的耳端響着的只是鋼琴和 Violin 合奏，以外什麼都不聽見了。

連美玲自身也懷疑，現在跳舞着的少女並不是她自己了。的確她是像發狂般的在旋舞。

過了五分鐘，十分鐘，還不見她把手鼓丟落舞台上，音樂隊無可奈何，只把同樣的曲反覆地奏了兩三回。

美玲也不知道，自己在跳舞着的脚下是草原，

還是舞台，是天，還是地。她只覺得舞台。背景，觀眾，和音樂之音，都是像跟着炸裂了的爆彈的音響，一同飛散起來的塵埃。她也覺得宇宙間的一切的一切，都化爲微塵，向空中飛散了。

音樂之音忽然停息了。但她沒有丟落她的手鼓，她的五體像崩山般的轟的一響，已經倒在舞台上。

像河堤崩壞了一樣 觀客盡都興奮起來，一齊叫號着

“好——！”

同時起了一陣像雷鳴般的拍掌之音。

當拍掌的反響還嫋嫋地繼續着時，美玲聽見自己的耳端有人在安慰她，

“怎麼樣！好了些麼？不要太興奮了。”

原來是國雄的聲音。

“叫母親來，……替我請我的媽媽來。……”

美玲靠在國雄的腕上，以低微的聲音呻吟着

對他說。

1931年一月一日於上海

# 飛 亂 星 羣

中華民國廿六年五月五版

定價國幣一元

實售國幣五角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著 作 者 張 資 平

出 版 者 大 光 書 局

發 行 人 陳 符 蓀

印 刷 者 大 光 書 局 印 刷 所

總發行所 上海大光書局

上海牯嶺路六十四號 電話九三四五七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2827B



1966